杜月笙與蔣介石

馮兩努



杜月笙與蔣介石

馮雨努著

序

胡適之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化的啟蒙大師。胡先生認爲外國之所以進步，其中一個原因是成功人士肯將自己以往的經驗寫出來，這是自傳文化所起的作用。

自傳文化即是把自己走過的崎嶇道路公諸於世，令後來者免走寃枉路。胡先生曾說：「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浪費。」正是中西文化的差異地方。文化上的差異，造成了歐西富强而中國落後，故此中國人捱了百多年的苦。

聖經中說耶穌以五餅二魚這麼少的食物資源，養活山上三千多人。初聽的時候，我拒絕相信。但細想了三十年，我逐漸明白這個故事的意思。我不是相信了宗教，而是明白了這種「分享」精神。

西方資本主義的財富，並非在地上掘出來的，而是基於銀行的互信制度底下創造出來的。中國是農業國，祖先在有限的農田空間上爲了生存，養成了一種爾虞我詐的心態。繼而變成了「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

每一個成功的人，開始的時候都是不問爲甚麼地獻出自己。創業初期是「他爲人人」，收穫時期是「人人爲他」。成功的秘密就是這樣簡單，征服了自私，雖然不會令你即時成功，但這是成功必要的步驟。

聖經的分享精神，和我們傳統的「捨得主義」，是互相吻合的。正是不捨不得，多捨多得，難捨難得。如果你和中國大陸一樣，希望在十年之內創造出財富，首先要進行思想革命。一定要衝破怕損失和自私自利的狹隘小農村心態框框。

當我們克服了自私和妒忌的心態，我們才有機會突破一切。胸襟開闊了，便不會把成敗得失看得太重，當機會降臨，不再猶豫不決，盡力去幹，到時財富自會湧向你身邊。這種開闊胸襟的心態，筆者從杜月笙、蔣介石、胡適之以及當時上海九大姐的成長和經歷中得到啟發。

自從受到胡適之先生的自傳文化影響下，不斷閱讀有關成功人士如何踏上成功路的書籍。筆者發覺這類書籍，

比之任何成功發達理論書籍還吸引。於是，我寫了一系列的自傳書，由胡雪巖開始，到今天的杜月笙，讀胡和杜兩人的發迹史時，令我更明白到，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

當政的人，渴求天下太平，人民生活安定。但令社會穩定繁榮，除政治家外，營商的生意人也貢獻良多。因此那些爲當政者提供繁榮條件的生意人，其地位相當高。胡雪巖和左宗棠，杜月笙和蔣介石，都因互利原因而結下了親密的關係。

創業是一門屢敗屢戰的奮鬥成長經驗。從胡適之的自傳中，我發現他繙譯了一首勃朗寧的詩，說：「從不轉背而挺身向前，從不懷疑雲要破裂，雖合理的弄糟，違理的霸佔……我們沉而再升，敗而再戰，睡而再醒……」，這正好和大家互勉。

爲了學習胡適之提倡的自傳式小說，我費了幾年時間寫了二十多本書。清朝的鄭板橋說：「挺然相鬥三千場。」想成功嗎？繼續努力下去，多鬥幾年吧！

這本書內的主人翁有些是壞分子，他們之所以壞，只是一念之間把持不定罷了。我們不能因人廢言，有時在壞人身上，也可以學到不少學問和奮鬥精神的。杜月笙、蔣介石和胡適之等人曾經在年輕時陷入迷惘而誤入歧途，但他們能懸崖勒馬而闖出一條新道路。究竟他們如何掙扎奮鬥呢？還是留待你去細讀吧！

走筆紙末，令我想起一則故事。話說紐約時代廣場中有很多小販，其中一位賣氫氣球的老伯，爲了吸引小童圍觀，將手上的氣球充了氣升天。一位中國籍的小童要求老伯試放一個黃色的汽球，看看黃色的會否升天。因爲小童認爲自己的皮膚是黃色，很難在白人社會出頭。老伯聽了，笑笑地說：「小朋友，成功不是靠顏色，是靠內在的料子是否足夠。」

希望你讀完這本傳記小說，能從中吸取生命力，繼續在漫長的道路上奮鬥。祝你好運！

馮兩努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目錄

一、成立三鑫公司

黃金榮夫婦授權杜月笙擔任賭檔公興俱樂部的負責人。當時最困擾賭業的，是一班流氓專向那些賭客攔途截劫，上海人稱為「剝豬玀」。出入賭場的豪客，當然身懷巨款，正是行劫的目標。有些賭客為了避過因出入賭場而遭攔途截劫的無妄之災，便只好戒賭，又或者轉個方式，在朋友家中聚賭，比在俱樂部安全。影響所及，俱樂部的生意下跌了。開設賭場這門生意，最重要是丁財兩旺，場面一定要熱鬧，賭場才可以撈到利錢。現在被這班流氓攪亂，杜月笙如何扭轉這個局面呢？

杜月笙在上海灘打滾了十多年，認識不少三山五嶽的朋友，經他們一查之下，原來是一班落難的朋友，他們為了生計，才鋌而走險去截劫途人。杜月笙心想，要解決這問題，便要拉攏他們和自己合作。杜月笙本着互相提攜的誠意，派人拿了自己的名帖，分別邀請各幫派的頭目，勸他們朝着有益有建設性的方向動腦筋。這些頭目分別是以下幾位：

第一位是顧嘉棠。顧嘉棠年輕時擔任過種花植木的工作，所以有「小花園」的外號。他雖然個子不太高大，但精通拳術，身體又格外結實，胳臂壯、拳頭粗，再加上有點猛張飛的火爆性格，是一位典型的肯衝肯闖的人物。

第二位叫葉焯山，外號叫「花旗阿根」，花旗即是美國的國旗，阿根因爲曾經在美國領事館內當過車夫，所以便有這個外號。在杜月笙的朋友中，「花旗阿根」的槍法，堪稱第一。任何人只要將銀幣拋向天空，「花旗阿根」準可以在銀幣跌落地之前，一槍便打中。

第三位叫高鑫寶，他曾經憑着一把利斧做綁票買賣，更得了八十萬元。高鑫寶原本是在網球場擔任「執波仔」工作，因此而練到兩門技術，即是流利的英文，以及敏捷的身手，後來高鑫寶又擔任過上海大西餐館的侍應生領班工作，認識不少洋人。

第四位名叫芮慶榮，外號叫「火老鴉」，他腰闊臂粗，生有一身蠻力。他的祖先是以打鐵爲生，故此他除了孔武有力之外，又有暴躁衝動的脾氣，大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拚命三郎性格。

顧、高、葉、芮四人，都因一時生活所困，才迫於無奈做「打腳骨」的勾當，現在承蒙杜月笙賞識，當然興奮之極。

杜月笙的條件也高，他居然私下決定，將整個賭場十分之一的利錢撥出來，讓

他們四人均分，條件是保證賭場客人出入太平，杜月笙這種豪舉，令到四人不能拒絕。

杜月笙收買了四人之後，再向黃金榮請示。黃金榮卻大不同意，因爲條件太好，而杜月笙又自作主張，事先沒有徵詢自己。

但杜月笙不甘心失敗，憑他三寸不爛之舌，對林桂生說如果治安不好，便沒有賭客，賭場不是要面臨關門的威脅嗎？但能夠突破這一關，搞好治安之後，說不定其他地方的賭客，也一併搶了過來。

林桂生全力支持杜月笙，更說服其他股東。杜月笙也不負所託，派人四處宣揚，說公興記俱樂部已高價聘有保鏢，如客人上公興記而遭「剝豬玀」，杜月笙保證以一賠十。消息一傳出，全上海的賭客也湧到法租界來。賭場的股東和黃金榮，只好深深佩服杜月笙的眼光和能力。杜月笙的管理智慧，逐漸受到當時的青幫人馬欣賞，如果他不是獨斷獨行地冒險，來個先斬後奏的話，他可以解決困難嗎？

作爲一名領袖，要引導同業們向遠處看，別人未必夠眼光，但領袖呢？除了有眼光之外，更要有耐性去說服下屬。有時，身爲老闆的，付了錢也找不到同心協力

的人，因爲找不到人才而灰心放棄，這是不應該的，人才既然難找，惟有自己努力，自行培訓，杜月笙找來的四位兄弟，正說明了人才是因自己的努力而出現的。

解決了治安問題之後，賭場又出現另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當時的法租界名義上是禁賭，不過，各賭場的老闆只要按時送上賄款，法國人也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有時爲了應付與論壓力，當局間中也要逮捕一些賭客。被捕的賭客，只是怨一聲倒楣，付了罰款之後便了事。

但有一個捉狹的法國官員，卻提出被捕的賭客，除了罰款之外，還要遊街。賭客好像大閘蟹一般被五花大綁，然後在街上遊行示衆，被路人指指點點，令他們感到面目無光及尷尬。因此之故，賭場的生意，又一落千丈了。

賭場的老闆面對這個難題，只好向杜月笙求助，希望他能突破困局。

杜月笙考慮了兩晚，想到兵法中有所謂棄車保帥的戰略。當時的賭場，分爲日場和夜場，日場稱爲「前和」，夜場稱爲「夜局」，杜月笙決定棄「前和」保「夜局」。

爲甚麼法國當局要拉人兼綁人遊街呢？無非都是一個錢字，賭場剛開的時候，

生意普通，賄款也是象徵式的，但現在的賭場因杜月笙經營得法而興旺起來，再照舊制納賄，未免太少了，但礙於情面，未能明正言順地要求提高賄款，只好用這辦法暗示賭場，是時候提高賄款。杜月笙當然明白法國人的用意。

杜月笙首先找來他的死黨朋友，即是顧嘉棠、葉焯山、高鑫寶、芮慶榮等人，組成一個賭徒班底，專供法國巡捕捉去扮大閘蟹遊街。杜月笙又透過黃金榮的關係，和法國人約定專捉日場「前和」的賭客，這些可算是專業被拉的賭徒。而真正的客人呢？全部集中在晚間的「夜局」。當然，賄款方面也要厚厚地增加了。

杜月笙明白法國人千里東來只爲財，只要做得恰當，沒有甚麼困難是解決不了的，拉賭客遊街，目的是應付與論界，爲了打擊賭業罷了。如果賭業一收，大家也沒有好處，幸得杜月笙想出解決的方法，來個皆大歡喜。被拉的「演員」賭客，也因爲要上巡捕房，因此多了一份津貼，正是「一家便宜幾家着」。但賭場的開支，卻因此而增加了，爲求增加收入，賭場把抽頭提高。不過，客人既然感到安全舒適，賭場把抽頭增加，根本沒有問題。每個客人在花錢的時候，多數只想到是否服務周到和方便，費用多少，只是次要罷了！

上海在一九二零年代的時候，主要的經濟活動，都是以鴉片烟爲主的。上海的黑社會當然以販賣鴉片烟爲主，外國的入口商，也以賺錢最多的鴉片烟爲主，而盤據全國的軍閥，也認爲鴉片烟是黑色的黃金。

利之所在，全國的精英以及國際商販，紛紛集中在上海。而上海的毒品，眞是集天下的奇異品種於一地。毒品方面，有鴉片、海洛英、紅丸三大種類，而鴉片又分四等：

最高級的是「印度土」，又稱爲「大土」，這是原裝由印度運來，品質最優，價錢亦最貴，非一般人可以享用；

第二等是雲南出產的「雲土」，這是雲南軍閥監督農民將農地改種罌粟的結果，雲南的鴉片，經過蜘蛛網般的走私系統，運到上海而轉運至全國去；

第三種是「川土」，即是在四川生產的鴉片，四川軍閥以出售鴉片作爲軍事上的財源；

第四種是出自西藏、蒙古一帶的「蒙疆土」，質量當然差一些。

除了鴉片之外，又有海洛英和紅丸，多數是由日本人透過軍艦偷運入上海而流

散至全國的。日本有一個組織名叫黑龍會，首領名叫頭山滿。這個黑龍會是隸屬於日本極端的軍閥，他們的宗旨是消滅中國，黑龍會的經費，便是靠走私海洛英和紅丸入中國而來。

走私毒品，利潤豐厚，利之所在，鬥爭自然激烈，國內和國際勢力，都對這種黑色黃金垂涎三尺。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卻倡導人道思想，歐洲的殖民地勢力，受到了嚴重的考驗。歐洲各國在中國的勢力，要面臨重整了。

世界的秩序，好像依着一個周期一樣，來回循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力量以歐洲爲主，但大戰之後，歐洲失勢了，美國成爲新興力量。新舊力量對抗的時候，便需要提出一套新觀念，美國人提出了人道主義精神，正是針對殖民地主義而引發的。

其實，甚麼主義也是一面幌子，最重要是背後的利益，不過，總要有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才可以掩飾巧取豪奪的勾當。

爲了應付新興的人道主義精神，法國人在法租界，以及英國人在英租界的運毒勾當，便來個禁毒行動了。另一方面，法國人感到中國人新生的力量，也是不容忽

視的，如果和地頭蟲相爭，難免會兩敗俱傷，如何可以兩全其美呢？一方面又要禁毒，另方面又要守住源源不絕的毒品厚利。法國人終於想通了。

他們直接將毒品判給上海的地頭蟲，只要他們付足稅款，法國人便可以坐享其成又不失財源。何況當時搶劫鴉片烟案件日增，外國人輸入的鴉片，未運上碼頭時已經被人搶走。外國商人迫領使負責保安工作，但領使卻無能爲力。如果將毒品判給中國人，由他們自行制定規則法例，不是一舉幾得嗎？

在形勢需求下，杜月笙這位一代毒梟，應運而生。

杜月笙揮金如土、仗義疏財，自從加入黃金榮的組織之後，他的豪氣更增加了幾十倍。擔任公興俱樂部的總管，入息雖然豐厚，但卻應付不了杜月笙的使費，因爲他除了花錢之外，杜月笙另一大嗜好是賭博，奮鬥的時候，他可以戒賭，發了達之後，不但恢復這個嗜好，而且更變本加厲。他自小喜歡和朋友推牌九、打麻將。他一生之中，只有在初入黃金榮公館時，爲了集中精神奮鬥而沒有賭錢約半年光景。之後，杜月笙便時常輸精光，收入越多，輸掉的錢也越多。

再次縱容賭性之後，杜月笙又學會了享受豪華的生活。他的生活習慣是，早上「皮包水」，下午「水包皮」。他每天大概十時左右起牀，先到茶館去，泡壺茶吃點心。中午吃過飯之後，到澡堂去孵着，洗澡要洗大湯，休息要在洋盆單人房，擦背搥骨扦腳。

杜月笙沒有固定的辦公室。他每天見不少朋友，聽取各方面的消息。他們談生意、講斤頭、開會議、聯絡朋友等等，全在茶館澡堂內進行，爲了維持場面，杜月笙出出入入，例必有一大幫人開路擔任保鏢工作，單是吃一頓飯，便有兩三桌，爲了養這一大羣「跟班」，杜月笙每天的支出，是沒法統計的。他如何賺錢去維持這個場面呢？單是靠賭博的收入，畢竟有限。

當時世界上最賺錢的生意，只有售賣毒品一途。但這門利錢極厚的生意，卻要在刀鋒上舔鮮血。自從鴉片戰爭之後，這門生意已經做了七八十年了，各方勢力已經根深蒂固，杜月笙如何搶呢？

當時的烟館和土行，多數設在英租界一帶，英租界有所謂「八大股黨」，分別是沈杏山、季雲青、楊再田、鮑海濤、郭海珊、余炳文、謝葆生、戴步祥。他們八

人，經過出生入死的鬥爭，已經積累了不少身家，當年打天下的銳氣，已經沒有了。鴉片烟生意雖然危險，但他們已經組織起來，用溫和斯文的方式取代了暴力。同時，他們又勾結了水警營和緝私營，借助英租界的勢力，大家實行有規則地分肥。

任何生意都需要天天奮鬥的，俗語說：「不進則退」。買賣鴉片烟所冒的風險非常大，隨時都要提高警覺。上了岸的頭領希望用制度去減少血腥，但制度本身是阻擋別人前進，一般人會被制度嚇阻，但杜月笙呢？可嚇他不倒。成大功的人，敢勇往直前，不怕任何障礙。

面對英租界的流氓逐漸變成大富翁，黃金榮的內心，眞有點不忿，如果他們沒有軍閥的支持販運毒品，怎會一下子超越了黃金榮的財富呢？形勢比人弱，黃金榮又怎可以和軍閥、英租界巡捕房、水警營和緝私營鬥呢？

杜月笙是一個遇强越强的人，他不甘心局限於法租界內，眼白白看着法租界的人，向英租界購買鴉片。而買賣鴉片的利潤豐厚，杜月笙忍不住要插手入毒圈內。

黃金榮雖然稱霸法租界，但他很少踏出法租界，更遑論闖入英租界。對於英租

界的鴉片烟生意，黃金榮只有眼巴巴看着別人賺大錢。

某一天，杜月笙和黃金榮夫婦談起英租界的鴉片烟生意。

「何不實行强搶，攔途截劫。」杜月笙說，他眞的忍受不住「窮困」，雖然收入豐足，但開銷極大，杜月笙時常捉襟見肘。

「人家有軍隊保護，談何容易。」黃金榮說。

杜月笙挺起胸膛說：「軍隊也是血肉之軀，我們只要找幾個肯拚命的人，也可以贏他們呀！」

林桂生聽了，不禁深慶得人。老是躲在一角不是辦法，要發展生意，一定要肯衝、肯動腦筋。林桂生的眼色，給了杜月笙一個向前走的綠燈。

於是，杜月笙找來了顧嘉棠、葉焯山、高鑫寶、芮慶榮等四人，又另外多找四人，楊啟棠、黃家豐、姚志生、侯泉根，組成了一個八人隊伍，專門向「八股黨」運輸隊下手。

殊不知這樣一搶，「八股黨」的實力被揭了出來，原來他們只是「紙老虎」，不堪一擊。正是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八股黨」們早已是富翁，那個肯

再冒生命危險去拚呢？何況更碰上了杜月笙這班亡命之徒。一搶之下，杜月笙居然搶到了一大批鴉片。他如何處理這批鴉片呢？

杜月笙和林桂生商量，何不經營一間公司，專門代理鴉片烟。

林桂生認爲這是一門利錢極厚的生意，便拉來了一些朋友，一位叫金延蓀，另一位叫「金剛鑽」阿金，和林桂生三人，合組了一間叫「三鑫」的鴉片烟行，因爲每人的名字也有一個金字。黃金榮不便出面，只好由林桂生代理一切。

金延蓀是浙江寧波人，是一位精明商家，他很會做生意，算盤打得很精，對於貨物的屯積和流量，極有分寸，堪稱是一個總管「數口」的能力。

「金剛鑽」阿金，是一位富有的寡婦，和林桂生是結拜姐妹。

他們三人拿了巨額資本出來，作爲三鑫公司的營運資本，杜月笙代爲策劃打點。自此之後，整個上海灘以至全國的鴉片，都在三鑫公司的控制下。歷史上收入最多的公司，相信是三鑫公司了。

當三鑫公司賺了幾年錢之後，阿金卻主動提出退股，因爲她相信命理，認爲天下間不可能有賺不盡的錢，世事都遵循一個原則：盛極必衰。在最盛的時候退出，

便可保有最好的利潤，同時，自己主動退出，比之被逼下台，來得風光多了。

阿金退出之後，杜月笙便補上了她的空缺，在杜月笙的領導下，三鑫公司踏上最盛的年代了。

不過，杜月笙的三鑫公司雖然販毒，但他卻很喜歡做善事，不知是他希望補償，或是與生俱來的同情性格。在三鑫公司的門前，一定設置一些慈善的門面「裝飾」施捨，有時派發棉衣棉褲、米粥、藥物予窮人、寒丐。這間毒窟外面，儼然是一個慈善機關。

事實上，杜月笙賺錢之餘，也的確做過不少善事。

二、經營犯罪勾當

林桂生有一批自己的死黨姐妹，當年上海灘有所謂「九姐妹」，以林桂生爲大家姐。她們結義金蘭，在黑道中互爲照顧之外，又時常聚集，以交換分享控制手下的心得。

要了解當年杜月笙出身的上海，我們可以從林桂生方面入手，看看這九姐妹如何經營犯罪的勾當。

林桂生是大家姐，她的背境當然雄厚，堂堂上海灘大流氓黃金榮的正印夫人，而且林桂生又有才幹，代丈夫出謀策劃，才打出黃金榮這身價出來。

二姐名叫任大媽，外號「淫媽媽」，她手下有十名美艷絕倫的紅舞女，雄霸整個上海灘的舞廳行業。任媽媽的丈夫叫任大行，他本來是一個洋行的買辦。當時的買辦，只是充任洋人和本地人的跑腿和傳譯工作。洋人到上海灘發財，只是憑着祖國的軍事力量。他們大量向中國傾銷貨物，但這些洋人不懂中國國情，更不懂本地言語。沿海一帶城市，有些比較精靈的人，便學上一些半鹹不淡的英語。當時流行的洋涇濱英語發音不準，但配上手腳表情，表達力也是足夠的。這些人只是憑着言語上的技術，便充當了洋人的扶手棍，一切和華人接觸的勾當，都有賴這些洋行買

辦代勞。

洋人千里東來，當然只爲財，那會有英國人厚臉皮地吹牛，說英國人東來是爲了傳播現代化。英國人竟然說自己有責任感，稱爲「白人的責任」（White man's burden），他們竟然宣稱自己經歷了工業革命以及民主政治改革之後，找到了一套理想觀念，然後將自己的理想帶到非洲和亞洲來。英國人東來的目的，是「白人的責任」。這種虛僞的精神，卻被法國人一句心底話揭穿了，法國人承認「千里東來只爲財」。

法國人是比較「老實」和「可愛」一些，在虛僞方面，當然及不上英國人，難怪法國的殖民地早早獨立起來，只有英國人的僞善手法，才可以維持殖民地的統治地位。

除了爲財之外，商人出外公幹，當然也爲女色。他們肯離鄉別井，性格上總有點冒險精神以及具有充沛過人的精力，這些精力如何發洩呢？在中國做生意，太容易了，因爲洋人有武力作爲後盾，生意談判上有特權，再加上他們的鴉片烟生意。洋人來華做生意，比之在祖家印銀紙，還來得清閒。

如何發洩精力呢？洋人的過剩精力，推動了上海灘的色情事業。

任大行這名洋行買辦，理所當然地做了洋人老闆嫖妓的扶手棍。

某一天，任大行在霞飛路閒步，被兩位小女孩纏擾，伸手向他行乞，以任大行囂張高傲的性格，那將這些苦命的小乞丐放在眼內。前路被攔，本想下意識地伸出右腿，將這兩名小乞丐踢開，但當他想擧腿一踢之際，發覺這兩名小乞丐眉清目秀，宛似一雙小美人。任大行靈機一閃，即想到一條計來。

任大行披起慈善家的「羊皮」面具，很溫柔地說：「小妹妹，你們眞可憐呀！肚餓嗎？」

「叔叔，我們是從浦東來的，兩天沒有飯吃了。」比較大一點，樣子有十一二歲的大女孩眼中帶淚說着。

「可憐！可憐！我買點東西給你們吃！」任大行說着，隨即在街邊檔口買了兩碗燒味，讓他們兩人飽餐一頓。

原來浦東發生了水災，她們捱不住苦，便邊行乞邊走路，流浪到上海灘來。她們兩人不是親戚，只是在路上認識，同病相憐。大的叫玲玲，年紀是十一歲，身體

剛剛發育，小的叫毛毛，只有八歲。她們兩人年紀雖小，但玲玲已經行乞了五年，六歲的時候一場瘟疫，將全家的性命奪去，迫於無奈，便只好過着老鼠一般的生活，在浦東一帶鑽，四周行乞，但鄉間生活困難，想乞也沒有辦法，便只好四處流浪，走到上海灘來。

待兩人吃飽之後，任大行便帶玲玲和毛毛回家去。

任大行向老婆任媽媽說明一切，何不將玲玲和毛毛收養，作爲他日賺大錢的工具。

首先，他們設計了一份好像「賣身契」的合約，說明玲玲和毛毛兩人，因爲生活艱苦，爲了生存，甘心將自己賣給任大行夫婦爲養女，他日一切行動，定當以任氏夫婦的意思行事，終身不得反悔。長大之後，她們要報答養父母的恩德。一切經濟收入，都要交給養父母，如果稍有越軌行爲，養父母有權將她們賣掉。婚姻大事，也要聽從養父母的安排。寫好了合約之後，毛毛和玲玲兩人，便在合約底部蓋上指紋，成爲任氏夫婦的合法養女。

任氏夫婦當然不着好心，他們的密底算盤是培養這兩名女孩子，作爲洋老闆的

洩慾工具。爲了培養兩人，他們便將玲玲送入舞蹈學校，學習跳舞技術以及儀態。毛毛年紀比較小，只好在任家做雜務工作。

任氏夫婦這個方法果然靈驗。任玲玲更充當了任大行向洋老闆獻媚的工具。一法既然奏效，任氏夫婦便四出採訪，尋找一些街邊女童，合眼緣的話，便即時買回家慢慢培養。幾年間，任媽媽的名下，已經有十個女孩，上海灘人人稱爲任家十公主。

任家十公主不但儀表出衆，而且個個國色天香。上海灘的名流外商，紛紛要巴結任氏夫婦，才可以有機會一親香澤。因此，任氏夫婦搖身一變，居然成爲上海灘腰纏萬貫的大富翁。

任家養女爲娼這門勾當，也不是容易經營的。任大行夫婦內外合作，任大行充當扯皮帶，專門向外商名流拉客。任媽媽呢？向養女們灌輸賣淫是合法及正確的思想，務求令女兒們認爲出賣自己肉體是光明正大，不是羞恥。

任家十公主都是文盲，她們十姐妹加在一起，連自己的名字也認不出來。當年上海灘人浮於事，要謀生談何容易，這些女孩子沒有半點知識，除了出賣自己身體

之外，還有何辦法謀生呢？

十個姐妹中，有些早已接受了命運安排，心中認定了這是最適合的工作，毫無羞耻可言；有些比較反叛的，起初也不肯服從，但在任氏夫婦軟硬兼施的淫威下，也不敢不就範。

排行第四的任珊珊，十二歲時不知不覺間賣了身，也糊裏糊塗地接受了任媽媽的思想教育，本來是安於接受安排的。她和客人接觸得多了，知道自由的可貴，便爭取自主，拒絕接客。任媽媽當然不肯，雖然她並沒有付出甚麼代價來收買任珊珊，但在任珊珊身上卻投下了希望。如果任珊珊反叛成功，引起帶頭作用，其他的養女豈非會「作反」。任媽媽爲了樹立威望，兼且令各養女不敢違抗命令，便將任珊珊嚴加懲罰。她向妓院的鴇母學習，首先將任珊珊縛在柱上，然後抓來一隻小貓，將小貓塞入任珊珊的褲管，然後用藤條鞭打小貓，小貓一痛，便在任珊珊褲內亂抓。各位姐妹見狀，也紛紛向任珊珊說項，命運既然如此，你只好接受現實。

任大行每天早晚要在家中嘆大烟，各養女分別服侍他，爲他燒烟發泡，稍有不愼，便遭斥罵，甚麼難聽的說話，也會罵出口。有一次，任珊珊一時不愼，將烟刮

得過多，令任大行嗆喉，咳多了兩聲，任大行一時火起，將那根燒熱了的烟槍，拿來當棍使用，將烟槍頭按在任珊珊的胸脯上，直透衣服，在雪白的胸脯上，印上了一個黑印。任媽媽見狀便大罵：「這個賤貨浪費了米飯，賣她去咖啡館吧！」

各姐妹一聽，嚇得冷汗直冒。當時的咖啡館，比那些野雞竇稍爲高級，只有年老色衰的老妓女，才會在咖啡館做。

嫖客爲了方便，向咖啡館叫咖啡，由妓女送上門，借名是喝咖啡，其實是經營淫業罷了。

衆姐妹見任珊珊被賣到咖啡館，各人心裏皆感害怕，當然不敢再違抗了，只好聽養父母的命令是從。

後來日本人侵入上海，任大行夫婦做了漢奸，將手上的養女向東洋人奉獻，在上海僞政府底下也爬得很高，亦有點財產及「名譽」。但他們過分諂媚日本人，以及傷天害理的勾當做得太多了，遭到軍統特務的追殺。任氏夫婦的下場雖然是被特務暗殺而死，但補償不了自己的罪行。最可憐的是他們的養女，爲他們奉獻了身心和靈魂，成爲外商們的洩慾工具。

「强盜金鏞」是九姐妹中的三家姐。她原本姓施，父母很早過世，依仗叔嬸們過生活。但叔嬸們也好不了多少，大概到了她十歲左右，叔嬸便將施金鏞送了給一門姓張的人家作爲童養媳。

施金鏞的元配丈夫名叫張德成，是上海灘一名裁縫師傅，年紀比施金鏞大了二十年。張德成的裁縫手工很好，學滿師之後便自立門戶，在小東門的仁和客棧內的走廊租了一個攤檔，替客人做衣服。

當時上海最繁榮的地方，便是小東門，它位於華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小東門側便是一條環城河，交通很方便。各處往來的客商，都在小東門一帶旅館住宿，單身客人多了，便引來不少娼妓在這一帶找客人。

這間仁和客棧，和其他旅館一樣，專門招呼單身旅客，是一個娼妓時常出入的地方。客棧老闆爲了多賺一點錢，連走廊也出租。張德成的裁縫檔也很簡單，只是兩張人字凳，再鋪上一塊木板便是了。在這客棧往來的娼妓，時常要替換衣裝，正是「佛靠金裝，人靠衣裝」，張德成也因此獲得不少生意。

施金鏞入了張家門，便由鄉下搬到上海灘來服侍張德成，夫唱婦隨，將這個裁縫生意做得有聲有色。施金鏞爲人積極、口齒伶俐，更懂得討客人歡心，而且她又學得一手好女紅，對於張德成來說，她是一個好幫手。但張德成這個人卻不知自愛，有了好幫手，自己卻懶散起來，又染上了大烟癮。吸食大烟幾年，只是四十歲的張德成，從樣子看來，卻有五六十歲曲背彎腰的老態。

施金鏞正是雙十年華，樣子身材以及才幹皆出衆。出入仁和客棧的人，紛紛爲施金鏞不值，認爲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有時聽人在背後指指點點，施金鏞便會怒從心上起，恨不得早日離開這名又老又殘又懶的丈夫，以免躭誤了自己的前途。何況兩人共同生活了接近十年，仍然是膝下猶虛。

張德成越變越差，每日只會吸大烟，有時烟癮起，居然將客人的衣裳拿去典當，累施金鏞遭客人責罵。施金鏞自從搬到上海之後，不斷學習。她看到客棧內男男女女的汚烟障氣，早已鍛鍊到一種能說會道，隨機應變的才幹，再配合她的豪爽性格及急人所急的義氣，所以烟花女子和嫖客中的問題，以及小流氓敲詐妓女的問題，每每會找施金鏞排難解紛。她秉着公正無私的態度，令雙方和氣收場。幾年

間，施金鏞在小東門一帶建立了名聲。

某日，一位嫖客名叫亞榮的，仗着是黃金榮的門人，竟然不肯付錢，而且這名亞榮又口沒遮攔，四處將那名叫銀光的妓女揭了臭。銀光吃了虧又遭人明裏暗裏指手劃腳，便忍無可忍，找施金鏞代她出頭。

當時的旅館有一條規矩，妓女和客人在客棧度宿，客棧的老闆有例要收取「夜香錢」，客棧伙計又要索取小賬，如果嫖客不肯上下打償，別人也奈他不何，但妓女可苦了，此後在客棧內便舉步難行。這個亞榮，嫖了銀光之後不肯付錢，銀光一方面要和鴇母來個四六拆賬，上繳六成，之外又要孝敬客棧老闆「夜香錢」和伙計小賬，接了這單生意，簡直是幾重損失。

施金鏞知道銀光吃了虧，心想自己能力有限，便尋來兩位姐妹，「大腳金姐」和陸小妹兩人，一同到法租界黃金榮的地頭找來這名叫亞榮的嫖客。施金鏞抓住亞榮，和他一同走上附近的聚寶樓茶館講斤頭，希望亞榮交還所欠款項給銀光。

但這個亞榮，仗着自己老頭子是黃金榮，居然來個抵三阻四。施金鏞忍無可忍，左手叉腰，右手往枱上一拍，整個人站了起來，又將右腳踏在長板凳上，柳眉

倒豎，怒眼圓睜，指着亞榮大罵：「你這個狗男人，居然仗着老頭子黃金榮，嫖完女人不付錢……」她這麼一喝，附近的茶客紛紛朝着這方向看熱鬧，看看這四個女人如何來個四娘教子。施金鏽見羣衆在注視，更加得意地說：「請各位看看他，他叫亞榮，想白嫖女人……」施金鏽這麼一說，整間聚寶樓茶館鬧哄哄起來。

剛巧黃金榮和杜月笙等人在裏廂雅座內談鴉片烟生意，門人傳來信息，知道是自己徒弟闖下的禍事，正是幫理不幫親，這個亞榮也要好好教訓一番，但礙於自己的面子，便只好派杜月笙出面，代爲擺平一切。

杜月笙踏了出廂房，見這名施金鏽果然豪氣干雲，宛似一名强盜般兇悍，深嘆巾幗不讓鬚眉。杜月笙上前一把抓住亞榮，就破口大罵：「沒有錢學人風流……」罵了兩句後，杜月笙望望那班婆娘，說：「人家的錢有血有汗，也是辛苦賺回來的……」說着，杜月笙從袋中掏出四塊大洋，交給施金鏽。經過這次事件之後，「强盜金鏽」這個外號，便傳遍了小東門一帶。

「强盜金鏽」的地位日高，他丈夫卻一無是處，整天只是吸大烟。施金鏽這股英雄氣慨，怎可忍得住這個如癟三的丈夫呢？

施金鏞既然對丈夫無意，當然會張開眼睛，找尋其他機會。

有一位叫范開泰的人，年紀大概三十歲左右，他是青幫「通」字輩的人。因他經營烏木器材生意，故他有一個外號名叫「烏木開泰」。

范開泰爲人豪爽，又好花錢應酬，他經營的烏木，款式又多，除了一般傢俬之外，又製造小巧的木硯，茶盆、果盤以及供女士們裝胭脂水粉首飾的箱匣。爲了向烟花間的娼妓推銷這些小巧精緻的首飾匣，「烏木開泰」很想將部分木製產品判給施金鏞，由她代爲發行。

范開泰時常來往京津廣滬一帶，有時又帶領木材客人到上海遊覽。公餘之後，每多往小東門一帶的烟花地尋開心，日子久了，自然和施金鏞拉上關係。一個生得端秀可人，身材結實；一個年輕有爲，一表人才，再加上施金鏞的閨房怨恨心態，配上「烏木開泰」隻身獨來獨往，三幾次會面之後，郎情妾意，兩人便打得火熱。

施金鏞把心一橫，把丈夫踢開，實行和「烏木開泰」雙宿雙棲。這可苦了她的元配丈夫張德成。

張德成這名老烟鬼，早已變得人不似人，鬼不似鬼，妻子一走，使他的生活陷

於困境。他一氣之下，病得死去活來，再加上旁人的冷言冷語，令張德成精神分裂。他的裁縫技術雖然手工高明，奈何被大烟所累，變成信用奇差，自從施金鏞變了心，沒有她爲張德成安撫客人，張德成的生意，眞是門可羅雀。

在貧病交迫底下，張德成只有過着變賣和典當的生活，因爲欠下幾個月的租金，其攤檔早已被客棧老闆封了。當年上海第一次下大雪的夜晚，他實在冷得厲害，這名可憐的張德成，竟然一夜之間冷死在牀上。他死了數天，才被人發覺，鄰人只好通知「强盜金鏞」，由她出資買來一幅薄棺材，收屍了事。

元配丈夫死了之後，「强盜金鏞」更顯得逍遙，名正言順地和「烏木開泰」過着雙宿雙棲的日子。

「强盜金鏞」確是一位爭氣的人，她把「烏木開泰」的生意搞得頭頭是道，越做越旺，更不斷擴充經營。自從當了老闆娘之後，「强盜金鏞」更借助「烏木開泰」在青幫的關係，成爲流氓妓院中有份量的人，各路人馬碰上困難，也紛紛請求「强盜金鏞」出面斡旋。

上海灘有一位富孀，名字叫做阿金，年紀大概四十歲左右，她的丈夫在城裏三牌樓開設萬昌珠寶店，因爲他們專門向外國洋行辦理金剛鑽入口，所以便贏取了「金剛鑽」阿金這個外號。

「金剛鑽」阿金爲人精明能幹，而且又能言善辯，更精於串高門走富戶，與一般達官貴人有很好的交情，因此她爲丈夫的萬昌珠寶店建立一個好聲譽，但可憐阿金的丈夫突然去世，一個擁有巨資的寡婦，當然會招惹「爛鬼」的垂涎和欺侮。

上海灘的豪門巨公，以及一般有勢力的大流氓，知道這位阿金不是好惹的角色，雖然萬昌珠寶的老闆死了，但任何人也不敢欺侮這位女當家。獨是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流氓，還以爲這位阿金是一塊肥肉，居然異想天開，打她的主意。

萬昌珠寶店舖左側，有一塊空地，被阿金的丈夫收購了，本想擴大店面，可惜一命嗚呼，壯志未酬。阿金的營業方式是揀選對象出擊，她訓練一班精明的營業推銷員，尋找上海灘的闊客，個別向他們介紹鑽石首飾、因此之故，阿金便沒有打算將店面擴大。好好一塊旺地，被擱置了。

有一位初出道的小惡霸，名叫「爛鬼頭」成根，看中了阿金這塊旺地，很想收

購過來，起屋發展。「爛鬼頭」成根仗着自己的流氓組織，向阿金軟硬兼施，希望用低價買了這片空地，但「金剛鑽」阿金家財豐厚，聽了成根的探盤開價，當然不屑一顧。

「爛鬼頭」成根也不知天高地厚，仗着自己的勢力，居然在這塊空地上搭棚起屋，實行强搶霸地。「金剛鑽」阿金雖然有能言善辯的才幹，但對於這些只講蠻力的惡棍，也被氣得死去活來。如果根據法律，她當然可以入稟官府，將成根等人趕走，但眞的向官府申訴，可招災引禍了，官府和賊一般，對阿金的家財，早已虎視眈眈。驚動官府後，成根肯定會被趕走，但阿金卻要用金子銀子鋪出一條路來，才可以打赢官司。一旦露了出來，恐會招來官賊的敲詐勒索，這比廉價賣地，更不化算。

「金剛鑽」阿金和黃金榮、杜月笙等人是朋友，但向他們求情，代爲出頭，恐怕欠下一個人情，日後難以償還。左思右想之後，聽聞小東門一帶的「强盜金鏞」，倒有幾分本事。她抱着一試的心情，往訪「强盜金鏞」，邀請她代爲斡旋，向成根說明一切。

「你的目標怎樣呢?」金鏞向阿金問明一切。

「第一，我要成根知難而退;第二，我要他知道在上海灘發財，並不是强霸强佔便可以，要他明白，這是城市，不是鄉下。」阿金向她說明一切，並且說:「最好做到和氣生財，不要動刀動槍。」阿金之所以找「强盜金鏞」這女流氓出面，目的是要將談判變得斯文一點。

「强盜金鏞」透過丈夫的關係，託人找到了成根，約他在小東門的天香閣茶居見面談斤頭。成根沒有將這「强盜金鏞」放在眼中，只是單人匹馬赴會。當他上到天香閣的時候，才發覺人家早已將茶樓的三樓全層包了下來。成根來得比約定時間早了一點，自己一個人佔着偌大一個廳間，早已被對方的氣勢嚇了一跳，心中暗暗怪責自己，何其託大。

正惆悵思量間，「强盜金鏞」帶了十多個女流氓，浩浩蕩蕩衝上來，個個面帶殺氣的將成根重重困着。到這個時候，他才明白這是一個鴻門宴，但爛鬼成根的氣勢，早已輸了一大截。

「請上坐。」「盜盜金鏞」向成根來個先禮後兵，招呼他往一張八仙枱的主位

坐，然後說：「多謝根少賞光，一句說話便請了上來。」

「金鏞大姐是個響噹噹的人物，我當然樂於拜會，小弟今次到來，也圖個見識罷了！」成根也來個客氣一番，希望將這個劍拔弩張的氣氛緩和一下。

「我們直話直說吧！」金鏞一針見血地帶入了談判的話題，說：「我們是受阿金姐所託來的。她近日因爲和同孚里的黃金榮先生搞些大生意，沒有閒心去將店面擴充，對於根少的起屋計劃，想暫時擱置。」

「强盜金鏞」果然是談判高手，她自己雖然控制了場面，但仍然爲成根留有餘地，以禮相待，避免揭穿他强行霸地起屋，同時又輕輕托出黃金榮這面招牌，表示如果這次談不攏，將會有更厲害的人出面擺平這事。

成根在江湖打滾多年，也算是精靈的人。一向以來，他都做一些沒本錢的買賣，今次以爲孤兒寡婦容易欺壓，便强行霸地起屋，殊不知一幹起正行生意的時候，才發覺起屋賣樓，不是容易的，遠比包烟庇賭來得困難。不過騎虎難下，現在只是硬着頭皮頂下去罷了。

「阿金姐沒有意思起屋，我只好作罷。不過，我們投下了不少資本……」成根

的目的，只想敲一筆錢罷了。

「强盜金鏞」也來得爽快，她說：「你投下多少資本？」

「少說也有五千多元。」成根老實地說，他只打算尋個下台階罷了！

「那麼！我們給你一萬元，你肯交個朋友，賣個交情嗎？」「强盜金鏞」婉轉地提出要求。

爛鬼成根看到這羣女流氓，心中早已嚇破了膽，如果沒有損失，也肯退讓，殊不知這個女流氓，居然畀足面子自己。現在不但沒有任何損失，而且來個對本對利，便慌忙地說：「單是認識金鏞姐已經是一種榮幸，要怎樣便怎樣吧！」

成根果然知情識趣，大家也樂得起舵收蓬，一場風浪，便因爲說話得體而化解了。「金剛鑽」阿金樂得付出少許錢而將這班爛鬼打發。有錢人肯花點錢，自然可以和和氣氣，大事化小了。

自從「强盜金鏞」代「金剛鑽」阿金打發了爛鬼成根之後，兩個人互相欣賞而變得投契，大家有來有往，情同姐妹地互吐心聲。當年的上海灘，仍然是一個男人的世界，這些女流之輩，要打出一個局面，當然不容易。兩人的才幹和魄力，不分

仲伯，所以日常中碰到任何難題，都會向閨中密友傾訴。

有一次「金剛鑽」阿金惹了一場官非。話說她自從守寡之後，空牀獨守，一個人捱得很辛苦。一直和她有交易的外國鑽石經紀商，有一個叫白朗的紅毛鬼，時常跑到上海來向阿金介紹鑽石。正是一個孤男，一個是寡婦，在日久生情底下，自然發展到同牀共枕的階段。有一次，白朗又路經上海，上門找阿金。

殊不知一夜風流，白朗卻應付不來，居然患了急症「馬上風」，中了一句俗語：「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阿金是一介富戶，這等事情如果被上海的小報知道，他們定會大肆宣揚，成爲社會流傳的新聞，他日又如何見人呢？

如果報官，肯定會遭到官府的敲詐，究竟如何是好呢？一時無計，便只好向金鏞求助。

當年的上海，官賊流氓是分不開的，金鏞透過丈夫的關係，找來了官府的仵作頭目，先向他打個招呼，正是「有錢使得鬼推磨」，金鏞首先向仵作頭目的袋塞滿了錢，免除他要向上下分拆利益，再由他出面將屍收了。

仵作頭目覺得金鏞會做人，樂得賣個交情。大隊出發調查收屍時候，金鏞當然

再向大家好好打償，務求各人滿意。

俗語說：「受人錢財，替人消災。」件作寫上一紙公文，說明紅毛鬼死於急病，查無實據。只是三言兩語，便將一件可能被人「敲竹槓」的案，輕輕打發掉了。

經此一役，「金剛鑽」阿金更認爲「强盜金鏞」是一位可靠的知己朋友了。

阿金有一名女兒，名叫小蓓，已經二十歲了，還沒有許人。這個小蓓，一向驕生慣養，阿金說實話有點捨不得將她嫁出去。金鏞最明白她的心意。有日，金鏞說：「何不爲小蓓找個上門女婿，他日也賺來半個兒子，老來有依靠呀！」

對於招女婿，阿金早有這個意思，奈何沒有機會罷了。聽了金鏞的建議，便連忙說：「你有適合的人家嗎？」

「我有個夫侄，名叫范回春，人品是不錯的。」她說。

這個范回春，是「烏木開泰」的親戚，剛剛在上海的財會學校讀完商科課程，范開泰想試一試侄兒是否有才幹，便着他代爲管理賬目，經過一輪觀察，發覺這個侄兒幹得中規中矩。他們更認爲如果成功撮合范回春和小蓓，便和阿金的關係更加

密切。所以金鏞便替回春說媒：「他的才幹蠻好，管理賬目，淸淸楚楚，是一位生意人的材料……」

「金剛鑽」被她說得心動，便二話不說，跟了金鏞回烏木工場去，親自了解這個范回春的人品和才幹。幾經觀察之後，發覺范回春確合心意，便將他招爲上門女婿。

范回春也是一名人才，把阿金的全盤生意打理得頭頭是道。當年阿金和黃金榮、金延蓀三人合組的三鑫公司，阿金的代表便是范回春了。

三、洪小妹惡有惡報

九姐妹中的洪小妹，在衆多形色的色情淫業中開展了一條新路向。上海灘的淫業，堪稱全國之冠，衆多的妓院，正大量需要新血補充。正所謂「五年成一世」，涉足淫業的少女，經過幾年時間的折磨之後，變得不似人形。十多歲的少女，會有三十多歲的滄桑。經營淫業的老闆，那會理會手下少女的容色樣貌，只會不斷換人。爲了補充新血，經營淫業的老闆便到各省的鄉村搜羅少女。

這個情形，好比貨物一樣，需要供應商和批發商。上海灘淫窟的老闆是「用家」，農村的少女是商品，專門負責拐騙婦女的人，稱爲「開條子」。當少女被拐騙後，如何轉送給用家呢？當中便需要一位「批發商」。

洪小妹便是兩者中間的供應商。少女被運送到上海灘，她們仍然是鄉下少女，土氣十足，並未能適應上海歡場的生活，如果隨便將少女推下火坑，只會越賣越賤，好好一名少女，在未經改造訓練之前，只可供應那些「野雞堂子」用。洪小妹有見及此，便開了一間訓練學校，專爲鄉下少女提供儀態及化妝品味方面的訓練，將鄉村娥眉變成窈窕淑女。少女經細心妝扮之後，在賣價方面，便大大不同。

洪小妹在這方面做出了一點「成績」。上海灘的龜公老闆，也要向洪小妹好好

孝敬。否則，第一流的好貨色輪不到自己的話，便會影響了日後的生意。這個行業競爭大，如果手上沒有漂亮的少女，很難在上海灘立足。因此之故，洪小妹做到左右逢源，拐騙了少女的匪徒，需要洪小妹訓練那些鄉下少女。否則，辛辛苦苦騙來的少女，只好賤價而沽了。

洪小妹也算「家學淵源」，她的父親洪老六是青幫「大」字輩的老流氓，一向在小東門一帶經營野雞堂子，洪小妹早已學會了一套「開門口」的家傳秘方。洪小妹生性頑劣，一向以來都聲名狼籍，她倚仗父親在小東門一帶的地位，時常勾三搭四，父母親也沒有辦法，早早將她嫁了給一位叫陳耳的門徒。陳耳爲人軟弱，那裏管得住這位洪小姐，陳耳眼見自己老婆入門之後仍然和人勾三搭四，便口出怨言。洪小妹早已把丈夫視爲眼中釘，奈何父母在堂，看在家產份上，只好和丈夫陳耳拖下去。

不久，洪老六夫婦去世，但洪小妹得不到她父母的財產，家中的野雞堂子，傳了給她的姐姐代管。洪小妹一氣之下，便和家人鬧翻，連丈夫陳耳都不管了，一個人往上海灘烟花事業去闖蕩。一向以來，洪小妹和色情生意的流氓混得很熟，正是

桐油瓶始終盛桐油，洪小妹爲了向姐姐顯示她是有才幹的，發誓要在色情淫業上闖一番事業。

當時在法租界的烟花生意，是公開而合法的。只要向法租界花捐班捐納一個執照稅，便可以領到執照經營，執照上當然列明一切生意上的條款和細則，每隔若干時間，法租界花捐班便派出稽查人員上門偵查，看看是否執行法例。當然，法租界的官和賊，往往是兄弟班，只要有足夠的賄款，甚麼事情也可以「烟酒烟酒」，即是「研究研究」。

這類野雞堂子有執照，那些「粉頭」也有執照，當年的上海，下海伴舞不肯賣身的小姐，也要領取執照的。這張執照的左上角，貼了粉頭的相片，再列明了她的姓名、地址、籍貫和年歲，如果不足十八歲的，是不准賣身的。粉頭的執照還規定，她們要隔若干時候便要到衞生局檢查身體，一經發現梅毒，便要沒收執照，停止賣身生意。當然，法例是定得嚴明的，但奈何貪污盛行，甚麼法律條文形同虛設。

當時的粉頭來源，大致可以分爲四類。

第一類是心甘情願墮落的，她們或出身豪門，使慣食慣，一時家道中落，不甘捱苦，只好利用父母創造的軀體及相貌，賣給嫖客。又有些貪慕虛榮的粉頭，見別家姐妹只要肯賣身，便身光頸靚，在那個笑貧不笑娼的年代，賣淫不算是甚麼一回事。這類粉頭最受龜公鴇母的歡迎，因爲她們創造了一種「爲甚麼不賣」的風氣。一些被迫的少女，也因爲她們這種心態而接受了這種職業。

第二類也是自願的。不過，她們往往是因一時經濟上周轉不靈，或者是欠下債項，又或者是父母因病，弟妹尚幼，便只好暫時賣身，又或者採用兼職形式。她們和老闆來個六四拆賬，粉頭只佔四成，她們還要負責老媽子工錢以及一切雜項支出。這些兼職粉頭，特別漂亮，否則，龜公老闆們是不屑一顧的。

第三類是被父母賣出來的，有些喪盡天良的父母，將女兒視作搖錢樹，爲了應付賭癮或大烟癮，他們不惜將女兒典押給妓院，以償債項。妓院和粉頭訂明賣身合約，說明「工作量」，雙方簽了花押，猶如套上了腳鐐和手銬，粉頭從此就失去了自由。當她們履行完賣身諾言之後，還有一項規矩要遵守，便是義務替妓院賣身三個月，稱爲「幫年」。如果不義務完成這三個月的話，約期完了也休想踏出妓院半

步。

第四類最可憐，是一些無知的鄉村婦女，遭人拐騙來的。這些淫媒騙子，跑到鄉村地方，滿嘴甜言蜜語，向一些婦女誤導。淫媒通常打起的招牌是，代上海一些工廠招聘員工，當時農村經濟破產，貧窮的無知婦女，爲了增加收入，普遍都存有一個觀念，認爲到上海有住有食又有工資，總比呆在家裏增加糧食負擔來得化算。碰到「闖上海」的工廠招聘，往往如蟻附膻般，不會放過機會。

杜月笙的繼母，也是因爲想多賺一些錢，在尋找工作時遭人拐騙，賣到妓院去。這種拐騙婦女，青幫術語中稱爲「開條子」。

被拐騙的婦女可苦了，她們好像貨物般被轉賣到低下層妓院去，時常遭到龜公鴇母們的殘酷手段對待。他們的手法恰似農夫趕驢子一般，一手拿着紅蘿蔔，一手執鞭子，實行軟硬兼施，務求她們俯首聽命，就範於淫威底下。順從的便得到照顧，被打扮成彩雀一般。她們對人歡笑背人愁，無分日夜地出賣皮肉，眞是慘無人道。待這些粉頭年華老去，年老色衰時，龜鴇也不肯放過她們，將她們轉手賣去最下層的鹹肉莊妓院。總之，一時受騙，便永無翻身之日，只有一死才得到最後的解

脫，當日的上海妓院，恍如人間地獄。

話說洪小妹除了從「行家」手上得到少女，加以培養訓練再轉手之外，她自己又親自出馬，到鄉間去物色對象。這位洪小妹雖然做盡壞事，但她處事的積極態度，也是可取的。

某日，洪小妹和行家應酬，在一間叫人間樂的妓院內吃飯，飯後便開局打麻將。正在打得興濃的時候，人間樂一位老媽子氣急敗壞地闖進來，原來有一名穿了巡捕號衣的人物，向姑娘動手動腳，看樣子是要佔些便宜，實行來個「乾翹」姑娘。遇着這類巡捕，妓院只好頻呼倒霉。

但洪小妹聽了老媽子的投訴，便一時怒火沖天，推開手上的竹牌，一口氣衝出外堂，抓着那個正在霸王硬上馬的巡捕，不問情由地向他重重地摑了兩把掌。那個一向橫行霸道的巡捕，即時目瞪口呆，他想不到自己的權威，居然受到了挑戰。

「將他紮起來，抬到後堂處！」洪小妹向身旁的妓院保鑣喝叫。

那個巡捕雖然被綁着，仍然是一臉的傲氣，不將衆人放在眼內。走到內堂，他居然大模大樣地坐在一張八仙枱的凳上。洪小妹見他這種態度，已經忍不住怒火

了，她向着那巡捕的頭臉踢一個飛腳，把他踢得人仰馬翻，洪小妹左手叉腰，又將右腳踩上一張凳上，右手指着巡捕說：「你是那裏來的混蛋？」

那巡捕見這婆娘這股氣燄，便只好乖乖地說出自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小巡捕。

「搜他的身！」洪小妹不知對方是否冒充，便向保鏢喝道。一搜之下，對方果然是一名入行不久的巡捕，但他身上沒有分文，顯然是來個「乾翹」，白吃白喝。「你知嗎？我們早已上下打點，這裏是生意門檻，不容你在這裏撒野。」說完，洪小妹向左右說，「脫掉他的巡捕號衣。」待保鏢們脫了號衣之後，洪小妹說：「明天拿兩元來贖回。」說完便吩咐左右將他轟了出門。

這位巡捕是初入行的，心中當然不服氣，便向師兄弟們請求幫忙，去找洪小妹討個公道。但老行尊們一問，是被洪小妹打耳光，知道這名雌老虎是惹不得的。紛紛向他勸說，還是籌兩元去換回號衣吧！

洪小妹有一種强出頭的衝動，難怪她年紀輕輕，便在上海灘闖出一個名堂來。

有一次，洪小妹親自到蘇州鄉下地方去，掛起招牌，說自己是代上海某工廠招聘女工。當時杭州剛剛發生了旱災，一般農民無所依，父母們聽說工廠內不愁衣食，每月又有工資寄回家，認爲這是一個好機會，紛紛鼓勵自己的女兒，甚至連隔鄰左右的女兒，也呼朋引類地一同送去上海，以圖一個方便照應。洪小妹爲人疏爽，一見合眼緣的話，便首先送上二十塊大洋。這是一筆不少的錢，一家省吃儉用的話，足夠維持大半年的生活。

一口氣間，洪小妹便招聘了十多個無知少女。其中有位叫阿蓮的，收了洪小妹二十塊大洋之後，便回家去收拾包袱，家人高高興興地送她出門，但剛巧阿蓮的舅父由上海回鄉探親，他知道青幫最喜歡拐騙少女到上海賣淫。一說之下，便將洪小妹的西洋鏡拆穿了，阿蓮的父母，不忍女兒跳下火海，便攜了二十塊錢，送還給洪小妹。

阿蓮走到洪小妹的客棧，很嚴肅地對着她說：「我不幹了，這裏是二十塊錢，還給你！」阿蓮鼓足勇氣地說。她的父親伴着阿蓮，所以她有這種勇氣。

「爲甚麼呢？」洪小妹苦口婆心地說，「上海的生活，總比這裏好吧！」洪小

妹也竭盡所能地希望將阿蓮再次贏回來。

終於，阿蓮說明一切，原因是舅父的勸告。

「哈哈！你們真傻！那有這回事！」洪小妹見慣世面，少女們突然轉變心態，是常有的事。她續說：「你們知道嗎？」洪小妹向着阿蓮說，「我出身很窮，一向受親戚小看，於是我便發憤向上，但當我有機會的時候，卻遭到親戚的阻撓，你的舅父見你有機會到上海，難道不會眼紅嗎？」

阿蓮被洪小妹說得心動，但她身旁的爸爸插嘴說：「舅父不是這樣的人，阿蓮不去上海了，原款二十塊大洋，送還你吧！」

洪小妹見事情敗露，便怒目圓睜地說：「利錢呢？」

「才拿了兩天，我們是原封不動的還你，哪會有利錢？」阿蓮很急地問。

洪小妹猙獰地說，她的溫柔關心假面具，已經脫了下來，說：「將本求利，有甚麼不對，如果付不出利錢，休想走出去。」說完，洪小妹的隨身保鏢早已捲起衣袖，露出有幾條青龍紋的手臂，阿蓮見狀，便慌忙地問：「要多少呀？」

「對本對利，還我二十塊大洋吧！」她冷冷地說。

「你這吸血鬼。」阿蓮的爸爸已經忍不住了，但他叫了一聲之後，眼見面前的三名大漢，自己當然不是對手，便說：「好！給我兩天時間！」他想和阿蓮一同回去。但洪小妹已經抓着阿蓮的手，說：「她要留在這裏！」說着把枱面上的二十元，塞了給阿蓮的爸爸，說：「頂多等到你明天下午，再籌不到錢，阿蓮便要去上海享福了。」

待阿蓮的爸爸踏出房門時，洪小妹便說：「有福不會享，這些鄉下佬總不會轉彎的。」

阿蓮的爸爸也不是一個好欺的人，他雖然沒有家財，但有點影響力。他連夜和鄉親商量，更在那些收了訂金的家長身上說項，揭穿洪小妹的陰謀，各人聽了，嚇了一跳，再印證傳聞中的故事，不由不相信阿蓮的爸爸。但有三位家長，早已財迷心竅，卻誣說阿蓮的爸爸破壞好事，對於這些貪心的父母，阿蓮的爸爸只好愛莫能助了。

終於，他們衆人作出決定，實行團結就是力量，大家集合，將收來的訂金，一併還給洪小妹，量她們也不敢胡來。

翌日大清早，衆多的人羣雜聲，早已將洪小妹居住的客棧噪得翻天覆地，洪小妹見狀，知情識趣地說：「我們是招聘工人而來的，既然大家有誤會，便只好將訂金收回。」說完，身旁的保鑣，便替他們辦理還款手續，一個利錢也不提。

當時有十位家長將二十元訂金退回，但退了之後，又有五位家長心心不忿，有點後悔。的而且確，得而復失，好好的二十塊錢，等如半年的糧食，眼白白放棄，何其可惜。

漁夫釣魚，只是一條餌和一隻鈎，當魚兒見到餌的時候，往往看不到鈎，便大口一吞，就此喪命。同樣的道理，人的弱點是貪心，這五位家長，又轉過來自動獻身，要求洪小妹給回訂金。

五個家長的要求，令其他的家長，也紛紛回心轉意，只有阿蓮的爸爸堅持己見，退了訂金帶了阿蓮回家。

蘇杭一帶，以美女見稱，所以洪小妹時常跑去找尋合適的少女。有一次，洪小妹發現一位唇紅齒白，皮膚光滑，姿色秀麗的少女，名字叫玉芬。憑洪小妹的經

驗，玉芬這隻嬌媚的百靈鳥，肯定可以賣到高價錢。於是乎，洪小妹便落足心血去游說玉芬。

玉芬出自書香世家，年前父親剛剛過世，玉芬是長女，她還有兩個年幼的弟弟。玉芬本可以早早嫁人，但無奈家庭壓力重，玉芬又孝順，很想幫輕家庭，聽聞洪小妹代上海工廠到來招聘女工，玉芬便和鄰居一同應徵。

洪小妹當然不肯放過玉芬，連忙說：「小妹，你不怕辛苦嗎？」

「我不怕，只要可以減輕家中的口糧，又可賺錢，辛苦點也不怕！」玉芬說。

「你這位好妹妹，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的。」洪小妹顯出特別的關心，令玉芬感動。她又說：「拿回家吧！這裏是二十元。」

玉芬拿了錢，怱忙地趕回家去，一家人聽到她找到一個好機會，都爲她高興。玉芬的母親當然不知內中有計，還高高興興地爲女兒執拾行李。貧苦人家的行李，只是三兩件替換的衣服，打成一個包袱。就這樣玉芬便隨洪小妹和十多位受騙而來的少女，一同往上海去。

洪小妹在上海灘小東門的蔑竹街買了一幢房子，共有三層樓，她自己一個人住

在頂樓，中間一層分成四個大房間，專供粉頭們起居飲食，讓她們習慣一下上海灘的生活，樓下一層是家傭老媽子的工作間，也是廚房、客廳的地方。

玉芬和十多位天眞無邪的少女，入住洪宅之後，吃好穿靚，又學習上海灘流行的髮型、化妝和衣服潮流，倒也大意，忘記了爲甚麼不用工作而得到享受，將原本進工廠勞動的任務忘記了。經過一個月的享受和學習之後，那些在鄉間餓得皮黃骨瘦的少女，已經長得很豐滿，再加上習慣了上海人的氣派，連她們自己也發覺儀容擧止方面進步了不少。當她們進步了之後，她們便逐漸步上火山不回歸線。每天早上，洪小妹便引領一位少女出外，之後再不見那位少女回來。如是者十多位一同來上海的少女，一個個地失了踪，只剩下玉芬一個人，這個悶葫蘆究竟賣甚麼藥呢？玉芬眞莫名其妙了，奈何洪小妹爲人嚴肅，除了在鄉下認識時略爲友善之外，之後便不苟言笑，玉芬有點害怕，不敢和她聊天，更不敢追問其他少女的下落。

其他的姑娘，分別被洪小妹賣到妓院去，玉芬之所以遲遲沒有出手，原因是她長得太漂亮，洪小妹要待價而沽，她要求五百大元，因爲索價過高，買賣雙方便時常因價錢不合而告吹了。

洪小妹爲人潑辣，特別是對待下人方面，可說是半點情份也沒有。某日，一位老媽子侍候洪小妹洗腳，因爲水的溫度太熱，這位脾氣暴躁的洪小妹，不但破口大罵，還揮手向這位五十多歲的老媽子狠狠地打了兩記耳光。老媽子爲了生活，只好忍受，何況在上海謀生不易，她早已習慣了背人垂淚到天明的生活。

當老媽子將府中的工作做妥之後，正準備就寢，猛然發覺玉芬房內仍然燈火通明。老媽子心想，可憐這位小孩子仍然不知大禍臨頭，即將被賣落火坑，還有雅興在那裏看書寫字。老媽子突然慈悲心大發，認爲要伸手救救這個小孩子，一方面是爲自己積點福，另方面爲發洩怨鬱氣。洪小妹爲人，太過分了，想及這處，老媽子雙手按着面部，發覺被洪小妹打的兩巴掌還是火辣辣的，於是便把心一橫，跑上二樓去。

洪小妹對傭工們管得很嚴，平時不准傭工和少女們交談，恐她們洩露了秘密。老媽子急急的跑進玉芬的房間，玉芬先是一呆，隨即想叫出聲，但見老媽子將手指按在嘴唇前，示意她不要出聲，連忙把門關上。

「好姑娘，你知道自己在甚麼地方嗎？」老媽子問。

「我正想問問你，爲甚麼和我一起來上海的姐妹，全都失了踪呢？」天眞的玉芬問。

「好姑娘呀！我正要來救你！」老媽子一五一十地向玉芬說明一切，嚇得她花容失色，正欲尖叫，老媽子眼明手快，將她嘴巴按住，說：「如果吵醒了那婆娘，我和你準沒命了。」玉芬嚇得呆若木雞，但見老媽子說：「我旣然冒險前來找你，當然想辦法救你出去。」

玉芬聽了，說：「我們從後門出去吧！」

「全屋的鎖匙，都在那惡魔手上。」老媽子又說，「我來這裏工作，事先要尋擔保的人，如果這麼一走，保人肯定受累。何況我們留在上海灘，始終逃不出她的魔爪。」

玉芬聽了，方才明白自己身處險地，望着老媽子，不禁流出淚來，說：「如何是好呢？」

「辦法我倒有一個。那婆娘死有餘辜，就算死了，也塡補不回她多年犯下的罪孽。」玉芬一邊聽，一邊點頭，老媽子接着說，「讓我們從廚房中抓些乾柴，再灑

上一些火油，堆塞在惡魔房門的樓梯上，引把火將她燒了吧！」

老媽子說明計劃，玉芬雖然有點害怕，但生死存亡，只好振作精神，兩人快快地在樓梯上堆滿乾柴，然後淋上火油，點上火種，霎時間整條樓梯火光紅紅。這幢樓宇是由木建成的，烈火一燒，頃刻間樑斷柱斷，牆塌互飛。雖聽得洪小妹在樓上發出尖叫，樓下其餘的傭工，也愛莫能助。大家爲了逃生，急忙拿來菜刀利器和石塊，往門邊的鐵鎖猛砸，幸好各人同心合力，很快便將門打開，逃離這間即將塌下來的巨宅。

洪小妹家中失火，很快便傳遍了整個上海灘，她的結拜姐妹紛紛趕到現場，特別是「强盜金鏞」很着急地找尋洪小妹的屍體。不多久，她在殘垣敗瓦之中，找到了一具燒焦了的屍體，不望而知是洪小妹，但不知爲甚麼，各人找到了屍體之後，仍然不甘心，繼續在找尋東西。

原來各人並非到來找尋洪小妹的屍體。洪小妹生前積了一大筆造孽錢，她又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守財奴，各姐妹知道她的錢一定是藏在家中，奈何大家尋了大半天，仍然找不到，後來發現一個夾萬，早已被撬開了，裏面空空如也的。

這些姐妹雖然機警，但卻來遲了一步。洪小妹的家財，早已令上海灘各人覬覦，一聽到洪宅失火，四方的賊阿爸也趕來。

這一場大火，令一位「救火鬼」被火燒傷了，現在仍躺在醫院療傷。當年的上海，兵賊原是一家的，「救火鬼」更是名副其實的趁火打劫分子。上海有些專辦水火險的保險公司，和救火鬼有明文合作的規定，他們只救一些向保險公司投了保險的地方。每家店舖如果交了保險費的話，門口當眼地方便掛上一個徽號牌子，救火鬼見了牌扁便放水喉救火，如果沒有牌扁釘在門口又想將火救熄的話，就要即時向救火鬼講條件了。

救火鬼很狠心，交不出錢的話，便讓火在那裏燒，寧願將水射往地下，也不肯救火。

救火鬼的消息很靈通，當他們知道起火的地點是洪宅的時候，知道屋裏有很多財物，所以他們很快將火撲熄，然後趁火打劫了。洪小妹沒有令他們失望，在牀頭的角落內，果然發現了一具夾萬，用利斧將夾萬撬開，赫然發現內裏塞滿了銀元，各消防員便你爭我奪地往袋中塞，其中一人比較貪心，他把袋塞得滿滿，連走路也

不方便了，就因爲他走得不方面，被屋頂上塌下的屋樑打中而受傷，這位消防鬼不是英勇救人而受傷，只是貪心過度而受傷罷了！

「强盜金鏞」等人在現場搜了一輪之後，毫無所獲，明白自己委實是慢人一步，只好草草將洪小妹埋葬了事，算是一場結拜之誼。最幸運的是玉芬和老媽子兩人，逃出了火海。不過，她們兩人的幸運，是自己爭取回來的。

四、販賣人口爲生

在九姐妹中排行第六位的叫李寶英，她的勾當是專靠「放白鴿」爲生。放白鴿雖然較諸放火打劫和平，但卻往往令人傾家蕩產，身敗名裂。

這位李寶英，原籍上海城裏西倉橋。她丈夫陳六甲，年紀比她大二十多歲，陳六甲是做地皮生意的。當李寶英三十多歲的時候，正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陳六甲再應付不了這頭雌老虎。李寶英因爲肯闖肯試，見多識廣的關係，對陳六甲這名老頭，早已生厭。李寶安一方面勾引姘夫，另方面又招呼朋友回家聚賭，從中抽頭。陳家因此變成一個藏汚納垢的地方，陳六甲年老力衰，只好忍氣呑聲，做其開眼烏龜了。

李寶英有一門生意，是專門承包茶館中說唱藝人的接洽工作。當年上海的茶樓，除了吃茶之外，還有唱戲娛樂嘉賓。李寶英收養了一羣唱色俱佳的姑娘，承包了上海二十多家著名的茶樓。有些比較合作的歌女，更被李寶英收養爲乾女兒，專門引誘勾搭一些好色的肥魚，實行「仙人跳」、「放白鴿」、「倒脫靴」的勾當。

城隍廟附近，有一間名叫丹鳳茶樓，老闆爲了吸引茶客，每天下午和晚上，都聘請李寶英的說唱評彈藝人助慶，場面很熱鬧。茶樓有一位堂倌，名叫「烟鬼」春

生，他是一位鴉片烟鬼，雖然滿嘴黑牙，皮黃骨瘦，但「烟鬼」春生有一個本領，便是懂得討好茶客，專門揣度茶客心理。他的記性極好，只要客人光顧一次，「烟鬼」春生有本領叫出客人的名字，務求令客人感到高高在上，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當時的堂倌，全靠客人的打賞，他們不但沒有工資，而且要自己買飯吃。

客人點唱一曲，例收銀元一枚，豪爽的自會另行打賞。這一枚銀元收入，分成三分，茶樓老闆佔四成，唱曲藝人佔四成，堂倌佔三成，每當客人坐定，堂倌侍候完之後，便隨意地問：「大老爺點唱一曲？」若客人點頭，堂倌便再問：「大爺貴姓？」客人告訴了姓氏後，一塊紅小木牌便迅速地掛在台旁顯眼的地方，寫上某大老爺的名字。

某日，一位經營顏料生意的富商，名叫溫生的，年紀已經五十開外，隨同幫閒朋友踏入了丹鳳樓，見慣世面的「烟鬼」春生，一見衣着光鮮的客人伴同幫閒的到來，便加以奉承。待溫生諸人坐定之後，「烟鬼」春生見溫生很注意台上唱戲的小紅艷。這位小紅艷正是李寶英的乾女兒，年華雙十，樣貌生得珠圓玉潤，皮膚白皙，一雙明眸如月映雲一般，媚眼一掃，不禁令人心盪神怡。

「烟鬼」春生見溫生有點意思，便打蛇隨棍上說：「這位姑娘叫小紅艷，是本茶樓最紅的，不但色藝俱佳，又善於交際應酬……」言下之意是可以發展友誼，他又說：「賞她一曲，保證令大爺滿意。」

溫生正陶醉間，有點似懂非懂，身旁的幫閒即時打個眼色，「烟鬼」春生便問：「大爺貴姓？」幫閒的隨口說：「姓溫。」「烟鬼」春生即時打躬作揖地連說多謝，又大聲地叫：「溫大爺要小紅艷加唱一曲！」隨即在台下掛了一個小紅牌，上寫：「蒙溫大爺賞曲——小紅艷謹拜。」

小紅艷唱罷，很賣弄風騷地走到溫生的枱前請安兼道謝。她深深彎腰行了一個禮，「烟鬼」春生見狀，即時拉來一張凳，讓她坐下。小紅艷媚眼流連，令溫生六魂失主，接着小紅艷又用纖指剝開蜜橘，親手遞給溫生。稍坐片刻，小紅艷便告辭，她以退為進，欲拒還迎地說：「溫大爺要常來賞光。」又連聲說，「失陪！」看她腰肢裊娜，回眸一笑，百媚俱生，引得溫生雙目直注。

小紅艷走了之後，「烟鬼」春生更落足嘴頭，將溫生吊足胃口。他隨手拿出三塊銀元，說：「兩塊給點唱，一塊茶水果的花費，多餘的給你！」說完便走，「烟

鬼」春生接過錢後，連隨說：「大爺明晚再來賞光吧！」

溫大爺一走，「烟鬼」春生便向李寶英打了一個報告，李寶英一聽，即時說：「你一定要想方設法拉住這頭肥羊，事成之後，少不得你的一份烟錢！」

到了次日，溫生晚飯剛過，即光臨丹鳳茶樓，「烟鬼」春生一見，當然加倍侍候，眼見他今次單人匹馬到來，肯定對小紅艷極有意思。不待通傳，李寶英已經偕同小紅艷出現。小紅艷打扮得異常妖冶動人，對溫生大送秋波，李寶英更使出渾身解數。這位三十過外的鴇母，極了解男人心態，說不到兩句話，便邀請溫生入廂房，將外人打發掉，留下小紅艷和自己大獻殷勤，親熱得比外母娘見女婿一般。她說：「晚上不便多談，倒不如請老闆明晚到舍下吃晚飯。」說着便露出無奈神態，因爲小紅艷要出門唱戲了，溫老闆只好依依不捨地暫別小紅艷。

次日，溫生巴不得太陽早點下山，未到黃昏，他已經按址摸上門來。李寶英派出探子，溫生未到街頭，她已站在門口，歡迎溫生到來，臉上還裝出一副嗔怪樣子說：「溫老闆，爲何遲遲才來呢？」一面引溫生入座，一面叫小紅艷出來。今晚紅艷可眞扮得俏極了，眉若青山、笑靨承顴、明眸皓齒、臉泛桃紅，打扮得天仙化人

般，令早已色迷心竅的溫老闆更加把持不定。李寶英對付這類臨老入花叢的蠢牛最有經驗。溫生越急，她便越將小紅艷隔離，除了讓小紅艷服侍他吃水果點心、銀耳蓮心羹、參燕湯等等美食之外，休得越雷池半步。但那個溫老闆早已像餓狗上高牆一般，色迷雙眼。李寶英待溫生兩杯土酒下肚之後，她便乘機遣走了小紅艷，說：「我只有這個乾女兒，晚年退休也靠她了……日前縣衙門裏有個局長派人來說親，送我三千銀元，但我知官衙們的人翻臉不認人，那有做生意般有人情味……」

李寶英善於談判，列明條件。三千元以上才可以一親香澤。事實上，小紅艷是否値三千元不重要，重要的是李寶英說她重要，又有人肯出價。談判時候，最關鍵是將對手灌醉，溫老闆一方面還沒有得手，另方面又在李寶英的擺佈下，恰似一隻蒼蠅掉進了蜘蛛網一般，那有掙扎的餘地。不過，溫生也有自知自明，說：「我比小紅艷虛度了一倍年紀，怕她嫌我老……」

「十八姑娘八十郎。」李寶英即時打斷他的話，以免負性心態佔了談判的上風。何況，溫生只是隨便提出，目的是想李寶英說他還沒有老。她接着說：「你只是四十開外，看來只有三十多光景罷了，切勿戒意！」

李寶英一番謊言，將溫生套得緊緊，有錢人賺了錢，也是希望透過金錢的力量，換回一點假情假意和假話，既然一方想賣，另一方又肯付錢，很快便成交。

溫生首先交來一千元，由李寶英租房子買傢俬及打點一切，然後將小紅艷收作小老婆。待得溫生入迷之後，小紅艷和李寶英便合作敲詐，一時買鑽石，一時買黃金首飾，稍有不願，便來個哭哭啼啼，溫生只好破財買歡笑了。

過了三個月，小紅艷有了身孕。但溫生因為沉迷女色而疏於生意，他更花了不少金錢在小紅艷身上，因而令他週轉有困難，勢利的商人減少賒銷。李寶英看準形勢，心中盤算白鴿要捉回籠了，便找了一個晚上，來個惡人先告狀。

「你好狠心呀！原來你有老婆兒女，現在我女兒有了身孕，你怎安置她……」

溫生近日在商場上失意，早已變成鬥敗公雞，面對着這個母夜叉般的婆娘，正要張口吞噬他。令他眞不知如何是好，心中非常後悔。開心一時，倒霉一世。

李寶英搶白一輪之後，「烟鬼」春生又扮白臉地說：「溫老闆，生意場中，最講面子，讓我向她求情，千萬別將這事張揚出去。」他又說，「最緊要是家裏的妻小落得台，切勿讓她們知道。」溫生心中亂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求脫身，錢銀是身

外物。但「烟鬼」春生回報，如想擺平一切，最少要五千大元。溫生被嚇得呆了，自己一生苦心經營的顏料生意，全部買出，都不夠錢賠這單風流孽債。

李寶英明知眼前的蠢牛，正是胡桃肉，不敲不出，爲了快刀斬亂麻，便只好來個釜底抽薪，自己親自上門找溫生的老婆，她板着臉，兇神惡煞地說：「你這婆娘，爲甚麼不好好管敎丈夫，現在把我女兒的肚皮弄大了……非入門做大房正室不可……」

溫生這類正當人家，又怎能夠鬥得過青幫的女流氓，只好嘆句倒霉，變賣家產、生意和老婆的首飾，幾經艱苦才籌得五千大元，眞是弄得傾家蕩產，身敗名裂。

青幫的女流氓最會用「放白鴿」，專捉老淫蟲的痛腳。後來上海人被騙上當，都以「瘟生」稱之，眞可憐！

利用女色騙財之中，有所謂「仙人跳」、「倒脫靴」。在九姐妹中排行第七的叫陳寶姐，她最擅長耍弄仙人跳。

陳寶姐有一個姘夫，名叫祝寶山，爲人刁鑽奸滑，外號稱爲祝枝山。他原本在

巡補房當一名眼線，時常偷雞摸狗，敲詐勒索。他們夫婦兩人，配合得天衣無縫，幹下了不少壞事。

話說男性最大的缺點是好色。陳寶姐仗着幾分姿色，令到那些色迷心竅的野男人，既破財又出醜。上陳寶姐當的人，多數是那些咎由自取的色中餓鬼。

每當入夜的時候，陳寶姐略加妝扮，迷人中往往保持幾分良家婦女的意態。她跑到街頭或遊藝場賭館之類的地方，扮成一個寂寞怨婦到處流浪，當她找到了一些衣着光鮮略帶土裏土氣的外來客時，便施展出渾身解數去搭訕。陳寶姐一雙迷人的勾魂眼，很少色情狂的野男人能夠躲得過。

一挨男人上鈎之後，陳寶姐便來個欲拒還迎，她深深摸透了男性心理，越難得的東西越珍惜。陳寶姐頂多和「對象」閒談兩三句，便自行走進食物館，扮作賣飯吃，色迷心竅的男人，往往一纏到底，製造一個一個碰頭的機會，當然，再配合上陳寶姐的佈局，令到對方越踏越深。

當大家兩杯落肚之後，陳寶姐便說：「越吃黃酒越悶……」

男的便按捺不住，說：「你的男人不陪你嗎？」

「還好說……」陳寶姐連嗔帶罵地說，「商人重利輕離別，娶了老婆便置之不理，眞是豈有此理……」

到了這個時候，陳寶姐便扮成三分醉意，說：「這裏眞悶熱……」

對方即時警覺，說：「換個地方如何？」

陳寶姐說：「給人家看到，我可擔當不起……」，但她那雙旣醉且淫的眼說：「送我回家吧！」

我們看小說的人，當然知道這是一個佈局，但色迷心竅的人，卻看不到危險。又或者西人俗語說：Love is blind色迷心竅時怎樣都看不見，陳寶姐稍爲使點媚勁，便將「瘟生」勾了回家。

回到家中正和野漢纏綿時，傳來一聲如轟雷般的踢門聲，便闖進一條狂漢，大聲罵：「你這賤貨待我不在家，居然把野男人帶回家。」

陳寶姐表情十足地說：「我的男人放船回來了……」

於是乎，那男的便跪地求饒。沒有辦法，只好把一身財物留下，來個破財擋災了。

這種「仙人跳」，在上海相當流行。不過，仙人跳的勾當，甚麼年代都會發生，只是時、地、人和手法，略有不同罷了。如果你有錢又按捺不住心中的淫念的話，再加上一些以爲自己是白馬王子，很容易吸引女性，你便要當心了，仙人跳會不知不覺地發生的。

陳寶姐有一位叫小娟的手下，最會和陳寶姐串謀，幹「倒脫靴」勾當。

小東門一帶有一間叫宏大祥綢緞棉布店，店主名叫戚兆先，五十來歲，家有妻室，生活相當寫意。陳寶姐看中了戚兆先這頭肥牛，便央求走大戶的薦人館，托人介紹小娟入戚宅工作。

翌日，薦人館的范媽媽帶同小娟入戚宅，戚妻見她身強力壯，一身土布衣服打扮，手中拿個土布包袱，土裏土氣般還算整潔，便答應讓她試工半個月。

小娟是經過訓練的，她將家務做得有條不紊，又快又好，空餘時間還協助戚妻縫製衣服，手工十分細巧，減少了戚妻日常家務操勞。小娟的目標，當然是戚兆先，她將兆先所穿的衣服洗熨得挺挺括括，鞋帽撣刷得乾乾淨淨，吃飯時又特別服侍，臨睡前又將洗腳水盛到牀邊，暗中更爲老戚洗腳搥骨，令這位久旱的枯木，有

逢春的感覺。

但戚兆先相當懼內。雖然他爲人持重，道貌岸然，但任何人最大的敵人是心中的慾火，特別是那些不用操勞家財的人，精神無處寄託，小娟間中向老戚投以輕佻的微笑，秋波微掃，令老戚禁不住了。

某日，是戚兆先岳父壽辰，戚妻早兩日回外家，在生日前做了一個叫「暖壽」的團聚。戚兆先見老妻不在，便趁傍晚回家換衫之際，叫小娟入房開櫥取衣，雙方也認爲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那肯放過。小娟更大拋媚態，賣弄風騷，如此這般兩人就在戚妻牀上滿足了對方的需要。

慾火一旦挑起了，老戚怎樣也禁不住。小娟便向戚妻求去，訴說身體不好，回鄉休息。戚妻頓然醒覺，家中留下這頭爬椅跳桌，體態輕盈的雌貓在家，終會引出禍害，也樂得做個順手人情，讓她走了。

原來小娟和戚兆先相約，大家在外頭租一間屋，實行金屋藏嬌。每天工作之餘，戚兆先便到小娟處打個午睡，因爲他怕老妻，只在日間來往。小娟樂得逍遙，只要按期收到錢，戚老來不來都沒有關係。

穩定了老戚之後，小娟施展渾身解數，討他的歡心。小娟很識大體，沒有半點醋意，絕不責怪老戚不留宿。她又凡事委屈，不計尊卑，令老戚內心感到欠她很多，便只好將舖頭部分盈餘存放在小娟處，以方便他日之用。

過了大半年，小娟和陳寶姐認為時候差不多了，一個晚上，帶同幾個同伴，一口氣將全屋席捲一空。次日戚兆先到來一看，才恍然大悟，但他只好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更不能對別人說自己的遭遇。人生最苦的事，不是損失多少，而是有冤無路訴。

除此之外，上海人又流行幾種搶錢勾當，諸如「拋頂公」、「剝豬玀」、「套棺材」等等。

上海人喜歡戴大沿邊兎子呢帽，這種帽一般要十元八塊銀洋。小流氓看準了某人的帽，便在人叢中趁他一時不留神，搶了他的帽，當他追賊的時候，身旁肯定竄出另一個人，把他撞個滿懷，更抓着他討公道，這是搶帽子的同黨。這麼一吵，賊人當然逃之夭夭。

「剝豬玀」是三五成羣的流氓結成一伙，專在晚上攔途截劫，看準路人衣著光

鮮，便強搶，甚至連衣服也要脫掉，有些更猖狂的，來個劫財劫色，眞令人咬牙切齒。

上海有一位回鄉華僑，因爲在上海遺失了一大箱行李，甚麼財物都掉了，一時想不開，便跳海自殺。這種偸行李勾當，稱爲「套棺材」。流氓通常自備一個穿底的行李箱，看準了旅客的行李箱，便將自己的箱套在別人的箱上，神不知鬼不覺地搬走。

九姐妹中的八妹，名叫沈扣珠。沈扣珠出身自蘇北泰興鄉下，到上海當傭工，因爲手腳不乾淨，被解僱了。當年到上海謀生的人，只有衣錦回鄉，出門而遭人解僱，是一件極羞家的事，所以她沒有回鄉下，繼續留在上海。流連上海期間，沈扣珠只好做「私門口」的暗娼，但因爲相貌普通，不太受歡迎。經過重重打擊之後，沈扣珠明白，要在上海立足，一定要有靠山。投靠別人之前，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水平。

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沈扣珠學會做人處世的方法，懂得討好男人，大搞人事關係。後來，她搭上一位叫馮子寶的靑幫流氓，兩人在小東門同居起來，並且幹一些

傷天害理的人口販賣工作。

他們的拿手好戲是「開條子」和「販夜子」。開條子即是從鄉下拐騙少女，賣進人肉市場。這種「販條子」勾當，在上海很流行，而且流行了幾百年，競爭對手也不少。沈扣珠夫婦比較追上時代，專門做一些較新的玩意。

當年上海的工業剛剛萌芽，工廠需要大量勞動人口，沈扣珠夫婦便到農村去拐騙童工，轉手賣到工廠去。他們只須付出三五元的費用，便可以買到鄉下童工，轉手三五十元包身賣到工廠去。當年的童工極之艱苦，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吃喝又極爲惡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歐美各國需要大量勞動力，歐美工業家，便向龐大的中國人口市場「招募」。他們說招募，其實是誘騙上海人口騙子去拐騙勞工罷了。有些廠家，更在上海設立人口交易總公司，就地驗明人口質量，轉運到歐美去。

正是「沒有鬼不會死人」，人口拐騙者，便搭上沈扣珠馮子寶這類人口販子，四處搜羅「人才」。當年的人口招募站，單是上海小東門十六鋪一帶，已經設有三個華工招募站。他們在站口設立一個大銅鈴，凡雙手能拉響一百斤銅鈴的，便可得

到一張百元工資合約，能拉響一百一十斤重的銅鈴，給一百二十元的代價。當年江、皖、浙三省農村災禍頻頻，單身的年輕漢，明知出外國工作猶如賣豬仔般，也只好咬實牙齦，閉上眼睛一拉銅鈴，將自己賣到海外去。

簽了賣身合約後，大財便可以到手了。有些孝順的人，將錢轉交到家人手上，作爲生活開銷。但有些漫無目的的人，錢到手之後，便來個花天酒地。沈扣珠夫婦除了替人介紹出洋工作之外，又借助那些停居在船上等候出洋的勞工，在船上設備上等花酒和妓女，供華工吃喝嫖賭。對於那些孑然一身的浪蕩漢，自知把錢帶到外國去也是得物無所用，就在船上光顧沈扣珠夫婦經營的妓院和酒宴。沈扣珠夫婦就此將華工的一切抽乾，有些更欠下高利貸，到了外國才慢慢還債，眞是可憐。其實，人生每一個階段，每處皆有危險陷阱，能否避過陷阱，完全視乎個人的態度。今日歐美各地的僑領，相信有些是由販豬仔商介紹到外國的。成功的人士，從黑暗困難中走到光明處。

沈扣珠夫婦，抓緊了幾個人口販賣潮流，着實賺過一筆大錢，在九姐妹中，論財富，僅次於林桂生及「金剛鑽」阿金。不過，造孽錢理無久享，沈馮兩人，晚年

才從高峯跌下，是冤枉來冤枉去。早知錢財如過眼雲烟，又何須幹些傷天害理的事呢？

話說沈扣珠過了三十多歲，仍沒有養下一男半女，她知道自己不能生育，便從衆多拐騙回來的小孩子，認了一名精乖的爲螟蛉，取名爲繼寶。轉眼間繼寶二十多歲，沈扣珠爲他在青幫朋友中娶了一名叫包喜妹爲妻。

包喜妹一向驕生慣養，繼寶又軟弱怕事，時常夾在母妻兩人中間，不知如何是好。或者是妒忌心重，又或者是權力慾、佔有慾的關係，沈扣珠總是找不到喜歡喜妹的地方。俗語說：「惡阿婆嫌兒媳何患顏色。」甚麼貪吃懶做、不理家庭瑣事、不會做女紅、不會侍奉公婆、不能生兒育女等等帽子都扣在喜妹身上。一向凶惡的沈扣珠，面對這名不遷就自己的媳婦，早有拔去的意思。

某日，沈扣珠居然弄來一碗有劇毒的麪，着繼寶送去給喜妹吃。喜妹把麪吃下，當場七孔流血，掙扎幾下便死去了。殺人放火這類勾當，沈扣珠早已習以爲常，只要喜歡，便毫不考慮。喜妹死了之後，沈扣珠按照規矩，爲她安排喪事，又假裝傷心地大哭一場，向喜妹的爸爸包大成安慰幾句便以爲了事。

但從說話之中，包大成發現了漏洞，沈扣珠說喜妹自從嫁入馮家之後，身體總是不好，今天痛明天病。但事有湊巧，喜妹死前一天，她的弟弟過訪，不曾看見喜妹有甚麼病痛。包大成也不是等閒人物，他要求驗屍。當時的上海知縣名叫沈保昌，是一位大貪官。

沈保昌知道這是一個難得敲竹槓的機會，當然將案情搞大。一向以來，沈扣珠和捕頭們混得極熟，本應只要塞些小費，便可以大事化小。但今次碰上沈保昌這名甚有頭腦的貪官，大力支持包大成翻案。一查之下，發覺了眞相，遞上毒麫的不是沈扣珠，而是他兒子繼寶，沈保昌明知她們夫婦兒子脫不了關係，便努力來個寃情大白，水落石出。

沈扣珠夫婦可謂一時大意，犯案怎可親自出手，怨恨一時糊塗，忘記了假手於外人。終於，沈扣珠將一生抓來的作孽錢，孝敬了沈保昌，將不是己出的繼寶頂上，算是保住了自己的老命。老命雖然保住了，但一生的儲蓄，已經花得七七八八了，老而不死但破產，眞是上天最好的懲罰了。

正是「物以類聚，人以羣分」，林桂生是黑道出身，所交的朋友，也是來自同一階層，這些狠心的女士們，明白到團結是力量，她們九人連成一體，時常往還，交換黑道的心得。上海的九姐妹，在當時來說，是響噹噹的。現在，讓我們看看另一位小妹「小腳」阿娥吧！

「小腳」阿娥是九姐妹中最愛好武刀弄劍。爲甚麼稱她爲小腳呢？當時的女兒家，好將腳纏細，使走路時更婀娜多姿。

話說這種纏足陋習，已經有一千多年歷史，究竟誰人發明的呢？遠在五代十國時候，南方有一個叫南唐的帝國，主理人是李煜，即是李後主。李後主在歷史上的政治地位很低，只是一位軟弱無力的亡國君主，和三國時的蜀國劉禪、南北朝的陳叔寶等亡國君主齊名。但李煜在詞學上的成就，卻令他光耀萬古。歷代的文學家稱許李煜爲承先啟後的詞學大家。

李煜是一國之君，當然懂得享受。他的愛妾宮女極多，其中一名叫窅（讀若咬）娘的宮女，體態輕盈、舞姿迷人。窅娘更擅長在蓮花般大小的枱面上跳舞。爲了增加雅興，李煜特別爲窅娘建成一座六尺高的蓮花台，專供窅娘跳舞之用。

窅娘爲了舞姿更優美，她利用白布將自己雙腳纏起來，形成一個新月狀，在蓮花台上跳舞的時候，眞有凌波仙子的姿態。當時有一位文人叫唐鎬的，寫了一首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爲李煜和文士的欣賞，南唐全國上下的女子，紛紛效法，將雙足纏細。自此之後，世人便相信要提高女兒的身分和地位，容易嫁入豪門，只有從小便將雙足纏住，越小的足，越增加迷人感。纏足的陋習，便因李煜而起。

當纏足這種陋習傳到民間時，可不得了。裹足的意思被利用了，成爲管束女性的方法之一。儒家思想是看輕女性，纏足正好配合這種思想，令女性行動不便，禁止她們離開閨閣，更防止她們遭捱打時遠走逃跑。後來纏足的習慣受到譴責，不過，衞道之士並非指責纏足所引起的痛苦和殘忍。因爲讀書人是男性，他們不知道纏足的痛苦，衞道之士所譴責的，是纏足所引起的淫猥舉止和意念。

纏足通常由四歲開始。用一條長十尺，闊二寸的布帶把腳趾纏起來，迫使腳趾向腳部中心彎曲。每天都要把纏腳布收緊一些，直到最後雙腳變成一顆糉子一般，只讓大腳趾伸在外頭，這被稱爲「金蓮」，因爲它極像一朵沒有盛開的蓮蓬。

整個纏足的過程，需時兩年，小女孩被纏足，往往日哭夜啼，但做父母的，卻狠着心腸，不理一切，因為若非如此，難得嫁入豪門。開始的時候，腳部的肉由腐爛開始，然後化膿，再慢慢爛掉死去，到纏足完成之後，雙腳已經完全死亡了。

當一雙足紮成糭頭般大時，再穿在細小的繡花鞋內，變得密密實實般，令人產生綺念，有些年輕小伙子，將處女的小繡花鞋偷來進行手淫，然後送回給女孩子，令她們感到難堪和羞耻。

當時妓院之中，充斥着大批纏足的妓女，那些三寸金蓮的小腳，最受歡迎。至於「天足」的大腳少女，被列為次等貨。因為只有千金小姐以及有能力的家庭，才可以為女兒纏足的。沒有纏足的少女，反而感到自卑感。

這位「小腳」阿娥，雙足纏得特別小，因此得名。「小腳」阿娥來自浙江。當年的上海，有很多來自各鄉各地的商會，比較大的，便是浙江商會。最早由浙江來上海而發了大達的便是上海大名人虞洽卿，因為虞洽卿衣錦還鄉，浙江人便蜂擁而來。

浙江人登岸踏足上海之後，分別在小東門、大東門、裏咸瓜街，外咸瓜街一帶

落腳。這些出外闖的浙江老鄉，孤苦伶仃一個人在外，當然離不開色情勾當，「浙江堂子」便因爲鄉里們的需要而設立。「小腳」阿娥便在這一帶的浙江堂子出身的。

「小腳」阿娥不單只樣貌好，身段又迷人，更加上她懂得口甜舌滑的去討好別人，所以在上海的浙江富商被她抓得很緊，特別是那位中國著名的大商家虞洽卿。後來虞洽卿認了「小腳」阿娥爲乾女兒，既然有大靠山虞洽卿這位「阿德乾爸」，「小腳」阿娥在上海自然如魚得水了。

虞洽卿是上海的傳奇大人物，連當年的蔣介石，也要向他投靠，讓我們看看虞洽卿的發迹經過吧！

五、近代資本家虞洽卿

虞洽卿是浙江鎮海人，名和德，長大後人稱他爲阿德哥。他六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依靠母親方氏爲生。方氏節衣縮食，時常自豪地對人說：「虞家一定會出個能揑筆杆的男兒。」爲了這個理想，方氏日夜勞動，更爲人做女紅，誓要積點錢供這個兒子上私塾。幼小的虞洽卿也頗爭氣，加上天資聰慧，很快就粗通文墨，書也讀得不錯。但讀了三年書之後，方氏確實捱不住了，只好讓孩子輟學，每天踏着晨曦露水，走到海邊去拾蛤蜊，整天彎着腰，辛苦地工作，賺個錢幫補家用。

虞洽卿從小在母親身上體驗了一種人生奮鬥的精神。方氏是一個命苦的人，她自小失去父母，得到一位善心的女士收留。養母待她不薄，更盼望她長大之後嫁給自己的親生兒子。兩小無猜地共同生活，但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再加上日後的太平天國亂事，方氏的小情郎被征上戰場，生死未卜。

養母見自己的兒子沒有消息，便哭着對方氏說：「你在家守着我，我們母女倆都要餓死，你投個人家找條生路吧，這樣也能多活幾天。」養母便替方氏找到一戶姓虞的人家，將方氏嫁了出去。殊不知嫁了只有三天，方氏在河邊洗衣服時，赫然發覺河水倒影中見到一個人影，轉頭一看，正是自己朝思夜想的情郎。方氏爲人堅

定，深明自己既然踏出一步，嫁了給虞氏，又何必回頭三心兩意呢?她不但不再幻想，而且將自己的積蓄全部拿了出來，資助情郎哥哥完婚。方氏這種斬釘截鐵的態度，對年少的虞洽卿產生了極重要的思想教育。

有一天，一個衣錦還鄉的財主，名叫虞潤甫，在鄉下大興土木，建了一間宏偉的花園洋房，入伙當日，恭賀的爆竹響遍全村。年少的虞洽卿和媽媽，一方面趁熱鬧，另方面又排隊討碗飯吃。看見人家的豪門巨宅，虞洽卿很感慨地對母親說：「我也想發財過好日子。」母親聽了，開導他說：「只要踏踏實實，肯學肯做的話，發財是沒有問題的。不過……」他母親很堅定地說，「發了財之後，要做點有益鄰里的事，切勿只顧自己享福呀！」

虞洽卿不敢忘記慈母的教訓，終其一生，都是一位出名的孝子，以事母極孝聞名上海。

虞洽卿十五歲那年，有一位熱心的親友回鄉，勸方氏讓虞洽卿到上海去，做個學徒，總比在鄉間好得多。

虞洽卿是一個敢闖敢試的小伙子，他也夢想有機會出外見見世面。母親方氏很

認眞地說：「學做生意要吃苦頭，每日天沒有亮便要起牀，給師傅倒夜壺、燒早飯，打掃清潔之後才做正經的生意。吃飯要站在師傅背後，負責倒水盛飯，只可以吃人家的剩飯剩菜……」母親每說一句，便要虞洽卿老實地答應一句，否則不肯放他出外闖。

「阿姆！我記得了，請你放心！」他含着淚水回答說。

「記住！事事要忍讓，師傅師母是你的衣食父母，要好好侍奉，那些師兄和同事，更不可得罪！」母親叮囑他說。

「知道了！」虞洽卿說。

虞洽卿的媽媽親自縫了一雙布鞋，讓虞洽卿穿着去闖上海。虞洽卿到一間名叫瑞康顏料號當學徒。

當虞洽卿抵達上海時，剛巧下了一場滂沱大雨，那裏的馬路滿是泥濘，虞洽卿這名鄉下小子，捨不得將母親做的鞋子弄穢了，便手執雙鞋，赤着腳直闖入瑞康顏料號。但踏入店堂時，因爲不習慣光滑的水泥地板，虞洽卿一個不小心，在濕滑的廳堂上摔倒，背脊貼地，手腳伸直。虞洽卿心想，眞是倒霉，第一天到來，便闖了

一個禍。

但瑞康的奚老闆，卻微笑着，還親手扶起虞洽卿，並且好言安慰他，令驚魂甫定的鄉下小子，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原來這位老闆早一晚做了一個夢，夢見赤腳神仙光臨瑞康。奚老闆拖着虞洽卿的手，不停地向人介紹：「好了！好了！我們瑞康要發財了！」奚老闆見這小子天庭飽滿，長面闊嘴，有七分似自己夢中見的財神。這位財迷心竅的奚老闆，不單只對虞洽卿另眼相看，還直接委派他跟師兄出外洽談生意，不需要他從低層做起。

有一次，市面上有一批顏料要在公正行拍賣，但是裝顏料的鐵箱生了銹，拍賣價錢只可賣得十分之二三！虞洽卿四出偵查鐵箱生銹的原因，原來在運輸期間船上的貨箱遭海水潑濕，但箱內的顏料沒有變質，但各顏料商怕損失，不肯落價。所以報賣的價錢已經跌得很低，眼見貨主滿頭大汗，就算賣出也要破產，虞洽卿一時善心，便自作主張，將整批顏料買下來。

因爲入口商虧了大本，不再將歐洲顏料輸到中國。虞洽卿買下的貨物，不但沒有損毁，而且成爲奇貨可居。虞洽卿更徵求奚老闆批准，將顏料改頭換面再包裝，

瞬即將整批平價貨以高價拋出市場，令瑞康的奚老闆賺了一筆大錢。幾年間，虞洽卿在上海已經闖出了名堂，聲譽鵲起，成為各大洋行爭取的對象。

虞洽卿明白，要在上海闖出頭，非得洋行洋人的支持不可，因此之故，學洋文是必需的。工作之餘，他又刻苦自修，到青年會去苦學英文，三幾年間，他已掌握到一口洋濱英語了。在當時來說，能說外文的生意跑腿，根本是稀有的商界奇才，再加上虞洽卿的人際關係和才幹，上海眞是他的樂土了。

虞洽卿除了和洋人拉好關係之外，他又會和官府打交道。當年滿淸官僚，面對外國的勢力，只有啞忍和敢怒而不敢言，官僚最怕和洋人打交道，只好透過一些買辦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但很多買辦狐假虎威，仗着洋人的勢力而瞧不起官老爺，雙方的關係時常弄得不太愉快。

虞洽卿最明白和氣之道，又通人情世故、工於心計。有一次，一位北京大官來上海採辦軍裝用品，官老爺恃着自己是朝廷官員，不屑和金髮碧眼的洋人混在一起，洋人又鄙視官僚們的顢頇糊塗，雙方都瞧不起對方，所以生意談不攏。有一天，虞洽卿駕着自己的馬車，看準了朝廷大官的馬車撞了過去，將車撞爛了，虞洽

卿馬上下車道歉，並聲言馬上賠上一輛新車。他的態度，不卑不亢，並沒有仗着洋人的威風而鄙視北京官員。

兩日之後，虞洽卿果然送上一輛簇新的馬車，比原有的一輛勝過十倍，他巧妙地向官老爺送上厚禮，拉上了關係，從而洽談成功了一單大生意。因爲官老爺們欣賞他會做人的作風。

虞洽卿又好以魯仲蓮的身分自居，時常爲華人洋人以及各大派系的商家排難解紛。幾年間，上海流傳了兩句說話：「跟外國人打交道，全靠阿德哥！」上海人談起虞洽卿，紛紛豎起大拇指說：「虞洽卿眞能幹，擺得平！」

虞洽卿最喜歡將各幫各派的人組織起來。他明白自己隻身到上海闖，憑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他的奔走之下，組成了各式各樣的商人會館，如南洋勸業會，又加强了四明公所的組織。當時在上海，比較有錢的商人是來自浙江一帶。浙江人又團結，喜歡聚居謀生，所以組織一所四明公所，成爲同鄉落腳的會館。虞洽卿又感到華人身體孱弱，而且不太注重運動，他便發起一些體操會，鼓勵商人們早點起來做運動。

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內航河道被洋商洋船打開了缺口，以洋人先進的航運和船務，當然將落伍的古式帆船比了下去，眼見洋人壟斷了內河航道，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虞洽卿便伙同一班熱心商人，於一九零九年組成了一間叫寧紹輪船公司。

他們籌集了一百萬資本，向福州馬尾船廠買入一艘輪船，但買入輪船之後，才發覺整個上海的碼頭，早已被外國人霸佔了。外國人怕競爭，更禁止華人插足分一杯羹。虞洽卿向日本人租用白渡橋東洋公司碼頭，遭到拒絕。又向三德堂商租借洋涇橋南首的碼頭，卻遭法國領事干涉。理由是寧紹是華商船，如要泊碼頭，一定要在法國領事館註册登記納稅。在這個殖民地的上海，身為中國人卻不可以得到使用碼頭的權益，眞是令人氣憤，後來經南京兩江總督和北京農工商部協助，才勉强在大達碼頭租了一個泊船之地。

當寧紹輪啟航的時候，船桅當眼地方豎起了「立永洋五角」的牌子，表示永不漲價。

寧紹的船票一方面便宜，另方面服務又好，再加上愛國貨的心理，一下子間生意好得很，但太快的生意，卻影響了其他公司。當時最大的太古船公司，曾放一次

空輪，爲了向寧紹公司競爭。太古船公司更不惜以本傷人，將船票由一元降到三角，並向客人奉送毛巾、肥皂等日用品，突然間整個局面扭轉了過來，客人在可以選擇情況之下紛紛改搭太古輪了。

太古輪雖然招式凌厲，但浙江商人不示弱，他門齊心協力，撥款支持寧紹輪船，一同降低價格和太古看齊，但這樣一鬥，寧紹輪便損失了幾十萬元。浙江商人見太古輪太過欺人，便一同杯葛，將運行於上海浙江一帶貨物，紛紛轉到寧紹輪去。

兩間公司鬥了一個月之後，得益的只是乘客。太古輪船知道要打敗寧紹輪船，相信是很難實現，而且爲了競爭已虧蝕一大筆錢，這時候洋人才體會出中國商人是很團結的。做生意的人，又怎可以激起羣衆公憤呢？

終於雙方協議，公平競爭，大家將票價提升到五角。經此一役，洋人再不敢隨便輕視中國人，他們更明白，中國人做生意，有獨到的方法，特別是浙江人在航運方面，是很有辦法。

後來虞洽卿離開了寧紹船公司，自行創辦了三北輪船公司，購置船隻來往東南

亞各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洲各國打仗，將遠東的船隻調回歐洲。突然間出現了貨多船少的現象，精明的虞洽卿抓緊機會買船擴張，建立了一支出色的船隊，打下了中國人航運方面的歷史。日後的中國船王如包玉剛、董浩雲以及趙從衍等人，肯定從虞洽卿的經驗中，吸取了不少教訓，及拓展航運事業的信心和鼓勵。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每人都扮演着不同角色，累積了不少經驗，引領着闖業健將，不停爲發展祖國事業而努力。

虞洽卿另一項重大的事業，是發展銀行和證劵物品交易所。當年中國的現代化銀行，全部是外國人經營的，華人辦的銀行，只有一家名叫通商銀行，也是由洋人操縱的，貸款業務只是利官而不利民。虞洽卿看到中國人愛好蓄儲，當時又適值民族工商業開始萌芽，正需要資本發展各項生意。市場上的需要，令虞洽卿動了念頭。

一九零八年，他伙合了一些同鄉，集資籌辦了四明銀行，除經營放款業務外，又兼辦儲蓄，更重要的是，他將業務大衆化。銀行之所以取名爲四明，是含有結合同鄉資本的意思。不過，虞洽卿並沒有將銀行視爲終身職業，他將精神集中在股票

和航運兩方面。

當時的股票生意，是新興的行業。話說在一九一零年，上海市民爲了股票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國自從在鴉片戰爭中吃了大虧之後，對洋人的態度，由排外、仇外而至媚外，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又圓又大，外國的東西一定是較好的。媚外的作風，吸引了不少洋流氓到中國來予取予攜，探囊取物般肆意行騙。

有一位外國商人，宣稱樹膠生意利錢很高，設了一間總公司在新加坡，然後到上海集資以開發新加坡的樹膠，通過一連串的公關活動，上海人迷上了這類發展基金股票，紛紛搶購。樹膠公司的股票，果然應聲而起，超額認購了幾十倍。

集資成功之後，主持的洋人，卻突然間失踪了，持有股票的人到新加坡調查，那裏有甚麼樹膠公司，只是一個招牌罷了。騙局被揭穿後，股票即時變成廢紙，多間銀行因被牽連而倒閉，有些錢莊更出現信用危機。虞洽卿見狀，四出奔走，一面邀請官府出面擔保，一面向銀行東主說以大義，收拾殘局，共渡時難，終於在各方面承擔底下，樹膠股票危機被擺平了。舊式商人的信用也得到好好的考驗，虞洽卿也從中掌握了不少知識，引發起創辦證劵物品交易所的念頭。

一九二零年七月一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終於開幕了，前往祝賀的賓客達三千多人，匯聚了上海和江蘇一帶的官員和商界名人。對於爲交易所立過不少汗馬功勞的虞洽卿來說，這個場面令他躊躇滿志，一幕幕的往事，不禁在他心頭泛起來。

股票這種有價證劵，遠在一八四零年，已經由外洋商人引入，但這種股票交易，只限於洋人圈子中進行，後來逐漸擴大，華人開始購入外國公司的股票。當時交易的地方，是在茶樓酒館進行，金融史上稱之爲「茶會時期」。

後來滿清政府要搞洋務運動，巨型建設如機器廠、織布局、輪船招商局、官督商辦、江浙鐵路公司等等，都要籌集大筆資金運營，利用股票公開籌集資金的活動，便日漸流行。股票市場的雛型，已經出現了。

一九一六年，孫中山爲了籌款搞革命，欣然採納日本朋友的意見，籌設交易所，並委託虞洽卿出面。虞洽卿在四明銀行樓上掛了一面招牌，稱爲「通記公司」，開始調查上海市場情況。虞洽卿並親自出馬，徵求北京農商部批准成立證券物品交易所，但北京方面卻將問題一拖再拖，交易所一事，被擱置了。

一九一八年，北京證券交易所宣告成立，後來居上，給上海工商界一個很大的

刺激。當年日本財閥，更集資一千萬日圓，以中日合資名義，開辦上海引所股份公司，經營證劵和物品交易，有操縱上海市場的野心。頓然間，上海人醒覺了，發出呼喚：「日本人無孔不入，要騎在我們頭上了！」虞洽卿也忍不住了，再不理北京當局是否批准，他四出奔走，多方聯絡，籌集了一百二十五萬資金，選出理事十七人，成立了上海證劵物品交易所，虞洽卿被推舉爲理事長。虞洽卿成立的交易所，是未經北京當局批准的。

交易所成立了只有五個月，便賺了純利三十多萬元，引起了各方面的攻擊和妒忌。有些商人展開活動，要求北京禁止這間交易所；有些商人更發動文人攻勢，在報章上寫文章攻擊，說交易所「以定期買賣爲名，營買空賣空之事業，開辦甫經數月，上海之商民因而自殺者有之，因而破產者有之」。

在商場上身經百戰的虞洽卿，只好來個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他明白被攻擊的原因，在於自己樹大招風以及別人的妒忌。唯今之計，只好跑上北京活動，在「有錢使得鬼推磨」的情形下，北京當局只好同意，追認上海證劵物品交易所的合法地位。

當虞洽卿的交易所成功爭取成爲合法之後，上海隨後出現了一百四十餘家類似的交易所，透過股票的集資，上海的餘資得到有效地匯集和運用。但這麼多的交易所，生意方面，當然出現僧多粥少的現象。同時，人多手法雜，在激烈傾軋底下，不正當的欺詐虛假手法，層出不窮。

一九二一年，果然發生了一宗叫「信交風潮」的事件，暴露了銀行和股票行利用貸款而造成的虛假升水現象，支撐不住的銀行和股票行，紛紛倒閉。

當時的北洋政府，知道交易所是難得的稅收財源，不但沒有立例禁止，還推波助瀾。再加上同行之間的中傷和攻擊，百多間交易所，出現了自相殘殺的局面。到了一九二九年，百多間的交易所，只剩下六間。虞洽卿憑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才可將自己的交易所支撐下來，可見這個行業確是不易經營的。

六、蔣介石擔重任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在近代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最重要的原因是交易所是籌集資金的地方，孫中山要搞革命，需要大量資金，便向交易所投石問路。整個交易所，實際上是國民黨大官員的藏龍臥虎之地，虞洽卿這位政治大亨，因此和國民黨官員拉上關係。

談及國民黨和證券交易所的關係，我們不得不看看蔣介石的歷史了。

蔣介石是在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正午出世的，他比杜月笙年長一歲，兩人因此特別談得來。在上海的時候，兩人更時常一同去妓院。

蔣介石是浙江奉化溪口鎮玉泰鹽舖老闆的兒子。蔣介石出生時，他的母親只有二十三歲，但父親已經四十多歲。蔣介石出生時叫蔣瑞元，後來入學讀書時，老師給他起了一個名，叫介石，出自《易經》：「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表示不可沉於安樂，應保持驚覺，堅守中正之道。

蔣介石是一名「怪」孩子，他自小體弱多病，又喜歡發脾氣，因此生活得很孤單寂寞。後來他爸爸過世，失了父親的家庭，當然受到村民的欺凌和奚落。讀書時候，師塾老師認為他有雙重性格，一時低聲飲泣；有時卻大發脾氣，暴跳如雷；一

時又悶悶不樂，拒人千里。在被別人鄙視及欺負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難免有怪異的性格。有這類性格的人很多，但蔣介石如何改變自己的性格，將缺點變成優點呢？好比杜月笙一樣，出身差而能夠不墮落的人，事業一定可以成功的。

惡劣的童年環境，往往是激發人向上的動力。有一次，地方上的貪官濫用權力，將蔣介石和其母逼到透不過氣來。話說蔣家有一位親戚，向一個地主借了一筆錢，因爲要付高利息的關係，那個親戚捱不住，便掉下一切家當逃走了。當時的農村社會，有所謂「連坐」的習俗，即是一人受罪，全家也吃禍。蔣氏母子因爲和親戚關係密切，債主便找上門來，債主連同官府，逼得蔣氏母子四處張羅籌錢以代人還錢。蔣介石被這次不公平的判決所激怒，當他回憶童年往事時，他不禁地說：「這次不公平事件燃點了我的革命火焰。」

蔣介石十四歲的時候，母親爲他討了一位妻子，她便是毛福梅，年紀比蔣介石大三歲，是蔣經國的母親。成了親的蔣介石，還是沒有把古怪的脾氣改善。在鄉村生活，蔣介石好像是一條圓木條，掉進一個四方框中，總是格格不入。或者農村的水平，及不上這個好高騖遠者的要求。蔣介石不喜歡躲在偏僻的農村，又不喜歡繼

承祖業，更不肯承繼玉泰鹽舖的生意。結婚四年之後，蔣介石成功地說服了母親，出資送他到奉化讀書，他考入一間叫文學館的學校唸書。

這個文學館，改變了蔣介石一生，而切實扭轉了蔣介石命運的，卻是文學館圖書館內一本薄薄的軍事經典著作小書，名叫《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的精神，不是去打仗，而是運用間諜戰去將敵人的陣勢破壞，孫子主張用機智去取勝而不是用蠻力去打敗敵人。《孫子兵法》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孫子兵法》另一個重點是「用間」，用間即是訓練一支精銳的間諜隊伍，而不是訓練龐大的軍隊。孫子認爲只有那些精明的領袖，才懂得利用間諜戰，而那些愚蠢、貪婪，沒有組成能力的領袖，便仗着人多勢衆來耀武揚威。武裝的戰鬥，只會破壞經濟，殺戮千百萬的生命和製造恐怖世界。如果派出精明的間諜去安排擺佈，便可以不動干戈而得到成果了。所以孫子時常說：「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孫子兵法》的間諜戰，對蔣介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屬於蔣介石的戴笠間

諜軍統，對蔣介石建立的政權，負上了極重要的責任。

另外一個影響蔣介石的人物，是宋朝朱熹的簡樸律己修養的生活方式。一向以來，蔣介石因自己是貧困出身又沒有地位的「庶出」身分而感到自卑，再加上他瘦削的容貌以及暴躁的性格，令他對自己感到失望。怎樣可以控制命運，變成自己的主人呢？宋朝朱熹的新儒學思想和修養，為蔣介石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方法。他立下決心，要做自己的主人，不再被壞脾氣控制。

在這間學校裏，蔣介石養成一個終生不渝的好習慣。他天天大清早起牀後，走到陽台裏站着，閉上眼睛，合着雙唇，雙手交叉放在胸前，冥思半個小時。

這種靜思冥想的習慣，對於個人修養很有進益。我們的身體，分為「身」、「心」兩個部分。每年我們為了營養身體，吃下不少山珍海錯的食物。又為了將身體打扮起來，穿金戴銀，更襯上不同款式的衣服。很多女士更將收入的大部分花在打扮上面去。

我們確實花了不少錢去打扮自己的「身」，但「心」呢？我們一年之前，花了多少錢去營養自己的腦袋呢？試想想一整年中，曾經買了多少本書，聽過多少場音

樂會，走過看過多少個畫廊圖書館？又或者試過多少次寧靜的旅遊。現在的人眞可憐，只可以在嘈雜的環境中不斷鑽營生活，爲口奔馳，對身是過分地塞得太多了，但忘記了「心」，多麼不平衡呀！

我們的心，是分爲兩部分的。一半是有意識，另一半是潛意識。

甚麼是有意識呢？即是透過觸角，例如眼耳口鼻等接觸而吸收到的東西，當我們看到好的東西，聽到好的聲音，吃到好的食物，或聞到好的香味，又或者聽到感人的故事。我們的身體，和外界發生了接觸，透過眼耳鼻舌感受的接觸而得到一些東西，這是有意識。

但潛意識呢？卻剛剛相反，是不用和外界接觸的。當有意識收集了外界的資訊後，便存放在潛意識中，好比一個資料檔案室一般，分門別類的存入檔案櫃內，時間久了，我們自己也忘記了，但有要事發生時，這個檔案櫃可產生作用了。比方說我們在社交場合中認識了很多朋友，只是將交換回來的卡片，一張張存了起來，平時沒有試圖接觸這些朋友，如果一旦有事發生了，心中便即時聯想到某位朋友在警察部門工作，某位朋友在律政處工作，某位朋友在社會福利署工作。這便是有意識

的收集，然後存放到潛意識中，有事發生了，才明白潛意識扮演了扯線的作用，影響了個人的思想行爲。

我們大家也明白，偷竊的行爲是要不得的。就算看到一件自己心愛的東西，也不應順手牽羊地偷取過來，爲甚麼不能偷竊呢？甚麼東西在左右我們呢？

經過細心分析，一方面是觀念和道德，即是說偷竊是犯罪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家庭教育，小孩子時候，或者曾經偷過東西被父母狠狠地打了一頓。父母的懲罰，便是一種有意識的接觸，這種接觸造成了觀念，影響了個人的思想和行爲。

很多人做事之所以失敗，大部分原因是猶豫不決。爲甚麼造成猶豫不決呢？就是有意識和潛意識背道而馳了。比方說我打麻將的心癮很大，但礙於工作的關係，我不能常常打麻將。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埋頭工作時，有位朋友來電，說下班後一起打麻將，當我聽完電話後，工作的投入感如何呢？肯定大打折扣了，因爲有意識和潛意識背道而馳，潛意識扯了自己的後腿。

歷史上有些大英雄，好像項羽和韓信，本應是著名的打仗高手，但他們卻死於非命，原因是猶豫不決的性格所累，輸了給自己。

當劉邦還是羽毛未豐的時候，項羽有一個機會可以將劉邦殺掉的，那便是著名的鴻門宴。項羽身邊的謀士范增，屢次對項羽說，劉邦這個人相當危險，如果不殺他，必定養虎爲患。因爲年輕時候的劉邦，好財貪色，但當劉邦第一個闖進秦國首都咸陽城時，看到了美女和宮廷的豪華生活，他居然可以壓抑貪念，放棄了美女和財富，退出了首都咸陽城，寧願在首都外的霸上紮營，這種向理性屈服的人，必然成大器。范增勸項羽趁着鴻門宴時，殺掉劉邦。

但另一方面，項羽的叔叔項伯又多方游說項羽，說明劉邦是好人兼老長者。項羽被兩個不同的觀念牽扯，使他猶豫不決。終於錯過機會，後來被劉邦迫死了。

韓信也是一樣。韓信和劉邦，可以算是共同打天下的患難之交。但韓信仗着立了大功，迫劉邦封他爲王。劉邦在無奈的情況下，封他爲齊王。但劉邦認爲韓信是乘人之危。

後來，劉邦得了天下，正準備對付韓信的時候，韓信不知是心態老了，還是心存幻想。他自己編織了一個幻想境界，認爲劉邦未必會加害自己，原因是大家一同打天下，沒有功也有勞。因爲存有這種幻想的關係，韓信沒有起兵反抗劉邦。

造成猶豫不決的原因是，韓信一方面用小人的態度乘人之危去迫劉邦，另一方面卻盼望劉邦用君子的態度對待自己，這種思想上的分裂，令韓信不能當機立斷。如何才可以令人當機立斷呢？蔣介石每天早上冥想的方法，至爲有效。

每天二十四小時中，除了睡眠的時間外，我們每分每秒也和外界接觸，換句話說，我們將全部精神奉獻了給別人，試想想，我們每天有沒有花時間去自我溝通呢？

要當機立斷，一定要內外一致。我們的心和身，是兩個不同的體系，很多時候，身和心是在不停地鬥爭的。更甚者是「心」和「身」互想排斥，互扯後腿，如何達到身心一致呢？這便要溝通了，我們的「心」，要不停地告訴「身」，才可以互相了解，身心一致。猶豫不決的現象，才可以減低。

甚麼時候進行身心溝通，才可以產生最好的效果呢？原來身和心，也要休息的。當我們活動時候，身體不停地和外界接觸，我們的精力，集中在外界接觸方面，我們的心呢？卻在靜止。

另一個情形是，當我們在睡眠的時候，身體便休息了。但我們的心呢？卻不停

地工作和運行。睡眠的時候，我們的心在進行組織的活動，將日常所見所聞，變成各種類形的組合，當有了結果之後，我們的靈魂，便好像報夢一般，以第六靈感，又或以祖先報夢的方式，造成一種啟示。

我們的第六靈感，可以控制嗎？換句話說，祖先的報夢，可以控制嗎？答案是可以的。俗語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首先，我們要不停地工作，這是思想上的工作，有問題的時候，要反覆地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有時是「手腦並用」；有時是「身閒心不閒」；有時是「行唔安坐唔樂」。總之，為了搞通思想，我們要不停地為思想而工作。

當思想工作達到頂峯之後，第六靈感自然會產生。

另一個方法是「命令」第六靈感工作。

甚麼時候才可以命令第六靈感工作呢？最好的時候是當潛意識在迷離狀態之中，早上剛張開眼時，七分睡意三分醒意時；或晚上漸入夢鄉之際，便是迷離狀態，這個時候吩咐潛意識工作，最為有效。

日本人最會運用這種方法去命令潛意識為自己服務，日本人稱這種方式為「神

想觀」。我曾經運用這個方法去改善兒子的功課。有一個時候，兒子的功課差了，我除了日間特別耳提面命督促之外，又在兒子漸入夢鄉之際，在牀前爲他做點功夫，方法是向着剛睡着的孩子說話，比如說：「馮求是，你一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做功課，不要再整日和小朋友在街上玩了。」我說的話，極之具體和實際，甚至加上了指示，經過一個星期之後，孩子果然變好了很多。

又有一次，女兒要考入學試，我擔心她考不入，便在她進入睡鄉之前，站在牀前跟她講話，談及她的目標和責任，連續地說上一個星期，效果出現了，女兒所考的中學，全部錄取了。

我們可以在臨睡前將自己的目標說出來，由嘴巴告訴耳朵、耳朵再傳入心、心再轉上腦袋、腦袋命潛意識工作，然後再影響身體。當我們這種「命令」式的工作說得徹底和足夠的時候，整個人便會內外一致，產生自我推動力了。

宗教也採用這個方法。如果我們盼望上天賜予東西，最好是不斷祈禱。甚麼時候祈禱呢？最有效的時間是在早上起來的時候，或者是晚上臨睡之前。將自己的人生目標，透過祈禱而告訴自己，身體便會產生積極的作用，正所謂：「天助自

助。」原因是當一個人內外一致，完全相信自己的時候，便會產生積極主動性。積極主動的人，還距離成功遠嗎？

蔣介石每天早上起來默想三十分鐘，箇中的意義，極之重要，你想成功嗎？這是一個最好的基本方法。事實上，能夠協助自己的，只有自己的驅體，爲甚麼不下點功夫去游說自己協助自己呢？

蔣介石的方法，和杜月笙也有雷同的地方。杜月笙喜歡在臨睡之前，反省一整天的對錯地方。蔣介石則在早上做這門功課，但用意是一樣的。

一九零六年，蔣介石跑到日本留學。當年的日本，正是中國富强的目標，中國人將日本變成自己的偶像。日本原本是中國的附庸國。唐朝時代，日本更派遣大批學者來華學習文化。

日本更有一個傳說，話說在秦始皇時代，有一位名叫徐福的方士，向秦始皇獻策，說可以找到長生不死的仙藥。秦始皇便派了徐福及數千童男童女去海外尋長生不死藥。徐福走了日半時間航程，便找到了日本，因此命此島爲「日半」，徐福怕秦始皇追究長生不死藥，便只好在日本落腳發展了。

日本人也有低潮。明朝時代，日本人以盜竊出名，日本的海盜，時常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城市。當年有一位抗日名將，名叫戚繼光的，他將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更將這些入侵的日本海盜，稱爲「倭寇」，倭者即是矮也，換言之是叫日本人爲矮賊，但日本人認爲「倭」字太過刺耳，便將倭字一改，改爲和字，後來又怕人家笑他「小」，便再在和字上加上一個大字，於是乎，一個「大和民族」便誕生了。

鴉片戰爭之後，歐美文化不斷入侵亞洲，印度人吃了苦之後不懂如何應付，中國人吃了苦之後感到迷惘和失落，束手無策。日本這個島國，是由美國人打開的。美國軍艦在貝利率領下，直闖入日本島國內。因爲眼見中國人不斷吃洋人的苦頭，日本人便只好承認洋人比自己更出色，首先將個人的民族自尊心打破了，虛心向洋人學習。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更不斷派遣學生到外國留學。

經過不斷的奮鬥後，日本人在一八九四年（甲午）初試啼聲，日本人藉故打沉了中國的艦隊，眞眞正正將自己的師傅中國打垮了。

到了一九零六年，日本人再顯功夫，將歐洲强國蘇聯打敗了。連續兩次勝利，

日本上下當然興奮，影響所及，連中國人也受到了感應。自此之後，中國年輕人紛紛跑到日本去留學，因爲當時的人相信，只要肯學習，成功是必然的。日本這位小弟弟，居然可以成爲巨人，中國人因爲日本的成功而被喚醒了。

當年蔣介石十九歲，已經將《孫子兵法》讀得很熟，再加上當年日本人的武功鼎盛，蔣介石決定申請到日本留學，接受日本的軍事訓練。

爲了籌集旅費，蔣介石寫了一封信給母親，要求她支持自己，但母親卻反對。蔣介石一怒之下，將自己的辮子剪掉，寄給母親，當時全村爲之轟動。蔣母沒有法子，只好四處籌錢，勉强爲蔣介石籌集旅費了。

當蔣介石到了日本之後，才發覺日本的軍事學院，只招收一些由滿淸政府推薦的中國學生，蔣介石只好望門興嘆了。他在日本逗留了六個月，這六個月中，影響了他下半生的思想行爲。

當年孫中山搞的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日本成爲反淸的基地。但搞革命這種活動，即是不斷搞陰謀暗殺事件。蔣介石崇尚孫子的陰謀活動，看到了革命黨的活動，眞是一拍即合了。

蔣介石在日本認識了一位名叫陳其美的人。陳其美和蔣是同鄉，三十歲左右，是孫中山的政策執行者。陳其美很欣賞蔣介石的機智性格，以及實幹敢幹的精神。革命軍正當用人之際，蔣介石的急先鋒態度，正合陳其美所用，他便將蔣介石收爲徒弟，成爲親密的戰友。

陳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人。生於一八七八年，於一九一六年五月在上海寓所遭袁世凱的刺客殺死。

陳其美是一位很活躍的國民黨革命分子。自小以來，陳其美一向膽大敢爲，言行與衆不同。據聞他只有十歲左右，便隨同鄉里到附近崇德縣石門鎮遊玩，剛巧碰上十月二十三日的城隍誕辰，整個鎮上下的人口中都唸着南無阿彌陀佛。陳其美不以爲然，但覺得很有趣，當他走到地獄殿時，看見那些泥雕木塑的神像面目猙獰，他便指斥地說：「百姓已遭你愚弄，還裝得這般可惡。」乘人不覺之際，他將一個最兇神惡煞的神像偷回家。

回到家裏，陳其美用皮鞭抽打神像，然後將神像棄置在茅廁內，着他小心看守。次日，家人發現了，父親狠狠地將陳其美抽打神像的鞭子打在他身上，然後將

神像送還廟宇去。但不服氣的陳其美，翌日偷偷走回廟中，一口氣將神像摧毀，然後丟到糞中去。

陳其美出身不差，父親是做生意的。後來他搬到上海居住，在一所典當舖內當學徒，又曾經在一間叫康泰絲棧內任助理會計員。陳其美天生外向，又好結交朋友，他明白到要在上海打出名堂，一定要依附一些有勢力的後台，便參加了青幫，拜在黃金榮門下。

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混了一段日子，除了得到黃金榮的賞識外，他又在友儕間贏到了一個「四捷」的名譽，即口齒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動捷。陳其美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在當時青幫和革命黨人中，堪稱是文武雙全的難得人材。

一九零六年時，得到黃金榮的鼓勵和資助，陳其美遠赴日本，進入了東京警監學校，認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

一九零八年回國，駐在上海，和于佑任、宋教仁等革命分子辦報，先後辦了《中國公報》、《民聲叢報》。通過報章渲染，陳其美協助孫中山先生宣揚推翻滿清的革命思想。

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起義之後，上海仍然處於滿清政府手中，陳其美想控制這個城市。他借助了黃金榮的青幫勢力，組織了一支三千名青幫分子的敢死隊，實行闖入江南製造局（即是兵工廠），勸說製造局的總辦張士珩投降。陳其美一時托大，竟然被張士珩扣押，用鐵索綑綁在辦公廳內，青幫的敢死隊，不斷闖入製造局內救他，互相搏火，死傷慘重。

張士珩本想處死陳其美，還幸其中一位師爺進言，說明革命黨人既然不怕死，處死只有增加烈士，成全了陳其美。何況革命黨聲勢浩大，何必爲殺人而結下仇恨呢？那位師爺又說：「大爺的少爺和小姐們都在外面，不怕革命黨人報仇嗎？」師爺一嚇，張士珩也慢了手腳，師爺便說：「何不等到大事平定，再殺他也不遲！」

只這麼一緩，翌日製造局便被攻破，陳其美獲救，張士珩也事先乘坐小火輪逃走了。當時人心惶惶，做官的只求逃命，革命黨人在毫無阻擋之下，除了外國租界之外，席捲了整個上海城市。

控制了上海之後，陳其美並沒有將重要的任務交給蔣介石。陳蔣之間雖然要好，但蔣介石的火爆脾氣、酗酒和放蕩行爲，陳其美是知道的。

蔣介石當然也醒覺，他明白到要擔當任務，必定要好好克服自己的性格，爲了爭回陳其美的注意，這位年輕人急忙爲自己尋找機會，努力去將功贖罪。

機會終於來了，陳其美雖然代表國民黨解放了上海，但上海附近的杭州，卻有點鞭長莫及之嘆。蔣介石既然在上海失了機會，便自動請纓，他要求陳其美派給他一支百人「敢死」隊，趕去杭州幫助當地的革命者解放那城市。蔣介石果然不負所託，成功地完成了任務。當他凱旋回上海時，陳其美爲他搞了一個英雄式的歡迎會，並且任命蔣介石爲江蘇軍第五旅旅長。

得到成功的人，定當會追尋另一個成功，蔣介石這位血氣方剛的青年人，當然不例外。當時陳其美有一位勁敵，這是上海光復會的領袖陶成章，他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革命家，正挑戰陳其美在上海的領導權。蔣介石認爲這是討好恩師的機會，他跑到陶成章正在養病的醫院，本應是和他理論的，但巧得很，陶成章的保鏢居然沒有守在病房內，蔣介石便和陶成章大吵一頓，之後，蔣介石怒不可遏，拔出手槍，一槍打死了他。

陶成章不是普通人物，蔣介石行刺得手之後，即時逃到日本去藏匿，大概過了

半年左右，一九一二年杪，蔣才由日本潛回上海。當他回到上海之後，這位年輕人又再次恢復了舊癖。據一位當時的人描述蔣介石的近況，有如下的記述：

他自暴自棄，過着一種放蕩不羈的生活。他常常幾個月不到總部露面，而呆在歌女場上，出於某種原因，他養成一種暴躁而頑固不化的脾氣，這使朋友們極為難堪……他還同上海的黑社會拉上了關係，這對他後來和上海的資本家打交道極有幫助。

但蔣介石對於自己的放任，卻有不同的見解，他對別人說：「人人說我放蕩，殊不知在心緒極壞的情況下，這是不得已而為之。」

蔣介石間歇性的墮落，和當世大文學家胡適有異曲同工之妙。蔣介石、胡適和杜月笙三人，互相認識了幾達半個世紀，他們三人都是上海灘著名的人物。和蔣介石時常在一起喝酒嫖妓的，是杜月笙，他也是一位暫時不得志的人物，杜月笙為人豪爽，上海灘的生活又奢華，在一定程度上，蔣介石是有點倚靠杜月笙的支持，才可以任意揮霍的。當蔣介石成為全國領袖時，杜月笙時常捐錢協助蔣介石的政府。

一九三四年為了替蔣介石祝壽，杜月笙極之慷慨，一口氣捐出了兩架飛機，一架名

「月文」號送給當時的飛行社，另一架名「月輝」號，送給中國空軍。一人獻出兩架飛機，在今日也算是豪舉，何況在當年呢！

一九一二年，整個革命形勢轉變了。孫中山誤信袁世凱，爲了打倒他，孫中山和國民黨人發動了第二次革命。於是乎，袁世凱集團和孫中山的國民黨決裂，大家爲不同的目標而拚個你死我活。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日晚上，代表國民黨的宋教仁從上海搭火車到袁世凱控制的北京參加會談之前，在上海遭到袁世凱的刺殺。詳情見《杜月笙牛刀小試》一書。

爲了應付袁世凱，國民黨人又要四出活動。蔣介石奉陳其美的命令，到江南兵工廠去煽動工人起來向上司造反。蔣介石當時相當冒失，他只是向杜月笙借來幾十名青幫門徒，便妄想行事。這羣毫無紀律，只會撩事鬥非的青幫歹徒，又怎可以擔當運用腦袋的煽風點火工作呢？結果是狼狽而逃，傷亡慘重。

惡劣的環境，往往爲不服輸的人帶來好運。袁世凱的迫害，令到陳其美、蔣介石和另一名參謀長黃郛等人結拜爲兄弟。大家指天盟誓，保證互相照顧，更要照顧大家的親人。陳其美有兩名姪兒，陳果夫和陳立夫，更逐漸靠近了蔣介石，成爲要

好的親密戰友。

蔣介石和杜月笙爲了生存，關係更加密切了。在杜月笙的介紹下，蔣介石認識了張靜江。

張靜江是一位富翁，他是銀行家、證券商人，又是一名國際活躍的古董商人，張靜江對國民黨的經費活動，曾協助策劃。張靜江是一位特別人物，在當時的照片中，一眼便看出來，因爲他患了一種頑疾，奪去了他一隻腳，走起路來一瘸一拐，他每次出現，都是坐在輪椅上的，而他又喜歡戴上太陽眼鏡，很容易辨認出來。因爲神秘的外表，張靜江被認爲是神秘陰險的人物，但在蔣介石成長的時代中，他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爲受到袁世凱的迫害，蔣介石和陳其美時常在上海和日本之間逃竄。袁世凱的勢力稍爲放鬆，他們便在上海撩動一些起義和是非，例如是武裝搶劫和謀殺。陳其美因爲進取，逐漸爬到國民黨的核心，攀升到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在法租界郊區的一個寧靜住宅區內，袁世凱派人刺殺陳其美。這個消息，對於剛好三十歲的蔣介石來說，可說是晴天霹靂，他失去了恩

師、結拜兄弟、好朋友和學習的典範。

在祭禮之中，蔣介石讀了一篇祭詞之外，又說了一番傷心的話語，他說：「哀哉，從今後何處能找到一位像你般了解我的人呢?誰人再會那麼寵愛我呢？」接着，蔣介石堅定地說，「我不在乎人家說我墮落的是非，更不在乎你是否因謠言而動搖了你我的關係。從今以後，我要保持一個冷靜清醒的頭腦。」

從今以後，蔣介石負起了照顧陳其美姪兒陳果夫、陳立夫的責任。更特別的是，他嘗到了血的教訓。

我們的性格，是很難扭轉過來的，除非是碰到了災劫，比如說生了一場大病、親人死去，又或者是血的教訓。我們才深思熟慮，謀求轉變。陳其美如果不死，蔣介石肯定會變成他的附庸，但陳其美一死，蔣介石便獨立了。從另一個角度看，遭受到血的教訓之後，蔣介石自我改變過來，克服了性格上的弱點，戒掉了年輕時的任性衝動，開始學習控制情緒。

只有那些拿出勇氣來改變性格，將缺點變成優點，做性格的主人而不是被性格牽着鼻子走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

有些人好色，能和異性有約，便整個人忘形了，或者連工作也放下不做，正經事也不理，只有唯「色」是途，這便做了性慾的奴隸。

有些人好吃鮮美的東西，即是那些饞嘴客，知道可一嘗美食，便放下工作不理了，又有些人好賭，只要朋友一個電話，三缺一便忘記一切，有些爛賭的人，居然可以放下工作，放下家庭，有些更嚴重的，本應是交租開飯的錢，也可以不顧一切，盡地一鋪，賭了才算，甚麼是明天、甚麼是計劃、甚麼是工作，一於少理。

又有些人好名、有些好利、有些好權，只要名利權一到，便整個人把持不住。有些人聽到有機會出風頭，甚麼正事也不理了；有些聽到有利，便好像鯊魚聞到血一樣，橫衝直撞；有些好權的人，只要稍有責任，便來個水鬼升城隍，甚麼東西也不理會了。

有些人脾氣差，別人一激，便暴跳如雷，別人再激，更淚流滿面，別人又激又指指點點，自己便自殺了。以上種種，都是做了性格的奴隸。每天的精力，便是被性格扯得東歪西倒，還有可能集中精神去工作嗎？

要成功，只有一個方法，便是做性格的主人，當你控制了性格之後，目標明

確，便可集中精神工作了。

袁世凱不但奪走了孫中山的革命果實，又刺殺了孫中山的重要助手如宋敎仁、陳其美等人，孫中山眞是感到勢孤力弱。在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情形下，孫中山只好任用一些年輕而肯拚命的人，蔣介石在機緣巧合底下，變成了孫中山的高級副官之一。

一九一七年的秋天，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終於明白到沒有軍權，談甚麼也沒有結果的。軍事力量才是眞正的談判力量。北方已經被袁世凱控制，只有南方才有機會。南方的軍閥名叫陳炯明，已和袁世凱這個北方勢力斷絕了關係，正好合作。

孫中山來往南京廣州之間，爲了安全問題，便起用了蔣介石爲他的保鑣兼私人軍事顧問，後來更升任爲廣東軍作戰部部長，負責孫中山的安全和聯絡工作。蔣介石是浙江人，對於南方的廣東人來說，連溝通也感到格格不入，蔣介石對於這工作，頗有怨言，比之在上海浪蕩，炒股票吃喝玩樂來說，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不過，對於上進的人來說，躲懶只是機會還沒有出現罷了。一旦有機會，那會蠢得抓到了還放手呢？

孫中山這個大領袖，只是虛名罷了。他手上沒有軍隊的，只有一些雜牌軍、一些幫會、海盜、流氓們爲了解決吃飯問題，便聚在一起。這些雜牌軍，完全是向錢看的。誰人有錢，誰人支付餉糧，便忠心於那一個主人。孫中山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訓練一支有紀律、服從命令的軍隊。當時的軍閥們手上的軍隊，只是僱傭兵罷了，越有錢的軍閥，越有「忠心」的部隊。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錢。沒有經費，那有能力組織軍隊呢？

蔣介石受過日本式的軍訓，又和上海財經界有點關係，這樣的人才，不正是孫中山的夢寐以求的人嗎？

要籌軍餉，當然要在有錢的城市中尋，上海是全國經濟中心，而上海的股票市場，更是一具會印銀紙的機器，蔣介石在上海的關係，大有利用價值了。

蔣介石鑽進了政治圈，發展如何，留待適當時候再提吧！讓我們看看蔣介石和他身邊的女人吧！

蔣介石是一個很孝順的人，十四歲那年，在母親安排下，他和一位比他大了三年的毛福梅結婚。結婚之後，蔣介石便隻身跑去讀書。讀了四年書之後，毛福梅爲

蔣介石生了一個兒子，即是蔣經國。根據蔣經國的回憶，他媽媽並不幸福，一方面要忍受蔣介石古怪暴躁的脾氣及時常遭到他的毆打，另方面又要忍受蔣老太的古怪性情。老太是人家的小老婆，蔣老太也是苦命的人，還未及三十歲便守寡了。蔣經國很同情母親這種遭遇。

當蔣介石在上海胡混時，大約是二十五歲時候，他戀上了一名女子。有一次在一位妓女家中，一位名叫姚怡琴的侍女，只是和蔣介石互瞟了一眼，便產生了爆炸性的結果，蔣介石立即討了姚怡琴爲小老婆，並領她回鄉下一同生活。姚怡琴可苦了，她要面對尊橫的蔣老太，孤獨寂寞的蔣妻，以及性情倔强的經國。周旋在這些家人中，姚怡琴的生活也不容易。

不久，蔣介石從外抱了一名小男孩回家，他便是緯國，蔣介石說這是日本一位朋友的兒子，託他照顧。但傳說這是蔣介石的私生子，無論如何，緯國很幸福。姚怡琴樂於收養他，並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一家六口，雖然矛盾多多，也過得還寫意。

後來，蔣介石又碰上了另一位上海妓女，這是一位比較新潮的女子，一位未曾

蔣介石毅然和鄉下的結髮妻離婚，又甘心抛棄了小老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蔣介石爲了辦離婚，寫了一封信給妻舅，勸他代勞安排離婚。他說：「十多年了，一聽到她的腳步聲，一看到她的身影，我就忍受不了。至今，我根本無家可言。十年的痛苦經歷使我決定與她離婚。作出這個決定並非易事。你是個通情達理的聰明人，我想你也許能夠爲我的幸福考慮，使我脫離這無盡的苦海。」

就在同一個月，蔣介石和陳小姐按照佛教儀式結了婚。這位陳小姐，本是杜月笙的女朋友，不過，杜月笙比較看得開，不太重視女色。陳潔如極之開心，她沒有想到如此容易便成爲蔣夫人，一個快將成爲英雄的夫人了。

但陳潔如高興的時間太短了，就在新婚幾天後，蔣介石應孫中山的邀請，參加了一個由宋子文主持的晚宴，在宴會中，蔣介石遇到一位女孩子，她便是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齡。蔣介石爲她神魂顛倒了，幾乎將手上的酒倒出。

雖然蔣介石剛剛離婚，也剛拋棄小老婆，又剛剛娶陳潔如，但他總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誓要向宋美齡展開漫長的追求攻勢。

當孫中山要求蔣介石處理軍事要務的時候，蔣介石卻說出條件，要孫中山介紹小姨宋美齡給他，否則他不能全心全意地把精力集中，奉獻給革命。

蔣介石的要求，令孫中山感到難過。不過，孫中山答應爲他出力。孫中山便向妻子宋慶齡求助，但宋慶齡一聽，即時發脾氣，說自己的妹妹寧願死了，也不肯嫁這個浪子，因爲他剛來廣州不久，便找到幾個女朋友。蔣介石雖然碰到困難，但他卻很有毅力，有點不成功不罷手的鬥志。當他和宋美齡結婚之後，蔣介石便收心養性，集中精神去搞革命了。或者是宋美齡的功勞吧，居然可以把蔣介石的性格收服了。

七、上海證券交易所

提及蔣介石、杜月笙，一定要談談上海這個曾經是全國財經中心的傳奇都市中的靈魂，這便是令人情緒不斷起伏的股票市場。

股票這種有價證券，在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來說，已經不用再解釋了。但股票的歷史，也有點趣味，讓我們看看它的發展經過吧！

最早的證券交易所市場，是荷蘭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它是在公元一六一三年設立的。遠在鴉片戰爭之後，在一八四五年左右，股票才正式被引入中國。當時一些外國的洋行大班，因移民到上海而引入了私人股票。他們爲了套回現金，便在洋人圈子內自由賣買，當時是沒有固定的交易市場的。股票的轉手逐漸興旺起來，到了一八六九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涇橋北才出現第一家專門經營有價證券的洋行。直到一八九一年，一間名叫上海股份公司開幕，才揭開了洋人經營證券交易所的先河。

當時的華人，被西洋的股票所吸引，他們紛紛透過關係，購買外國公司的股票，隨而在茶樓食肆內私下自由賣買，在金融發展史上來說，這個時期稱爲「茶會時期」。再過了二三十年，華商才學會了透過股票市場進行集資，發展一些大規模的商業活動。

最早發行股票的公司，有上海機器織布局、輪船招商局、裕源紗廠、商務印書館、江浙鐵路公司等官商民營機構，這些都是透過股票市場籌集資金的。但當時股票市場規模，仍然是很細小的，買賣股票的人，只是把它作爲副業，還沒有將股票變成投機的工具。

一八八二年，一間由華商組成的公司，名叫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算是股票行中的基地了。他們能夠商議股價，將決定寫在一塊容易抹擦的白搪瓷牌上，稱爲水牌，供股民買賣，並將價格送到《申報》刊登。客人購買股票，由股票公司出具憑單一紙，並扣除回佣兩成。其中的買賣過程，是有嚴格規定的。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因爲要應付歐洲戰事，暫時抽起了在中國的注意力，中國資本家因此而得到機會復甦，大型的工業活動，開始活躍起來。各地的民族資本家便透過股票市場進行集資活動。剛巧北洋政府要籌集公債四億元，當時的工商總長劉揆一更召集國內工商界巨子會議，決定在各大城市成立交易所，以方便籌集公債。

一九一六年，孫中山經過連翻折騰後，開始明白搞革命和政治，一定要有錢才

行得通，有了錢之後才可以建立一支捍衞理想的軍隊。孫中山在日本朋友的建議下，決定透過股票市場進行集資。

孫中山便聯絡了虞洽卿、朱執信、盛丕華等人籌設交易所，並在虞洽卿的四明銀行樓上租了一層樓，掛出通記公司的招牌，開始調查上海交易市場的情況。

一九一七年，虞洽卿出面，向北京農商部申請開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但北京回批，該項申請已經備案，而北京政府只同意交易所一項申請，至於物品交易，則要轉交江蘇省府批核，北京這種態度，只是推御責任，轉嫁地方，實際上是婉言拒絕。孫中山對於北京這項決定，感到不滿。

雙方正在爭持間，北京發生了政變，拖着長辮的張勳，搞了一個復辟的政治滑稽劇。北京的政治，更加亂上加亂，申請證券物品交易所一事，更無了期的被閣置，虞洽卿也只好靜觀其變了。

一九一八年，北京證券交易所宣告成立，後來居上，給上海工商界一個莫大的刺激。當年冬天，日本財團更恃着本國政府的支撐，集資了一千萬日元，以中日合資的名義開辦了一間名叫上海取引所股份公司，經營證券和物品交易。日本人暴露

了野心，想操縱上海的股票財經市場。

日本人水銀瀉地般蠶食中國的經濟，果然令上海人甦醒了，他們高叫：「日本人無孔不入，要騎到我們頭上了！」

虞洽卿為了挽回利益，不甘心讓日本人搶走交易所這個財經搖籃，他便伙同了上海紡織界第一大聞人聞蘭亭，聞蘭亭所控制的紗業竟智團和紗業公會，一直是上海棉紗業的重要交易場所，但日本創立了取引所之後，搶走他不少生意。當虞洽卿發起組織證券物品交易所，邀聞蘭亭入伙時，他便欣然允諾，代虞洽卿四處奔走，不遺餘力。

申請交易所一事，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化的問題，因為交易所是採取一區一所制，誰人搶了創辦權，便得了獨市機會。

當時比較有興趣的，金業公會要籌辦上海金業交易所；原股票公會的核心人物孫鐵卿、范季美等也要申請設立一個華商證券交易所，遠在江蘇南通的清末狀元資本家張謇，也反對虞洽卿捷足先登，搶了他的機會。在各方利益勢力角力底下，籌辦交易所一事，變得很政治化。讓我們看看當時的情形，或者可以從中體會到一些

中國人處事的手法，從而明白人事關係和走後門的重要性。

一九二零年三月下旬，虞洽卿爲了申請開辦一事，親身到北京活動，但談了幾天之後仍然沒有結果，他又急需返上海辦理私事，便只好拍急電往上海找聞蘭亭前來接辦這件棘手的事。聞蘭亭只好當夜乘火車到北京，落車後即時雇車駛往東方飯店，趕見快要離京的虞洽卿，從而了解談判過程和進度。虞洽卿說明一切之後，便總結說：「恐怕此事一時難以批出，須得另找門路。」

聞蘭亭也同意地說：「宜用內修外補的方法進行。」所謂內修外補，即是走後門，用錢疏通農商部內的關鍵人物。

聞蘭亭在北京活動了十多天，仍然毫無結果，他很努力找熟人，拉關係。但日夜的應酬，令他忙得吃不消。他每隔三兩天，便去信上海，向各方面報告，其中一信說：「蘭到京十餘日，至今尚未批出，不解部中是何用意。……非達到目的不休。」

屢敗屢戰的性格，才可以在商場上立足的。聞蘭亭從新再戰，放下朋友的關係，轉向農商內部人員入手，千方百計疏通親近。

一日，聞蘭亭遇到農商部一位司長，寒暄一番之後，便談入正題，要求對方協助疏通，司長說：「兄弟對此事略知一二，當趕批出。」跑慣江湖的聞蘭亭也明白，這次申請並不容易，對方雖然口頭答允，但實際情況是否順利，不得而知。他只好靜觀其變，耐心在東方飯店等機會，繼續四處奔波。

某日，聞蘭亭等得心灰意冷了，便往街上走走，回到東方飯店時，卻碰上了一個機會。那是一位紗廠界名人榮宗敬帶來的。

話說榮宗敬由上海到北京辦事，榮宗敬有一位老朋友是農商部的科長，專程到火東站去接榮的火車，隨後便將榮宗敬送到東方飯店，但飯店客滿了，沒有房間，在臨走之際，榮宗敬見旅客牌上有聞蘭亭三個字，追問之下，才知蘭亭到了北京，剛巧在這時候聞蘭亭從外回來。大家打過照面。

聞蘭亭知道榮宗敬身邊的人是農商部一位主管科長。待榮宗敬稍事休息之後，聞蘭亭便刻意招呼兩人，堅持要扮演地主角色。他召來車輛，出外遊覽拍照吃飯等等，務求令那位科長，對聞蘭亭留下印象。

當晚，聞蘭亭又沾了榮宗敬的光，在濟南春飯館宴客，招呼了很多農商部職

員，直至散席，也沒有提及正文。散席之後，聞蘭亭和那位科長回到飯店，大家談了整個晚上。送客後，聞蘭亭即時向上海匯報，說：「每到無可奈何之時，則出現新希望，使弟又可去做。」

聞蘭亭在北京勾留了一個多月，三天兩日便向上海報告進展，時常「夜三時寫好，晨七時寄出」，可見他做事的態度是如何的投入和積極。經過一番努力之後，聞蘭亭果然在北京打通了關節，雖然執照還沒有拿到手，但他們總算有點把握了。

虞洽卿和聞蘭亭等人籌辦的交易所，一共開了十萬股股份，每股爲十二元五角，共籌得一百二十五萬元。他們實行先斬後奏，於一九二零年二月一日，在上海總商會召開了證券物品交易所創立大會，選出理事十七人，監察三人，虞洽卿更被推選爲理事長。

理事會下設場務科、計算科、會計科、總務科、文書室等機構。場內的交易貨品，分爲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油、皮毛七項。虞洽卿忙了五個多月，終於在七月一日舉行了正式開幕儀式。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設在厚士古德大樓，即今日的延安東路，四川路口，樓前

車水馬龍，門庭若市，前往恭賀賓客多達三千人，全上海工商政界巨子集中一堂，上海道，江蘇省長也派代表出席。面對這個空前的盛會，虞洽卿不覺躊躇滿志，心中不禁泛起絲絲回憶。在上海這個地方，只要有毅力，甚麼東西也可以爭取回來的。先斬後奏這個方法，居然有效。做生意的人，往往比官僚積極，如果等到批准了才開辦，眞不知浪費了多少時間。虞洽卿的「破格」精神，才是我們學習的典範。的確是眞的，世間上沒有東西不可能，只是怎樣才可能罷了。只要自己做出成績，誰人還可阻擋着自己呢？老說法理制肘，只是藉口罷了。人生最大的障礙，是自己的思想。

如果你決心要成功，還有法律阻擋你嗎？但你決心要失敗，法律明明阻止你殺人放火，你也不理法律而爲之，犯罪的人不怕法律，但做事的人卻怕法律，眞的嗎？當然不，說法律是阻擋的人，只是找尋藉口罷了！

上海人做生意的手法靈活，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在衆人努力經營底下，逐漸將日本人想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野心打破了。後來，他們更將原本在日本取引所的客人拉了過來，有些更登報聲明和日本取引所脫離關係。日本人野心極大，自第一次

大戰開始以來，乘着歐美諸國從亞洲抽調人力物力轉到歐洲戰場之後，日本人便想控制整個中國和亞洲，更向北京政府提出可耻的二十一條條款要求。稍有愛國熱誠的中國人，都羞與日本人爲伍，爭相脫離日本商業關係。日本人的生意，每況愈下，到一九二七年被迫宣布「自動淸理」，關門大吉。當時的上海人，自從鴉片戰爭之後，逐漸建立起信心。中國人是最會做生意的「動物」，只是信心動搖而至能力大失罷了。當信心重建之後，中國人做生意的能力，是不可以輕視的。

虞洽卿這盤交易所生意，是不容易的，他要面對內外鬥爭。最早倡議交易所的是上海股票商業公會核心人物孫鐵卿、范季美等人。他們早虞洽卿六年已經倡議成立，但因爲碰到問題而罷手，今次見虞洽卿冷手執個熱煎堆，心裏大不是味道。爲了顯點顏色，范季美疏通北京財政部次長李恩浩，很快便在農商、財政兩部中得到批准，名正言順地打出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的招牌，在漢口路七二二號開業，和未正式註册的證券物品交易所唱對台戲。

另一方面，因妒忌而反對的人也不少，名流張謇首先發難，指出虞洽卿未經農商部批准，擅自開業。因張謇的挑戰，江蘇省議會便挑起了波瀾壯闊的反對浪潮。

一位叫黃申錫的議員，更評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以定期買賣爲名，營買空賣空事業，開辦甫經數月，上海之商民因而自殺者有之，因而破產者有之。」

挑戰的人雖然多，但老於江湖的虞洽卿，一於穩坐釣魚船，任他風浪起。他不因別人的反對而陷入絕境，因爲他的交易所設在法租界，已經納了規費，又領有法租界公董局的牌照，北京政府對他來說，可算是鞭長莫及的。不過，虞洽卿明白，和政府的關係弄僵是不智的，爲了搞好上下人和的關係，他決定親自上京，打點上下人際關係。

當時的北京政府，相當混亂，剛過了直皖戰爭，段其瑞又被罷免，虞洽卿希望混水摸魚。上策是希望北京政府恩准交易所執照，退而求其次是希望政府追認以前成立的證券物品交易所。虞洽卿在京活動了一輪，有點效用，高官們減少了壓力，更反過來將江蘇議員一軍，要他拿出控告的證據來。

畢竟官場關係太複雜，虞洽卿在北京捱了幾個月，從炎夏挨到隆冬，也沒有具體結果。但虞洽卿在上海的業務，卻要他主理，當時北京正在討論「交易所條例」，虞洽卿如何可以走離北京呢？唯今之計，只好調兵遣將，他找來了擅長公關

的洪承祁到北京，接替他的交際活動。

洪承祁的地位比虞洽卿低，地位低的好處是對人不會產生壓迫感。洪承祁不但全盤接受了虞洽卿的關係，也將聞蘭亭的故舊友好也拉了過來。摸索了大半個月之後，洪承祁明白要上下打點，全方位進攻才可以。凡能拉上半點關係的大小官員，他都會笑臉春風地相迎送，做成了化冰霜的作用。他又到法制局去拉關係，以防通過交易所條例時可以幫補一手。

經過虞洪兩人努力奔走應酬大半年，果然有點成績，一九二一年三月訂立的物品交易所條例終於公布，規定一區設立一所，又規定物品交易所只准進行一種貨物之交易等等條例，對虞洽卿們很不利。不過，第四十五條例又說：「本條例施行以前確經成立之物品交易所，自本條例施行後一月以內依照本條例呈請，查與地方情形並無窒礙者，得予核准繼續經營。」上海交易所因爲這一度「法外情」，得到了生存的空隙。

虞洽卿的交易所開了五個月之後，竟然賺到純利三十萬元，引起商場人士的注意，發覺這盤生意是有利可圖的。

利之所在，小市民、大商家以至政府，也向着這個股票市場伸一把手。其中的利益鬥爭，不用描述亦可想而知，誰人是大贏家呢？

貪念是人性的一個重要部分，只要有利可圖，甚麼也在所不惜。

遠在一九一零年，中國人自信心崩潰而崇洋媚外心極嚴重的時候，有一位外國騙子，跑到上海來宣揚一隻叫「橡皮」概念的股票。這位騙子在上海成立了一間橡皮股票公司，發行股票集資。他透過報章文痞們吹虛，在報上大登廣告，吹噓未來世界橡皮工業用途無限，上海商民在夢想、幻想、貪念和怕走寶的複雜矛盾心情下，大家紛紛爭相認購這公司的股票。

當時上海沒有正規嚴格的銀行，只是一些錢莊式的店舖，錢莊老闆爲了賺取利息，紛紛預備讓客戶透支去認購橡皮股票。當外國騙子把巨款弄到手之後，便溜之大吉，股票價格隨之一落千丈，變成了廢紙。經過調查，原來那間公司只在馬來西亞備有登記名稱罷了！甚麼廠房，樹林橡膠之類，只是計劃書中的說明圖片，股民受騙，同時累及錢莊。雖吃過教訓，但貪這個觀念，每隔若干年便出現一次，因爲急於發達的人，好像跑馬燈一般，陸續有來的。

大約十年之後，股票一事又累及一些外商銀行。話說虞洽卿的交易所有利可圖，上海商人便紛紛往外商銀行提出巨款，準備大搞交易所。因為上海商人怕本地錢莊不可靠，便將錢存進外商行裏去。那些商人們一起提取巨款，對外商銀行造成極大的壓力。當時的菲律賓銀行、中法實業銀行相繼倒閉，其他的外國銀行也信用大失。不過，經過這次事件之後，上海人產生了一種做生意的信心，他們不再將錢存在外商銀行收取利息。他們變得主動積極，透過股票集中各地遊資，為發展民族工商業而提供了急需的資金。在發展上海方面，虞洽卿的確負出重要的貢獻。

在短短一兩年間，上海的交易所多至一百四十多家，百多間交易所從事股票賣買，自然出現僧多粥少的情形及互相激烈傾軋的局面。當中再加上一些不法經營的勾當，交易所中便出現了很多合法和非法的欺詐虛假事件。

股票交易中，有一種賣空買空的現象，上海人叫做「套頭」。賣買實物生意已經不容易，更何況賣出和買入一些自己手頭上沒有的貨物。按國際股票市場慣例，當你預測某種股票上升，便大量「入貨」，這叫做「多頭」；你認為某隻股票即將下跌，馬上拋出，即所謂「空頭」。但這種「多頭」和「空頭」，卻被上海商人玩

出火。

一方面是虛假托市，爲了製造繁榮局面，資本家透過銀行和報章的吹噓，將自己的股票價值抬高，然後分批發售予小股民。舉個例子說，甲公司的資產只有一塊地，按市價是一千萬元的，但甲公司的老闆，將地賣予老婆，要價千五萬，老婆又將地轉手讓予舅父，要價二千萬，然後再經過幾重轉手，甲公司再將地買回來，價錢是五千萬元。

甲公司買入這塊五千萬元的地之後，整間公司便出現了虛假升水，老闆再將股票逐批賣出，把沒有價值的股票，換回小股民的眞金白銀，小股民只換回一個即將發達的美夢罷了。

銀行錢莊方面，是透過借貸才可以賺取利息的，資本家借錢發展，股民借錢入股票，在在都要借助銀行的「頭寸」。有些銀行，不單只鼓勵小股民大炒股票，更親自插手於多頭、空頭之間，用附帶條件放款進行套取高利的活動。

終於在一九二一年冬天，上海銀根突然緊縮，股票價格普遍暴跌，賣出的多，吃進的少，交收的時候，有人付不出現金，有人卻付不出股票，於是便發生了所謂

「民（國）十（年）信（託公司）交（易所）風潮」。

一百四十多家交易所，突然一縮，只剩下六間，這個風潮造成了極大的財經震盪，有不少的銀行、錢莊、商行倒閉，造成了人心浮動，市面恐慌。比較有勢力的商人，一方面努力托市，另一方面又收買律師，不要接受控告自己的官司，希望在一拖再拖底下，使風潮淡了出去。而小股民只好嘆一句：「貪字變貧」。專欄作家在報紙宣傳底下，大家只好息事寧人。不過，金融風暴和交易所之間的小規模風潮，也是此起彼落的。在投機市場中，大家不怕被人搵笨，自己做了傻瓜不打緊，只要找到另一個傻瓜，便可以甩身了。殊不知風潮是一面照妖鏡，發覺全上海的股民，都是大傻瓜，怎樣也找不到別的傻瓜去做代罪羔羊了。

危機發生了，大家只好互相推卸責任。

股票興旺時，北京政府找到了一條難得的稅收來源，稅收層層加强，更借助加稅去壓抑炒風，但危機發生之後，政府卻不負責任。一九二六年十月時，虞洽卿會同上海五所有影響力的交易所理事長，向北京行政院提出行政訴訟，控告「農商部濫用職權，任意加稅……行此毒辣之手段哉！」農商部進行反擊，指斥交易所常搞

投機、混亂金融，才發生大小金融風波。後來，政府頒布交易所取締規則，到了一九二九年，上海的一百四十餘家交易所，只剩下六家！

上海交易所除了對經濟上有影響之外，在政治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商人為了發展工商業，要向股票市場集資，政治家為了建設中國，也向市場插手，集資一支軍隊所要的費用。當年孫中山在革命成功之後被迫將成就讓給袁世凱，主要原因是沒有財力物力和軍隊。政治是現實的，為了革命能成功，只好首先籌錢，然後建設軍隊，上海便提供了這方面的作用。

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時常去上海活動，希望將辛亥革命的果實再行深化落實。孫中山明白上海法租界是黃金榮的勢力範圍，為了籌款和網羅人才，孫中山透過朋友認識了黃金榮的心腹徐福生，並為他寫過一把扇面，徐福生拿了扇面去見黃金榮，說明孫中山是一位有名望的革命家。黃金榮因此接待孫中山回家會面，孫中山施展了推銷員本色，向黃金榮解釋國家的前途在革命，盼望黃金榮能多方協助，他日革命黨人到上海活動時，望黃金榮多加保護，黃金榮答應並捐一千元給孫中山。黃金榮為人吝嗇，出手不大，一千元對他來說，是一次豪舉了。

爲了發展上海的勢力，孫中山派了戴季陶出面研究上海股票市場的發起工作。當時戴季陶、張靜江、陳果夫等國民黨要人，組成了一間叫恒泰號的股票交易所。當時的蔣介石和杜月笙，還沒有搞出場面，只是在戴季陶和陳果夫的恒泰號股票行出入，有時做點小額賣買。

蔣介石在上海的時候，可算是鬱鬱不得志。有一天，當他去交易所時，發覺一位叫金龍的小伙計，正蹲在交易所大門前抹門檻，擋住了蔣介石的去路。蔣介石認爲金龍瞧不起他，擧腳便踢，鬧起事來，小伙計當然鬥不過這位文武雙全的落難人物，他向理事長虞洽卿哭訴，虞洽卿爲了顧全大家面子，只好大事化小，將金龍掉職了事。

蔣介石明白，要在上海立足，一定要有一個勢力雄厚的後台支撐，當年黃金榮廣收門徒，以壯聲勢。黃金榮收門徒的事也很簡單，只要有一人介紹，一人具保，一人引見，並向黃金榮塡寫一份申請表，被准許後再塡寫正式帖子，然後再擧行儀式。

黃金榮把入幫的門徒分成兩批。所謂門徒，是經過開香堂大典，拜過「老頭

子」的；所謂門生，是指沒有經過開香堂的儀式，只是透過介紹人搭橋，投一個紅帖子，封上一份贄金（比一般門徒高一倍）的入門者。還有一種特殊的，是具備一個帖子，封一份較厚的贄金，托介紹人轉遞給黃金榮，連面也不用見，蔣介石便是透過這個方法拜入黃金榮的門下。由虞洽卿介紹，黃金榮同意之後，再由徐福生當傳道師，擧行了拜師儀式，投了門生帖子。

一九二一年時，受股票風潮影響，陳果夫的恒泰號經紀行也出現了巨大虧損，蔣介石本人也負債數千元，經過黃金榮和虞洽卿的安排，才將債項拖下。上海既然闖不下，蔣介石便只好往廣州孫中山的陣營去。當時孫中山正在招兵買馬，憑着以前陳其美的關係，依附孫中山應該是有前途的。爲了助其成行，黃金榮出了二百元，資助一貧如洗的蔣介石去廣州闖天下。

當年北伐開始之後，即是一九二六年，蔣介石當了北伐軍總司令，再到上海時，首先拜會了黃金榮，並送上金錶一隻。黃金榮見門生這般風光，也即時退回當日的帖子。虞洽卿這位財經界活躍分子，正好充當了國民黨在上海籌款的橋樑，難怪蔣介石每次見虞洽卿時，都叫他一聲「阿德哥」。

八、一代學者胡適

日本人自從明治維新富强之後，極之鄙視中國。他們在中國領土上，簡直橫行霸道，目空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人更瞧不起中國，但有三位中國人，卻在日本社會中很有份量，一位是蔣介石，一位是胡適，另一位是戲劇大師梅蘭芳。

日本人只知道有這三位中國人，但在中國社會中，除了以上三人之外，比較著名的，應該是杜月笙了。他們四人，都是年紀相約的人物，而且，他們中的三人少年成長期，都是在上海度過的。要明白上海的環境，從胡適在上海的經歷，我們可以略知一二。杜月笙是壞分子出身，蔣介石是問題青年，大哲學家胡適，在成長時期，曾經誤交損友而墮落過。不過，胡適能懸崖勒馬，發憤圖强而成爲一代傑出人物。事實上，浪子回頭金不換，如果浪子懂得將精力集中在正途上發展，怎會沒有前途呢？

讓我們看看胡適如何適應大時代的挑戰吧！

胡適生於一八九一年，比杜月笙和蔣介石略幼。當時中國人自信心低落，再過十年，八國聯軍侵入中國，外國列强準備將這塊中國肥肉瓜分，中國人的自信心，達到了歷史性的低點，胡、蔣、杜三人，便是在這個時代成長過來的。之後，中國

人的自信心慢慢建立起來，當中國的文化和西洋文化混合起來而重整之後，中國人便好像一頭剛睡醒的獅子一般，震吼整個世界。

胡適讀過不少古書，十九歲之後去美國留學，在彼邦住了六年，他吸收了不少美國文化。蔣介石深受《孫子兵法》影響，繼而到日本學習軍事，接受軍訓。只有杜月笙土生土長，但因爲他在法租界成長，也掌握了一點西方文化。當他們三人吸收及消化了外國文化之後，做出來的成績，不正是冰出於水而寒於水，青出於藍勝於藍嗎？

胡適原本的名字叫胡洪騂，出國留學前才改名叫胡適，字適之。胡適出身自一個書香官宦之家，但在他三四歲時候，胡適的爸爸去世，他媽媽只有二十三歲。胡適媽媽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女性。

胡適媽媽十七歲時，胡爸爸已經四十七歲了，他妻子去世，女兒二十四歲，兒子十九歲了，卻討胡適媽媽爲塡房。當時胡適外婆極力反對，但女兒孝順，認爲嫁給胡老先生，肯定會有優厚的禮金，當時她爸爸正想蓋一所房子，這筆禮金正好用來蓋房子。當然，胡適爸爸是一名正直的鄉紳，胡適媽媽嫁他的原因有點是崇拜英

雄的心理。

胡適媽媽嫁入這種複雜的家庭，和比自己大的兒女生活，眞是不容易。更困難的是，胡適只有三歲零八個月，胡適父親便死了，孤兒寡婦的生活，眞不容易。胡適、蔣介石、杜月笙都是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由此可見，沒有家族支持的人，是最有支持力量的，正如毛澤東說：「沒有資產便是最大的資產。」

胡父死後，胡母把所有的希望，放在胡適這個小孩身上。胡母是一名文盲，嫁入胡家後，很得丈夫愛護，丈夫好像教女兒一般，教她認了不少字。很多時候，母子兩人共同跟這個家中「老師」學習。胡父認爲胡適爲人聰明，臨死前吩咐妻子要盡力供他讀書。

胡家雖然不怎樣富有，但她渴望胡適能多讀點書。當時一般的學費是兩塊錢，胡母不但沒有少給學費，反而多給了，她堅持一年送六元學費，逐年自動增加，一直加到十二元。胡適的學費，可算是破了鄉下人讀書的紀錄。

還好，胡適一向好讀書，或者是受父母的影響吧！胡母對自己這名獨生孩子，一點也不放鬆。胡母有一個「晨訓」的習慣。每天大清早天未亮時，胡母必定叫醒

胡適，待他完全清醒過來時，便向他檢討前一天所犯過的錯事。檢討完之後，胡母例必要他將講錯的說話，從新說一遍，好像教鸚鵡說話一般，說完之後，胡母定會說：「你總要踏上你父親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意思是不要丟臉、出醜）。」胡母說到傷心時，便會掉出淚水，胡母這種教育方法，和蔣介石的自我反省，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說到天亮了，胡母才讓他穿好衣服，催他去上課。學堂的鎖匙在老師家中，胡適便跑到老師家去敲門，老師家人將鎖匙從門縫中遞了出來，他便拿去開課室門，然後靜靜的坐下來讀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是第一個去開課室門的，等到老師和同學到來的時候，胡適早已把書唸熟了。因此之故，他有很多空暇時間，便讀些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的書，小小的胡適，早已將古老的白話小說讀得爛熟。據他自己說，國文之所以弄得通順，全靠這些小說。

胡適媽媽望子成龍，對他極之嚴厲。不過，她媽媽絕不在公衆場所打罵胡適，當他犯了錯之後，胡媽媽只是用嚴厲的眼光望望他，只是一望，胡適的歪念便糾正過來。犯了小事的話，天明時候母親自會教訓。犯了大事，可等不到天明了，入夜

時分，當哥嫂等人熟睡了，胡母便關上房門，審問這個孩子，然後行罰，有時是跪；有時甚至擰他的肉。但無論怎樣重罰，她都不準胡適哭出聲，因爲兄嫂們正欺他們孤兒寡婦。另一方面，胡媽媽也不是借打孩子來出氣，胡適明白，媽媽是爲教育自己才這樣做。

胡適說自己最大的財產，是承繼了媽媽的忍讓脾氣。當時胡適和媽媽，以及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他們的孩子，分住在同一間祖屋內，各房人爲了孩子和利益，總是時常爭執，大家也不肯吃虧。有時打孩子出氣；有時在指桑罵槐，用說話去刺人。但胡媽媽很有修養，總是裝做不見。有時實在忍不住了，便走到右鄰左里去閒談，胡媽媽永遠不和兩個媳婦吵嘴的。

胡母雖然忍讓，但媳婦們卻極之難纏，當忍無可忍的時候，胡母有一個辦法，就是找一個早上，她不起牀，輕輕地哭，她不罵別人，只怨自己命苦，丈夫早死，沒有人照顧她，她的哭聲，越來越厲害。得罪了她的媳婦心中明白，便自己走入廚房，倒一碗茶，然後敲房門送入，請胡母喝口熱茶，哭聲便會因此止了，大家不說甚麼話，也不再提起舊事。自此之後的兩三個月內，家中便會變得太平。

胡適說他自己在母親身上學會了待人接物的方法，學會了寬恕人，體諒人的心態。

胡適父親臨死前，給妻子遺下了一張遺囑，說：「洪騂天資聰明，應該讓他讀書。」另給胡適一張遺囑，是教他努力讀書上進。雖然只是寥寥數語，但對胡適一生影響極大。

胡適十一歲的時候，剛巧二哥和三哥在家，胡適媽媽拿出最大的勇氣，向他們說：「洪騂今年十一歲了，你父親叫他唸書，你們看他唸書唸得成嗎？」二哥不會開口，三哥冷笑道：「哼，唸書！」二哥始終沒有說甚麼。胡適媽媽忍氣坐了一會，吃完飯洗完碗之後，才回到自己的房裏哭泣。家中財政大權，全操在二哥身上。

父親留下的遺囑說，胡適應該多讀書。胡適當時在鄉村中已經出了名，他自小聰明，人人都知道他是讀書的料子。讀書要用家族的公產，兄長們心裏不願意，亦沒有辦法。

當胡適到了十二歲時，一向教他讀書的老師，只是一個鄉中秀才，漸漸覺得吃

力，應付不了這名優秀學生。十二歲之後，老師決定不教，以免誤人子弟，胡適媽媽爲了培養兒子，要想辦法了。

胡媽媽曾經將兒子送去當學徒，但胡適卻寫信告訴二哥，說自己要讀書。當了學徒不久，二哥回家，對胡母說：「嬸，我想帶騂到上海讀書，未知你放心嗎？」「好，哥哥帶弟弟外出讀書，我哪有不放心的道理呢。」於是就決定了，胡適整裝出發，隨二哥到上海去。

一向以來，徽州人有一句俗諺：「前世不曾修，出世到徽州，養到十二歲，爹娘把外丟。」意思是徽州的孩子，十二三歲便要出門自立。徽州是一個窮鄉僻壤，稍爲有志氣的人，都渴望離鄉別井，出外謀生。徽州人又肯捱苦，素有「徽駱駝」的稱號。

中國有兩種行業，是由一些同鄉控制的。比如做師爺的，多數是浙江紹興人。中國人有一種傳說，如果要天下大治，一定要將紹興人的家庭教育做好。因爲紹興人培養師爺，這是影響全國的吏治。

另一個行業是押業，多數是由徽州人控制的。爲甚麼徽州人專做這個行業呢？

原因是窮苦的關係。相傳在明朝時候，日本倭寇不斷騷擾中國沿海一帶，進行搶劫活動。日本人搶到了財物，又不知如何變賣。這類賊贓，稍有地位身分的人，是不屑爲之的。只有窮人才會向賊贓打主意。徽州人因爲出身窮，要吃飯，所以便忍不住手，替日本人接賊贓。

接了賊贓之後，又怕被人認出來，便只好將文字寫成鬼劃符一般，只有受過訓練的人才看得懂。日子久了，徽州人便養成了一種押業的書寫文字，是一種與衆不同的狂草書法。

徽州人很捱得苦，又會做生意，俗語說：「無徽不成市。」換句話說，有市場的地方，一定有徽州人的，否則便熱鬧不起來。談起做生意，成功的人，都肯捱苦，徽州人捱得，難怪成爲優秀的生意人。

胡適憑着徽州人的「徽駱駝」精神，不足十四歲便別了母親去上海找機會了。母親雖然不捨得胡適離去，但她卻裝得很高興，不曾掉一滴眼淚。一個「孤伶伶」的小孩子，唯一的防身工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心和盼望，一點點徽州人的勤奮用功，和一點點懷疑的精神。

胡適父親有一位朋友，是上海梅溪書院的創辦人張煥綸先生，這位張老先生的人生宗旨是：「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換句話說，人生除了自己獨善之外，還要兼善天下。我們應該像洋燭一般，燃燒自己，照亮別人。胡適初到上海，跟兄長們一樣，進入了這間梅溪書院去就讀。

胡適因爲不懂上海話，又未曾「開筆」做文章，老師便編他讀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了。對這位博學多才的鄉下小子來說，未免有點委屈。不過，眞正的人才是埋沒不了的，只要自己默默耕耘，那怕機會不來？

有一天，沈老師在講「學學讀本」，或者是沈老師根本瞧不起這班學生吧。當沈老師引了一句話：「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沈老師隨口說這個傳曰即是《左傳》上的話，當沈老師講完課之後，胡適便靜悄悄地拿着書本，說着剛剛學會的上海話，說：「這個『傳曰』是《易經》的『系辭傳』，不是《左傳》的傳。」

沈老師聽了，感到面紅，便問：「儂讀過《易經》？」胡適答：「是。」

沈老師又問：「曾讀過別樣經書？」

胡適答：「讀過《詩經》、《書經》、《禮記》……」

「你做過文章？」

「沒有。」

「我出個題目你試試。」沈老師又說，「就寫篇『孝悌說』吧！」

胡適走回坐位，勉强寫了百多字！交回沈老師，沈老師也認眞地看了一遍，說：「儂跟我來。」

小小的胡適便提起書包，隨沈老師走。走到樓下前排的課室，沈老師對當席的顧老師說了一些話，顧老師便吩咐胡適坐在最尾的一排位子中，原來胡適被升了四班。由此可見，一個有「實力」的人，是不愁沒有機會的，是嗎？正如古語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可是，快樂總是「快」過的，當胡適坐定之後，一望黑板上，寫了今天的作文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强。

經義題：古之爲關也將以御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甚麼是日本呢?可考起胡適這名鄉下村童了。一時之間，胡適感到迷惘，甚麼是原日本之所由强。胡適心中不禁怪責沈老師，爲甚麼這麼衝動呢?自己的水準，肯定及不上來。

正在不知所措間，有一個茶房工人，走進課室內，向老師遞了一張紙條，老師看畢，即時喚了胡適出來，叫他收拾書包離去，原來胡適的三哥得急病，家人囑他速速回家。因此之故，老師特准胡適下周四返學時再交那篇「原日本之所由强」的文章。

回到家裏不久，三哥眞的病死了。趁着弔喪期間，胡適向二哥請教甚麼是日本。二哥便撿來了一大疊書，如《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衆報匯編》等，着令他好好讀熟，殊不知這樣一讀，胡適上了讀新書的癮，他不單只寫了一篇好文章，而且更被靑年偶像梁啟超引入了新時代新思派的領域中去。

其中有一本號召時代的書，便是鄒容的《革命軍》。(《革命軍》和鄒容的事蹟，對杜月笙有很深遠的影響，詳情見《杜月笙出身》一書。)

《革命軍》這本書，令到胡適和書友們着了迷。因爲要還書給別人，胡適便發

動同學，待舍監查夜之後，分頭點了蠟燭，將《革命軍》一書輪流抄了一本，全體同學陶醉在新思潮裏面。

自此之後，胡適放下古書，迷上了新時代的言論，影響胡適最大的人物，應該是梁啟超。

梁啟超那支帶有感情的筆鋒，牽引着時代青年，各人不得不跟着他的熱情去走去想。梁啟超好像一位音樂指揮家一般，令年輕人思潮起伏。但有時候，梁啟超將年輕人帶到一點上，還要向前走的時候，他卻打住了，或是轉了方向，有時令年輕人感到失望。不過，這或是梁啟超最大的功勞，一位好的導師，責任是挑起學生的興趣，然後鼓勵學生們憑着個人的勇氣和努力，向未明的方向直闖，自己去探索，不是被人牽着鼻子走，不是更有意思嗎？事實上，世間上沒有被人拖着手走路的成功例子。

梁啟超寫中國文化和哲學，總是起了一個頭，寫到興高采烈時便打住了，當胡適讀完之後，心中總想：「我將來為梁啟超補寫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光榮的事業？」果然，胡適因此而種下了種子來寫那本《中國哲學史》。梁啟超不

愧是一位領導方向的時代大師。

另一位影響胡適的是嚴復釋的《天演論》，這是當代最流行的思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變成了中國人掙扎求存的警句，一時之間，全國知識分子也在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哲學。當時的人，紛紛以「物競」、「淘汰」、「天擇」等口號、術語作爲名字。胡適的同學之中，有一位叫孫競存；有一位叫楊天擇，陳烱明也加了一個號，叫競存。爲了追上時代，胡適感到自己的名字，胡洪騂有點過時，便要求二哥爲他改個名字。

二哥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一言驚醒夢中人，胡洪騂從此改名，叫適。他又怕自己應付不來，加個外號「適之」，爲自己多打點氣。

胡適在上海住了四年，轉了三間中學，最後一間是中國公學。但後來中國公學發生學潮。一班有理想和抱負的學生和員工，便自行組成了一間中國新公學。

胡適一向成績好，雖然只有十七歲，籌辦新公學的人，邀請他擔任低級各班的英文教師，每星期教三十個小時，月薪八十元，但聲明大家是爲理想而教學，薪俸

方面，可能會出現拖欠的情況。

胡適自問英文水平還不夠，但他仍是滿口答應。因爲家庭出了問題。胡家不是富有家庭，父親死時，曾留下一點錢，存在上海一個店號內掛賬收利息，但這家店子卻到閉。胡適的二哥爲人能幹，憑着少許本錢，曾做過不少賣買，總算可以維持家庭開支。但不知爲甚麼，二哥由一個拘謹認眞的人，突然變成放浪不羈。後來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胡家的生活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胡母雖然希望胡適讀書，但家庭開銷卻負擔不起。胡適已經十七歲了，獨立是遲早的問題。

爲了增加收入，胡適和朋友編一份《競業旬報》，在報社內管吃管住，又拿十多塊錢編輯費，他的日子，總算不錯了。

辦學是一種理想，但辦成一所學校，卻是一盤生意經。文化人士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將理想變成現實，有理想的人，最忌是將理想現實化，因爲理想只適宜在腦海中存在罷了！一旦將理想現實起來，必要作出重大的修正和妥協。結果，原來的理想便變成了四不像的虛僞了。很多教育家變成市儈的老闆，文化界的人士搞起報章來，很快便變成奸商。他們不是沒有理想，只不過要向現實妥協，才可以生

存下來。

新中國公學辦了一年，站不住腳，要關門了。有理想的年輕人碰到挫折，當然會亂了步伐。胡適便是挫折底下的迷途羔羊，他逐漸由一個好孩子，變成一個花天酒地的「大壞蛋」。

理想碰了壁，只是導火線。眞正的原因是胡適認識了一班損友。前文談及他和友人共同編一份《競業旬報》，他的朋友是張丹斧，是當時著名的鴛鴦蝴蝶派人物。甚麼叫鴛鴦蝴蝶派呢？是一些低級媚俗的愛情故事。他們這些無聊文人喜歡「叫局吃花酒」。在大半年間，胡適變得極之放浪，嫖賭飲吹，眼見他踏上二哥的腳步，快要墮落。

有一夜，胡適喝完花酒，自己乘人力車回家。當他醒來時，卻發覺自己在巡捕房中。原來他回家時，坐上一家無良的賊車。胡適上車時，已經爛醉如泥，拉車夫問他到那裏去，他卻回答不上，拉車夫便乘機洗劫了他，之後將他拋在路上。當晚下大雨，胡適糊裏糊塗地和走過的巡捕打架，結果被拉去坐了一晚牢。

這件事令胡適受了一點傷，被罰了一些錢，更病了一場。但這個意外卻令他徹

底反省，究竟應否再和損友走在一起，如此這般地胡混下去？他這樣做對得住母親和父親嗎？

小病是福，果然是一件好事。病中有些老朋友到訪，特別是許怡蓀，他極力鼓勵胡適發憤，當時美國人將庚子賠款退回中國，作爲教育獎學金，許怡蓀力勸胡適上京一試，他除了精神鼓勵之外，更四處奔走，爲胡適籌路費和生活費。正在迷途中的胡適，受到感動，他默默發誓，不能再辜負朋友的期望了。

於是，胡適離開上海，走到北京去考試，他訪尋明師補習數學和英語。他下了兩個月功夫閉門苦學，不應酬不出外。

當日考試分兩次進行，第一場是古文和英文，英文勉强可以，但古文呢？試題要求寫一篇議論文章，題目是：「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但胡適卻寫了一篇考據文。考試之後，胡適知道自己離了題，心想這次沒有希望。但主考官卻是一個考據迷，他給胡適一百分，其他的考官認爲古文不可以有一百分，頂多只能打九十九分。但主考官卻說，一百分是少給了，理應是一百二十分。

放榜之時，胡適不敢去看榜，但朋友卻說他考到了。他不太相信，就漏夜偸偸

走去看榜，由尾看上去，才發覺自己考到第十名。

第二次考試要考平面幾何、希臘史、羅馬史、德語、物理、植物學、生理學、化學、三角等等……

考完之後，胡適考到第五十五名，當時錄取七十名。胡適算是考到不錯的成績，和他同時被取錄的，有趙元任、周仁、胡明復、竺可楨等人。

胡適的成長，除了機緣巧合之外，他自己也下過一番苦功去挑戰自己的性格。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在風月場所中花天酒地，常被一句說話誤了一生，那句話是「逢場作興」。由嘗試而變成習慣的嗜好，被慾望牽着鼻子走，個人失去了自由，胡適能夠自我反省，克制自己，是難得的一件事。

事實上，如果自己要墮落，甚麼力量也攔不住，就算有十四馬扯着你，亦徒勞無功。同時，如果自己要成功，別人也奈你不何，千刀萬斧都擋不住成功人士的前進。成敗得失，關鍵在於個人內心的意向和決定，由不得別人，也由不得天。胡適的自我反省，是一個好例子，杜月笙和蔣介石，也是透過自我的努力，才克服了性格上的慾望。

胡適嫖完之後，相當後悔，曾寫過日記「提倡戒嫖」。但在北京大學任教時，胡適會間中逛逛北京著名的風月場「八大胡同」。不過，逢場作興對於文化人來說，就算犯罪也被說成風流了。胡適在這方面認眞地做到適可而止，算他是一個好人吧！

胡適的太太是一位文盲，名叫江冬秀，是胡適媽媽安排的婚姻。以胡適的名氣和樣貌，吸引天下不少女子對他傾慕，但胡適卻和這位纏小足的夫人廝守一生，並沒有討過妾侍。

胡適曾有婚外情。話說一九二三年夏天，胡適到杭州養病，認識了三嫂的妹妹李誠英，一個是使君有婦，一個是羅敷有夫，但相處久了，兩人發生了感情，李誠英向丈夫提出離婚，很順利地辦好離婚手續。但胡適呢？雖然李誠英勝過妻子江冬秀，但這婚外情會損及自己的名聲。信譽還是愛情重要呢？經過一番理智的、利害的分析之後，胡適只好投降，辜負了李誠英。

翻查胡適的日記和詩歌，其中有一首是借果核而寫的詩，好像說明自己被禮教所縛，由不得自己的詩說：「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裏的一點生意，

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胡適和李誠英是親戚，早已認識。相信他對李誠英早有意思，但礙於禮教和道德，不得不投降。這種向理想屈服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我們斷不能爲了一時的衝動而傷害別人。其實，任何婚姻開始時都會有衝動，但要維持一段婚姻，卻要靠誠意和老實，要付出紮實的功夫才可以保持婚姻的。胡適和李誠英就算結了婚，最初三五年相信是快樂，但要維持一段三五十年的婚姻，卻要靠互相容忍犧牲。單是衝動，只會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古今中外幾多悲劇，都是借「偉大」的愛情故事而發生的，文人學者有點太過歌頌愛情而忽略了道德問題。

胡適是吸引女孩子的，有一位教授同事的妻子，苦苦追求胡適，胡適卻努力擺脫。由以上的例子可見，胡適是和自己鬥爭得很厲害的，他戰勝了激情，戰勝了情慾，眞不簡單。

能在社會上屹立十多年而不衰敗的你，何嘗不是和自己鬥過千百回呢？我們能在文字中溝通，互相認識，也是一種值得驕傲的事，因爲我們堅持自己，墮而不落，敗而再戰，睡而再醒，從不回頭轉背而挺身向前，爲理想而鬥他三五千回。

書目

•同系列最新出版書籍

散文系列

繫我一生心(六版)林燕妮
你知道我是誰？(六版)林燕妮
新鮮人(二版)張君默
新沖咖啡(三版)張君默
未夠不文集(十版)黃霑
自喜集(四版)黃霑
唔講唔知(四版)黃霑
想到就寫(三版)黃霑
開心半世紀(二版)黃霑
雲端的信(四版)倪匡
燈下的信(三版)倪匡
失落的信(三版)倪匡
風颺的信(二版)倪匡
無情的信(二版)倪匡
各領風騷(二版)李純恩
似水流年(二版)李純恩
天地良心(一版)李純恩
猴的傳人(一版)李純恩
凡夫俗眼(一版)李純恩
過期春藥(一版)李純恩
中華料理(一版)李純恩
中門大開(一版)李純恩
亂拋媚眼(一版)李純恩
動十緣(六版)梁鳳儀
重出江湖(四版)梁鳳儀
老土親情(四版)梁鳳儀
是是非非(三版)梁鳳儀
小女人小文章(三版)梁鳳儀
一樣米養百樣人(三版)梁鳳儀
一馬當先(三版)梁鳳儀
各自修行(二版)梁鳳儀
大城小品(二版)梁鳳儀
兵來將擋(三版)梁鳳儀
人算天算(二版)梁鳳儀
暢所欲言(二版)梁鳳儀
西茜凰印象(一版)西茜凰
戀之旅(一版)西茜凰
千億個夢(一版)西茜凰
愛情結伴(一版)西茜凰
半醒半醉(一版)西茜凰
愛情艷陽(一版)西茜凰
千曲共舞(一版)西茜凰
千朵玫瑰(一版)西茜凰
晨風夕月(一版)西茜凰
男歡女愛初探(一版)西茜凰
生命三重奏(一版)西茜凰
劍橋歸路(三版)吳靄儀
燈火闌珊處(二版)吳靄儀
雨中的莫斯科(一版)吳靄儀
容身處(一版)吳靄儀
• 七情六欲(一版)吳靄儀
朱維德閒談(二版)朱維德
原來如此(一版)朱維德
事事開心(一版)朱維德
染血的蛻變(一版)白韻琴
心解放(一版)白韻琴
強，女人？(一版)梁司蘭
清風匝地(一版)石貝
輕談淺唱(一版)鄧拱璧
方太閒話家常(二版)方任利莎
龍的心(一版)陳非
我不燦爛(一版)鍾玲玲
時裝以外(二版)趙自珍
永遠的微笑(一版)趙自珍
寸言集(二版)何守信
尋尋覓覓(一版)孔昭
我的副產品(一版)黃維樑
歲月流聲(一版)張帆
微波爐(一版)馬龍
悠悠我心(一版)馮湘湘
朋友衣服(一版)鄧達智
賣藝生涯原是夢(一版)梁安琪
心歸何處(二版)甄妮
有風駛盡幔(一版)林冰
乜乜物物(一版)陳也
夢中見(一版)李敏
環球之旅觀世情(一版)吳康民
我為甚麼不走(一版)程介南
食得玲瓏(一版)梁玳寧
最傻是誰及其他(一版)黃子程

知識系列

西洋妙語之一(四版)John & Ching
Yee Smithback
西洋妙語之二(五版)John & Ching
Yee Smithback
西洋妙語之三(四版)John & Ching
Yee Smithback
西洋妙語之四(四版)John & Ching
Yee Smithback
西洋妙語之五(二版)John & Ching
Yee Smithback
心理學即食麪(四版)孫天倫
心理鴛鴦飯(四版)孫天倫
心理學兒童餐(四版)孫天倫
心理學夢幻餐(三版)孫天倫
心理學字母湯(三版)孫天倫
心理學自助餐(三版)顧修全
孫天倫
人上人訓練班(五版)孫天倫
現代孟母訓練班(四版)孫天倫
城市戰士訓練班(四版)孫天倫
闖高峯訓練班(三版)孫天倫
自我確定訓練班(二版)孫天倫
當機立斷訓練班(三版)孫天倫
語言柔道訓練班(二版)孫天倫

善用幹勁訓練班(二版)孫天倫
兒童IQ測試(四版)孫天倫
管理人員IQ測試(二版)孫天倫
畫圖測心理(四版)孫天倫
靈與心理學(二版)孫天倫
超級推銷術大全(四版)顧修全
孫天倫
成功人少林寺(三版)顧修全
成功人木人巷(二版)顧修全
金錢遊戲(十一版)古鎮煌
金錢眼界(七版)古鎮煌
金錢生活(六版)古鎮煌
金錢與你(五版)古鎮煌
金錢世界(三版)古鎮煌
金錢共識(三版)古鎮煌
金錢享受(三版)古鎮煌
金錢軟件(三版)古鎮煌
金錢逸趣(二版)古鎮煌
金錢景象(二版)古鎮煌
金錢是非(二版)古鎮煌
金錢巨匠(二版)古鎮煌
投資百五問(五版)古鎮煌
投資技巧(二版)林鴻壽 伍漢明
電視編劇指南(一版)胡民廣
電視製作指南(一版)胡民廣
•電視編導指南(一版)胡民廣
買樓指南(八版)陳鵬志

買樓貸款(四版)陳鵬志
英語傳眞機(一版)葉克聲
留美升學指南(二版)葉克聲
小病自療(三版)李南
婦女小病自療(三版)李南
兒童小病自療(三版)李南
老人小病自療(三版)李南
中醫常識三百問(二版)李南
熱門醫藥常識(三版)謝志榮
熱門醫藥常識之二(三版)謝志榮
常見疾病食療法(三版)楊嵐
家常食療(一版)楊嵐
健康掌中看(一版)李申
去你的癌症(二版)傑生·溫特斯
防範愛滋(一版)陳兆淙
健康生活入門(二版)
中央健康教育組
千杯集(二版)湯馬士
廣告人告白(九版)黃霑
廣告孔明燈(一版)潘啟廸
獵頭講場(一版)何華眞
禪與超意識(一版)于東輝
科學新知(一版)謝思齊
成功知行學(一版)鄧尚志
致富秘笈(二版)許沂光

小說系列

大官小傳(三版)西茜凰
愛情童話(三版)西茜凰
博士情淚(二版)西茜凰
政客情花(一版)西茜凰
經理與信差(一版)西茜凰
雪地戀曲(一版)西茜凰
紐約最後一宵(一版)西茜凰
末世之戀(一版)西茜凰
優皮情人(一版)西茜凰
夢斷非洲(一版)西茜凰
愛情神話(一版)西茜凰
酒店星光(一版)西茜凰
狂戀曲(一版)西茜凰
翟隼·奪命客(三版)簡而清
翟隼·珊瑚劫(一版)簡而清
翟隼·彩虹戰士(一版)簡而清
化身(一版)張帆
夢之女(二版)張帆
歸去來兮(一版)張帆
風雨蘭(一版)娓詩
情如衣(一版)娓詩
空局(一版)孔昭
三封信(一版)孔昭
異能殺手(一版)孔昭
迴情屋(一版)孔昭

妖天使(一版)孔昭
金屋(一版)雨萍
玉碎(一版)雨萍
幾句歌(一版)雨萍
還是笙歌好(一版)雨萍
MONICA獨白(一版)雨萍
愛死鐵塔(一版)李志超
純樓時代(一版)李志超
娛林外史(一版)馮湘湘
唐人街皇后(一版)馮湘湘
邪門艷女(二版)江之南
倪匡短篇(五版)倪匡
愛人(一版)鍾玲玲
市井豪門(二版)凌霜
血螞(一版)張森
義膽羣英(一版)李鎮凡
地鼠行動(一版)李岳
白頭翁(一版)李純恩
東土怪事錄(一版)雲曉瓔
我要結婚(一版)李韡玲
最好她是偉觀音(一版)施叔青
巴黎下雪的平安夜(一版)蔡盈
牽連(一版)查小欣
阮玲玉(二版)文晞
•我是她，她是我(一版)山中恒

神州系列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九版)張賢亮
早安!朋友(三版)張賢亮
劉賓雁報告文學(四版)劉賓雁
第七圈第二環的兩個女人(二版)陳放
白馬(一版)王星泉
雙鐲(一版)陸昭環
那五(二版)鄧友梅
簽證(一版)程乃珊
龍種(一版)王若望

述異系列

魔舞(五版)余過
蜘蛛(五版)余過
踢人的女人(四版)余過
探墳(四版)余過
男人死光的世界(三版)余過
貞操帶(四版)余過
喪形記(五版)張宇
瘋妓(五版)張宇
徘徊陰陽界(四版)張宇
傀屍(四版)張宇
人頭(四版)張宇
散落的幽靈(四版)張宇
幽路歷程(三版)張宇
童子眼(三版)張宇
十三么(三版)張宇
烏鴉口(三版)張宇
酒令杯(三版)張宇
方魂(三版)張宇
三煞位(三版)張宇
討命(三版)張宇
半邊人(三版)張宇
鬼瞳(三版)張宇
五枝旗杆(三版)張宇
切腹(三版)張宇
鏡中魂(三版)張宇
鬼迷(二版)張宇
投胎(三版)張宇
借運(三版)張宇
鬼吻(三版)張宇
七重天(三版)張宇
停住時光(二版)張宇
燒相書(二版)張宇
人命關天(三版)張宇
困靈(二版)張宇
攝魂(二版)張宇
佛法無邊(七版)陳果齊
輪廻(六版)陳果齊
陳果齊驅鬼實錄(二版)楊志昌
陳果齊驅鬼實錄之二(三版)楊志昌
與魔結盟(二版)陸永東
人頭燈籠(二版)黃卓倫
地下停車場(二版)黃卓倫
恐怖的聖誕夜(二版)黃卓倫
妖嬰(二版)黃卓倫
殺人的洋娃娃(二版)黃卓倫
回魂帖(二版)楊琳
這就是鬼(三版)倪匡

武俠系列

紫青雙劍錄之一
俠女・神劍(五版)倪匡改編
紫青雙劍錄之二
老魔・淫娃(四版)倪匡改編
紫青雙劍錄之三
神駝・奪寶(四版)倪匡改編
紫青雙劍錄之四
幻波・妖屍(三版)倪匡改編
紫青雙劍錄之五
血影・開府(三版)倪匡改編
紫青雙劍錄之六
毒手・艷屍(四版)倪匡改編
紫青雙劍錄之七
寒蚿・啖魔(三版)倪匡改編
紫青雙劍錄之八
老怪・魔梭(三版)倪匡改編
紫青雙劍錄之九
雙凶・黑獄(三版)倪匡改編
紫青雙劍錄之十
吸星・決鬥(三版)倪匡改編
夢幻英雄傳(上)(一版)李中寧
夢幻英雄傳(下)(一版)李中寧
潛龍迷踪(一版)蕭玉寒
笑傲天虹(一版)蕭玉寒
尋龍俠侶(一版)蕭玉寒
龍氣乾坤(一版)蕭玉寒
天龍地虎(一版)蕭玉寒

漫畫系列

小腦皮網球狂熱(四版)M・舒茲
雙響炮(二版)朱德庸
雙響炮(2)(二版)朱德庸

西洋鏡系列

紐紐約約(二版)魯子　陳也
紐約夢遺(二版)李志超
家在紐約(一版)趙自珍
巴黎私生活(二版)李志超
拜拜巴黎(一版)魯子　陳也
加拿大移民初探(四版)西茜凰
加拿大創業教訓(五版)馮兩努
加拿大安居樂業(四版)馮兩努

加拿大移民衆生相（二版）林達敏　馮湘湘
樂在溫哥華（二版）朱維德
澳洲移民初探（三版）西茜凰
英倫學導（一版）阿貓
西風點滴（三版）古鎮煌
認識美國人（一版）黎幗華

傳記系列

教訓（七版）王安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二版）蕭瑜
戈爾巴喬夫（三版）徐澤榮等譯
鄧小平傳（二版）大衛・邦那維亞
江澤民傳奇（三版）鄭義
李瑞環傳奇（一版）鄭義

益智系列

鬼話連篇（三版）李蒼瑜
鬼話續篇（二版）李蒼瑜
筷子與刀叉（二版）李蒼瑜
白領天使（一版）徐穎儀
辦公室藝術（二版）徐穎儀
綠色政治（二版）周兆祥
綠色思想（一版）周兆祥
行政藝術初探（一版）西茜凰
民主智慧初探（一版）西茜凰
婦女理財（四版）梁鳳儀
精打細算（四版）梁鳳儀
驕傲的日本人（二版）陸培春
日本政壇奇聞（一版）陸培春
日本留學見聞（一版）陸培春
女人在日本（一版）陸培春
戰爭與和平（一版）陸培春
日本商業智慧（一版）陸培春
時裝大師傳奇（一版）鄧達智
時裝大氣候（一版）鄧達智
名人推銷術（四版）馮兩努
向失敗挑戰（三版）馮兩努
英雄造時勢（二版）馮兩努
成功不求人（二版）馮兩努
成功創業之道（二版）馮兩努
推銷必勝術（二版）馮兩努
用人之道（二版）馮兩努
敢作敢爲（二版）馮兩努
向海派學習（二版）馮兩努
升官發財之道（二版）馮兩努
創業與《鹿鼎記》（二版）馮兩努
美人關（二版）馮兩努
性經故事（一版）阿東
異鄉異相（一版）阿東
七彩日本（二版）李谷城
飲食搜趣（一版）張帆
廚師心得（二版）許願
食古（一版）陳非
優皮食經（一版）王季麟
我是爸爸（一版）阿濂
遊客不遊（一版）倫文標
妳的身體（二版）黃大偉
古董字畫拍賣熱（一版）施叔青
世界性愛大觀（一版）Lailan Young
美容情報（二版）翟燕萍
動物趣談（一版）黃塵
問到底（一版）李察
玩物養志（一版）余橫山

焦點文庫

我的日記（二版）劉賓雁
評柏楊（一版）孫國棟
吳祖光閑文選（一版）吳祖光
吳世茫論壇（一版）黃永玉
習慣死亡（二版）張賢亮
白樺流血的心（一版）白樺
五十個文藝家之死（二版）王一桃
我的入獄（二版）戴晴
沉淪的國土（三版）徐剛
禍頭子正傳（一版）侯德健
中國的危機（一版）黎鳴
反日改史怒吼集（一版）譚汝謙編
懸空的十字路口（一版）戴厚英
聯邦中國構想（一版）嚴家其

人物系列

男人標本（三版）李志超
香港人物志（二版）西茜凰
說人解事（二版）倪匡
二三臉譜（一版）吳榮欣
巨富與世家（四版）鴻碩　賓加
焦點文人（一版）艾火
孫泳恩眼中名人（二版）孫泳恩
文壇點將錄（一版）林湄
甄妮會客室（二版）甄妮
香港政經智囊（一版）葉積奇
過癮人過癮事（三版）黃霑

術數系列

清室氣數錄（五版）紫微楊
天網搜奇錄（六版）紫微楊
蕉窗傳燈錄（三版）紫微楊
玄空紀異錄（二版）紫微楊
商業風水（三版）凌霜
家宅風水（四版）凌霜
擇地安居（三版）凌霜
香港商廈風水（二版）李申
術數故事（二版）李申
中國當代預言家（二版）冠玄
中國當代預言家(二)（二版）冠玄
中國當代預言家(三)（二版）冠玄

中國當代預言家四（二版）冠玄
• 中國當代預言家五（二版）冠玄

金庸小說評論

金庸小說的女子（五版）吳靄儀
金庸小說的男子（五版）吳靄儀
金庸小說的情（三版）吳靄儀
• 金庸小說看人生（四版）吳靄儀
金庸小說十談（三版）楊興安

財經小說系列

盡在不言中（八版）梁鳳儀
芳草無情（六版）梁鳳儀
風雲變（六版）梁鳳儀
豪門驚夢（七版）梁鳳儀
我心換你心（五版）梁鳳儀
千堆雪（七版）梁鳳儀
驕陽不再（六版）梁鳳儀
白雲無盡時（五版）梁鳳儀
企業狙擊手（二版）呂宙
紙黃金（一版）呂宙
外滙風暴（一版）呂宙
金融老鼠（一版）呂宙
商場計中計（一版）呂宙
匯市風光（一版）呂志華
財經仔日記（一版）何攻玉
金融小販（一版）何攻玉
支票輪盤（一版）柳星河
銀行風暴（一版）柳星河
借貸危機（一版）柳星河
• 財神愛神（一版）柳星河

食譜系列

方太食譜之魚蝦蟹（十三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豬牛羊（十三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雞鴨鵝（十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花果菜（七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湯與羹（十一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粥麪飯（七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糕餅點（六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鮮果譜（三版）方任利莎
• 方太食譜之甜品篇（二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健康素食（五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健康素食（二）（三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微波爐（十五版）方任利莎
方太食譜之微波爐（二）（九版）方任利莎
方太精打細算食譜（七版）方任利莎
方太精打細算食譜（二）（七版）方任利莎
方太保健食譜之減肥美食（七版）方任利莎
方太保健食譜之低膽固醇美食（七版）方任利莎
方太保健食譜之孕婦美食（四版）方任利莎
方太保健食譜之滋補美食（五版）方任利莎
方太西菜食譜之扒類（五版）方任利莎
方太西菜食譜之海鮮（五版）方任利莎
方太套餐食譜之三餸一湯（三版）方任利莎

小小說系列

槍手（一版）金東方
表錯情（一版）陶然
紅樓夢醒（一版）陳也
缺月（一版）周蜜蜜
• 今夜又有雨（一版）林蔭

養花錦囊系列

繁殖錦囊（三版）李英豪
救花錦囊（三版）李英豪
開花錦囊（三版）李英豪
購花錦囊（二版）李英豪
擺花錦囊（二版）李英豪
• 無土栽培錦囊（二版）李英豪

古董表系列

• 投資古董表（三版）李英豪

美的系列

自製飾物（三版）夏淑敏
• 自製禮物（二版）夏淑敏
自製上班飾物（二版）鍾美蓮
自製布公仔（二版）費雯

投資技術系列

金市外滙期指概論（四版）黃榮燦
外匯買賣指南（三版）黃榮燦
金融圖表精解（二版）呂志華
香港股票投資概論（四版）古鎮煌
個人投資理財指南（三版）古鎮煌
打工之道（一版）古鎮煌
四度空間（二版）許沂光
投機智慧（二版）許沂光
投資致富技巧（上）（一版）許沂光
• 投資致富技巧（下）（一版）許沂光

上海大亨傳奇

杜月笙出身(二版)馮兩努
杜月笙牛刀小試(二版)馮兩努
•杜月笙與蔣介石馮兩努

推理系列

•枕邊人(二版)青谷彥

其他

中共最高領導層(五版)李谷城
中共黨政軍結構(三版)李谷城
中共焦點問題(一版)李谷城
中國法律簡介(二版)翁松燃　張鑫編
中國法制之現狀及改革(二版)張鑫
解放軍(一版)孫魯山　余紅譯
戒嚴部隊探秘(一版)鄭義
火柴盒上的中國現代史(二版)鄭義
排外與中國政治(一版)廖光生
人大回憶錄(一版)吳康民
中國名人採訪錄(一版)林翠芬
辛維思政論集(二版)辛維思
辛維思政論新集(一版)辛維思
香港人香港事(二版)周永新
目睹香港四十年(一版)周永新
釣魚政治(一版)鄭赤琰
過渡期與香港發展(一版)徐是雄

港中貿易糾紛案例(一版)王河
匯市風光(一版)呂志華
香港股災重溫(一版)呂志華
香港企業大王(二版)呂志華
香港富豪列傳(九版)何文翔
香港富豪列傳之二(五版)何文翔
香港新貴(三版)何文翔
周易與預測學(五版)邵偉華
周易預測例題解(二版)邵偉華
王若望自傳(一版)王若望
王若望自傳　第二卷(一版)王若望
信中情(二版)白韻琴
家家有封難唸的信(一版)白韻琴
熱線訴衷情(一版)白韻琴
願再傾情(一版)白韻琴
有情天地(一版)李英豪
老子九七不移民(二版)李英豪
現代三十六計(一版)李英豪
張徹近作集(一版)張徹
張徹劇本選(一版)張徹
音樂的故事(二版)黃牧
音樂的世界(一版)黃牧
音樂的享受(一版)黃牧
王昭君(上下册)(二版)高陽
核子發電(一版)香港大專教師關注大亞灣核電廠小組
安子介養生談(一版)安子介

馬建之路(二版)馬建
少年邪(二版)李志超
性字怪辭(二版)胡婷
寧拙毋巧(一版)潘國駒　韓川元編
讚美我主之後(一版)方勵之
醉與醒(二版)尚帮
文壇反思與前瞻(一版)施叔青
特異功能初探(一版)魯牛等著
名家氣功集之靜養內功(二版)林菁
常見疾病氣功療法(一版)黃鈞良
悲壯的民運(五版)
香港是我家(二版)鄭寶璇編
移民新加坡須知(四版)
一笑會(一版)
六四餘震(二版)
女劍客殺子棄夫(一版)楊興安
焦點文化(一版)艾火
全新中國摺紙(一版)劉偉唐
老蒲遊記(一版)蒲樂道
金剛經淺釋(三版)陳果齊
居英須知(一版)吉納維芙・穆尼澤
香港選舉法律及應用(一版)關廉豪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十一版)李天命
西方謀殺實錄(一版)科林・威爾遜　當奴・斯民
書卷多情(一版)吳康民
疑難雜症(一版)吳仲賢

聶榮臻回憶錄(一版)聶榮臻
涓水苔痕(一版)鍾岱
樓宇買賣手册—港島東區(一版)
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一版)謝永光
猴年運程(一版)陳果齊
西洋不文集(一版)徐方
控告(一版)簡文口述　鷹眼筆錄
毛澤東與文人(一版)孫琴安
東京另類遊(一版)下平
•結合美日管理精髓(一版)徐文耀

書　名：杜月笙與蔣介石
作　者：馮兩努
責任編輯：林慧儀
封面設計：鄭家柱
封面插圖：THOMAS HO
出　版：明窗出版社
發　行：明窗出版社
香港柴灣嘉業街十八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十五樓　595 3215
台灣總代理——淑馨出版社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印　刷：天時印刷有限公司
再版日期：一九九三年九月
定　價：每本港幣三十元
出版書號：92SM003
ISBN 962-357-473-2

杜月笙是上海青幫流氓大阿哥，憑其膽識及機智，於黑白兩道闖出名堂。

蔣介石是叱咤風雲的政治家，更是國民政府首腦人物，受萬人尊敬擁戴。

兩人的出身背境和際遇，風馬牛不相及，他們怎樣結識？又建立了怎樣的友誼？如果你想知道詳情，定要細閱本書！

作者簡介

馮兩努，筆名國喜。曾經在三個地區創立過四次事業：兩次在香港，一次在加拿大，一次在新加坡。

自一九八七年以來，在港創立了馮兩努課程，除了授課之外，亦在報紙雜誌執筆寫專欄，又巡迴演講，務求讀者和聽衆能體會到生命可以是豐盛的。

近年撰寫一系列有關名人如胡雪巖、杜月笙等成功的傳記，分析成功之道；還有其他已出版的書籍，分別記述他在加拿大創業的經過，他多年從事推銷工作的心得以及邁向成功的秘訣。

明窗出版社
$ 35 -
73-2